

清代曆數表

mbt
Kupf. 05
6

螺岡居士演

歷數表

別下齋感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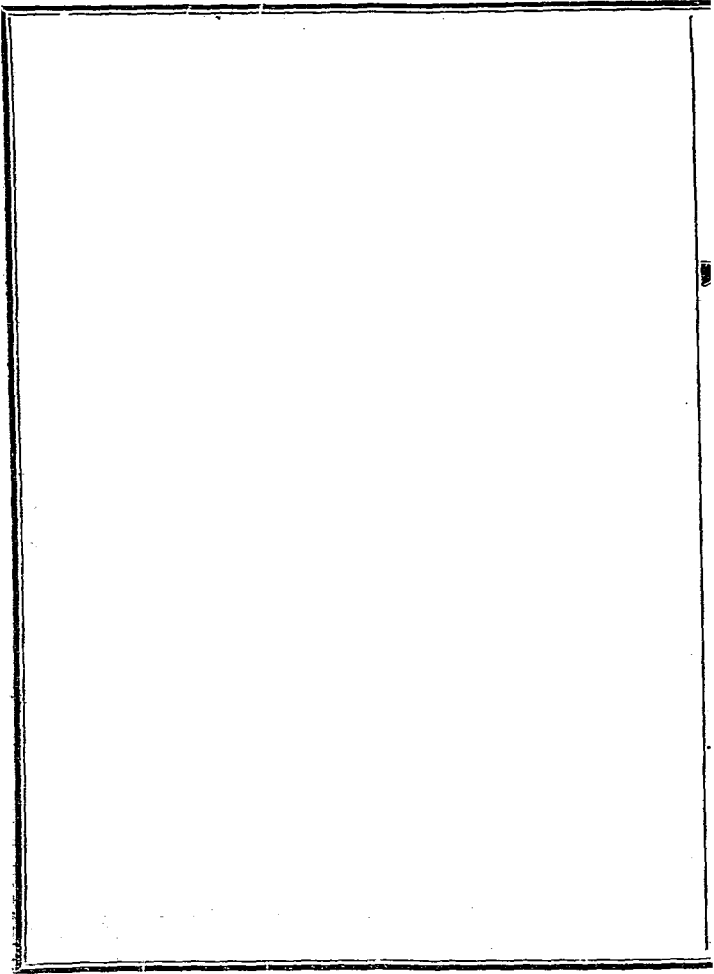
3 2167 9815 1

曆數表序

昔唐堯之禪舜也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蓋曆者天地之紀帝王之司前聖所以揆時施教而紀綱萬物者用此攷曆所步有四曰恆星曰日月曰五星古者率作興事輒用爲候而已初無災祥之占也自梓慎裨竈之徒始以星氣言事應而其說有驗有不驗豈其時曆法尙疏而所步或差歟迨讀史至太子丹謀刺秦王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昭王畫長平之事而太白食昴人事動於下天象應乎上固不敢謂理之所無但未審其數之所在他如同一災變而事應各異或災變甚大而事應毫無其散見於史傳中者往往有之而休咎所繇實多未喻如是者蓄疑待決殆有年矣余友螺岡李居士深於易者也近以所著曆數表相示是表編年綴事斷自有清起順治甲申迄宣統辛亥推策紀年因曆證事大之天地國家小而一事一物凡與曆數有關足資考證者悉著于編其論事也則參之於古考之於今綜卦象爻策之序揭元會運世之微研九疇五紀之精推陽九百六之限故吉凶悔吝均能言其故而于倫常軍事政治諸端言之尤悉如表

載順治八年八月戊午册立皇后犯四廢日也故尋降爲靜妃又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吳三桂叛逆犯天地爭雄龍虎八絕也卒以勢孤身死其推日推月取驗人事叶若符節以此見人之所爲其成敗利鈍迺與曆數息息相通而如響斯應乃始憬然于天人之故可覆按而知也夫曆數之原實本乎易其用甚廣其理至微如黃帝之太素揚子之太玄日家之太乙統紀洛下閎之太初曆標目雖殊其歸一揆然其書祇言法理而事應未詳自邵康節作皇極經世始以卦編年然或十年而紀一事或數年而紀數事且于得數之貞吝闕而莫宣蓋僅詳易數而人事猶多略也故自唐堯以來至于今四千有餘歲綜觀史册所載其以數繫年按事推曆俾治亂興亡之迹瞭如指掌者殆未有若斯表之深切著明也慨自晚近以來機智競興權利思想日形發達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無權卽有志圖治者亦無復有求端於天之意舉災變機祥之說爲不足信視陰陽推步之術爲不可憑豈知易所言皆天道尙書洪範備陳五福六極之徵其他詔誥亦罔不以惠迪從逆爲吉凶春秋紀人事彙紀天變災異無大小必書如果天

自天人自人廖廓空虛與人無與五三六經載籍之傳又何必於此兢兢致意者然則茲表之作其有深意乎蓋聞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于無形禍固多藏于隱微而發于人之所忽卽如風水之說人所易忽也此則因邱文莊論京垣龍脈一事而發明風水之非盡誣更本邵子逆推順觀之法剖晰生死之理俾人知納骨陰生所關甚大又年月日辰之凶吉亦人所易忽也此則闡太乙奇門六壬之秘推往觀來因時制宜明示人以趨避凡國祚之隆替軍事之勝負下逮草木蟲魚之枯瘠死生胥可由是推焉若斯之類則又於民生日用養生送死之道大有關係讀者願可忽乎哉丁巳仲冬南海潘元枚謹序



曆數表

例言

- 一 是表編年紀以十二運統以六十四卦分爲三百八十四爻一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爲曆數之綱領參以八將八門九遊三旗七術五音三基五福四神十精陽九百六爲曆數之條目推其二限十凶宿度分野爲曆數之占驗
- 一 以卦象爻辭吉凶悔吝推古今治亂天下離合與皇極經世相爲表裏
- 一 推五行終始禪代推移與春秋繁露同一貴微重始
- 一 推陽九百六災會時期與漢律曆志同尊三統
- 一 以八將推其掩迫囚擊對挾固格關杜占國家將相內外灾福
- 一 以八門值事占國家氣運盛衰
- 一 以四神所臨分野三旗會合次舍占水旱兵喪飢饉疾疫徭役土工
- 一 以十精冲併占風雨晦明
- 一 以三基五福所臨宮辰占國家祥瑞安危

一以大遊所在占兵戈飢饉

一以七術休囚旺相占兵家宜忌出軍勝負

一以五音所主占國君宗廟后妃儲貳患難

一以九遊鈎宮飛行所臨宮分廟旺畏勝和悅占天氣變動歲時豐歉妖孽青祥
雨露霜雪河決水湧

一表內所列卦爻諸將有定名無定應當事則應不當事則不應

一凶神遇陽九百六交限之際災變之限大數凶者其凶發於八將十凶之年

一凶神遇吉星所會之分卦象和平之運非陽九百六之際大數吉者雖有十凶
其災不發

一統運入卦自周敬王四十三年甲子起入男女交親之運震卦一策至明崇禎
十六年癸未止入咸卦一百四十策計二千一百二十年

一紀年歲計八將八門七術四神十精自元泰定元年甲子起入第一紀甲子元
一算至明崇禎癸未年止入第六紀壬子元三十二算計三百二十年

一三基五福三旗九遊陽九百六及星象雲氣自商武乙二年甲子起至明崇禎癸未年止計二千八百四十年

一是編篇幅狹隘清朝掌故未能備載惟關於曆數足資考證者提綱挈要按年節錄以供同好之研究

一清朝詔諭奏摺書札有關於曆數者擇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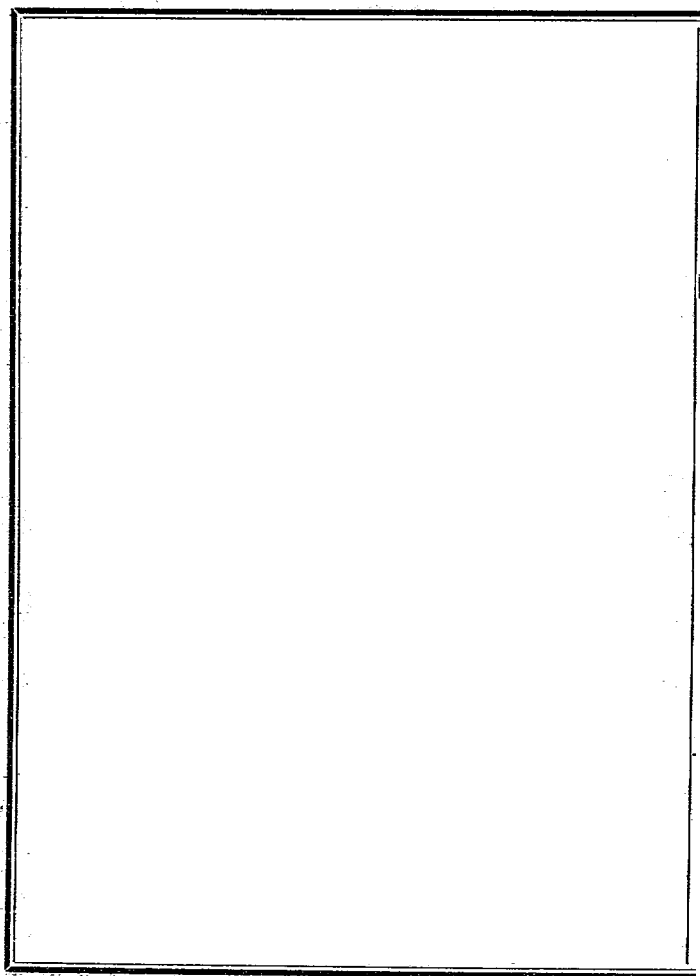
一凡有軍務之年必詳載本末及戰爭地點

一每朝終局必加按語以明卦爻吉凶政治得失

一遇多事之年則逐年分按若事簡則三年一按以明曆數

一是表截自清順治甲申年起至宣統辛亥年止每年上紀曆數下錄人事即人事可以測曆數即曆數可以驗人事迪吉逆凶其應如響此天人之際也識者察之

螺岡居士識



曆數表卷之一

螺岡居士演

梅縣溫良
門人合浦李崙欽全校

興甯羅 隲

甲申順治元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四十一策

咸之小過二十一策

陽九大餘五百七十一算小餘一百一十五算移邦一算

百六大餘一千二百九十一算小餘一百三十九算移邦十九算

九遊節法一百六十七算

太歲申次

太陰辰次

宮氣申次

七術

臨津問道已臨亥宮

大遊乾宮三十一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二十一算

太乙良宮理人

主算二十四

客算三

定算十五

歲計死門二十一算

太乙格

始擊掩

客大囚挾

歲君同宮

文昌關

主大外迫

飛符臨井

五風併飛鳥

春正月朔流賊李自成僭號于西安

李建泰自請督師剿賊許之

張獻忠入四川

二月李自成陷太原別遣將犯畿南陷真定

李自成陷寧武關總兵官周遇吉力戰死之

三月丙午李自成陷燕京明帝殉國太監王承恩從死大學士范景文戶部

尙書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等死之

李自成僭稱帝國號大順改元永昌

四月清大學士范文程建議討賊畧曰自李逆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

師戕厥君后此必討之賊也雖擁衆百萬然揆其敗道有三逼隕其主天怒
矣刑辱縉紳拷劫財貨士憤矣掠民貲財淫人婦女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此
三敗行之以驕可以戰勝也

乙丑清帝御篤恭殿賜攝政王多爾袞大將軍敕印命代統大軍往定中原
一切賞罰俱便宜行事

庚午攝政王師次遼河以軍事諮洪承疇承疇啟攝政王略曰滅賊宜先宣
布示以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之意而各州府縣開門歸降官則加
陞軍民秋毫無犯有首內應者破格封賞流寇得京城財足氣驕今宜計道
里限時日輜重在後精兵在前從冀州密雲近京處所疾行而前賊走則追
剿倘仍據京城撲滅更易流寇十餘年來用兵已久雖不能與大軍抗拒亦
未可以昔日漢兵輕視也

壬申吳三桂致攝政王書泣血求助

癸酉攝政王復書招之三桂請降清師遂南行

戊寅清師距山海關十里外吳三桂哨騎來報賊已出邊立營攝政睿親王
隨命諸王等各率精兵逆擊敗賊唐通馬兵數百人於一片石

己卯師至山海關吳三桂率衆出迎王大喜設儀仗吹螺同三桂向天行禮
畢三桂率所屬各官謁王王謂三桂曰爾回可令爾兵各以白布繫肩爲號
不然同係漢人何以爲辨恐致誤殺語畢令先行遂入關時賊首李自成率
馬步兵二十餘萬自北山橫亘至海列陣以待是日大風迅作塵沙蔽天咫尺
莫辨我軍對賊布陣不能橫列及海攝政睿親王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及
諸大臣等謂曰爾等毋得越伍躁進此兵不可輕擊須各努力破此則大業
成矣我兵可向海對賊陣尾鱗次布列吳三桂兵分列右翼之末號令畢諸
軍齊列及進兵令軍士呼噪者再風遂止各對陣奮擊大敗賊衆追殺至四
十里賊首尾不相顧遁走燕京獲駝馬緞帛無算俱賞給隨征將士是日進
吳三桂爵爲平西王賜玉帶蟒袍貂裘鞍馬玲瓏撒袋弓矢等物令山海城
內軍民各薙髮以馬步兵一萬隸平西王隨攝政睿親王直趨燕京追殺流

賊自成遁

五月初二己丑攝政王多爾袞抵燕京下令禁兵士入民家百姓安堵秋毫無犯

辛卯以帝禮葬明帝詔吏民服喪三日 明大學士馮銓歸清

癸巳尼雅翰牛象下三人屠民家犬犬主拒之被射訟其事攝政王令斬射者餘各鞭一百貫耳鼻因下令凡強取民間一切細物者鞭八十貫耳

己亥攝政睿親王多爾袞遣官奏報臣統大軍前往燕京自山海關以西各城堡文武將吏皆爭先奉表迎降四月十六日李自成盡括金銀幣帛載發長安三十日自成焚毀宮闕遁走臣隨遣內外藩王貝勒貝子公固山額真護軍統領等率師追擊臣親統餘兵於五月初二日抵燕京京城文武官吏士庶悉出城迎降以已刻入城

五月十五日明兵部尙書史可法奉福王由崧監國南京建元宏光由崧神宗之孫福王常洵子也北京既覆南京大臣議所立皆屬意潞王常芳鳳陽

總督馬士英密與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等以兵送福王至儀真諸臣乃不敢異議福王既立以史可法爲東閣大學士總兵劉澤清劉良佐黃得功高傑分駐淮安壽春儀徵瓜州爲四鎮

六月戊午定內院票擬

壬戌明諡大行皇帝曰思宗烈皇帝尋改諡毅宗

丁卯攝政王多爾袞議建都燕京遣輔國公屯齊哈和託等齋奏迎駕

庚午太白見有白氣自西南至東北

癸未遣馮銓祭故明太祖及諸帝遷於別所

禁軍民侵擾聖賢祠廟

甲午以明太祖神牌入歷代帝王廟

乙酉詔內外各衙門印信並鑄滿漢字樣

七月己亥設明長陵以下十四陵司香內使各四人

壬子攝政王多爾袞致書明大學士史可法

書曰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
識介弟於清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
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
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
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陲獨效包
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梟獍
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
封不加改削動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
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僇力同心復乃君國之
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不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
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燬明朝
之社稷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
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

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勁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國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廷申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甯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竊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佈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

望延岐爲勞書不盡意

癸丑雨霽

乙卯以故明諸帝遺像同歷代帝后像藏通集庫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丙寅葬大行皇帝於昭陵

乙亥車駕發盛京

九月明大學士史可法復書攝政王不屈

書云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傯之際忽奉琬琰之章直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拆天崩山枯海泣嗟

呼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痛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兇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梓楠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雍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皆長跪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以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

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阼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繼統是皆於國讐未剪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予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甯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窺此幅輿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懲剿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

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致命遂志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宏光甲申九月十五日

甲辰帝自正陽門入宮

己酉金星晝見

十月乙卯朔帝親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頒時憲曆

頒詔中外盡除明季加派稅廠衛諸弊政

命文臣衣冠暫從明制

癸酉命和碩英親王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帥師西討李自成

己卯建堂于玉河橋東滿洲起自遼瀋有設竿祭天之禮又總祀社稷諸神祇於靜室名曰堂子

命和碩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帥師征江南因賊攻懷慶急便道往征賊遁追至西安

十一月設看守明十三陵陵夫

張獻忠僭號於成都號大西國王稱大順元年

以湯若望掌管欽天監

按順治元年甲申太乙艮宮理人土爲始擊掩太乙申爲太歲太乙格掩者襲也格者革也李自成倡亂而爲明之始擊莊烈在位而爲當時之太乙故自成陷京師而莊烈殉國吳三桂明之大將也爲流寇所挾而叛明既叛明則不能不降清既降清則不能不討賊此客挾主大主大外迫之應也文昌者宰輔也多爾袞攝政即文昌之象也文昌臨大威故五月抵

燕京而攝行政事七術者太公之遺規用兵之要道將帥所當知也猛虎相踞大神臨相鬪賊先出邊立營清兵逆擊於一片石此賊先立於敗地而莫之知也陰陽者奇偶之數也多少者勝負之算也先後者主客之分也先起爲客後起爲主闖賊先起而得客算少清軍後起而得主算多多算勝少算不勝故北山之戰流賊授首清軍報捷五風者箕宿也飛鳥者朱雀也箕乘朱雀故已月卯日大風迅作塵沙蔽天咫尺莫辨而清軍呼噪者再風遂止此得天之助也留侯少伯深知此道輔以權謀故無敵於天下君基者守土之君也太歲者一歲之主也清旣入關則清世祖屬君基明福王屬太歲歲君同宮豈容並立此豫王多鐸所以取南都如反掌也金星者太白也已酉晝見刀兵之象也且飛符臨井故四川幾無噍類三旗者太乙考治之使也最忌會併三旗會申故歲多水旱陽九者陽數窮於九也移邦一算災發之期也明當陽九而不知修省國破家亡尙曰諸臣誤朕思陵之剛復自是與項羽之天亡我非戰罪同一至死不悟矣

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爲氣朔之本推步之原日月之蝕天地之變也然日陽月陰日蝕尤重欲知日蝕之由則必本於歷元歷元者起算之端也其法有二一則以積年爲元漢之太初歷唐之大衍歷是也一則以截算爲元若元之授時歷清之時憲歷是也或本於律而假合以驗天或本於易而順天以求合法雖不同而起算之端則無不以日爲主昔楊子因太初歷而作太玄以方州部家相應於章會統元其法一本於律邵子本先天圖而作皇極經世以元會運世配合於日月星辰其法一本於易以律以易均能見天地之心探造化之原辨吉凶於有象之中識禍福於無形之際可謂知歷之本矣近世治歷不言占驗以爲七政行度自有定率日蝕天災不足畏忌不知日月星辰運行於上寒暑晝夜發現於下盈虛消長操諸天成敗利鈍應諸人天時人事無一不消息相通故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之也試言日食之理由日食之推法日食之占驗於下日行黃道月行白道太陰及黃白二道之交故生薄食然太陰每月必兩

次過交或同經而不同緯或同緯而不同經皆不食必同經同緯而後食
蓋合朔時月在日與地之間人目仰觀與日月一線參直則月掩蔽日光
即爲日食此日食之理由也

日食推法以推首朔諸平行及入交爲日食入算之首次推平朔諸平行
次推日月相距次推實引次推實朔次推實交周次推太陽實經次推實
朔用時次推食甚實緯食甚用時次推食甚近時次推食甚真時次推食
分次推初虧真時次推復圓真時次推太陽宿度次推日食方位及食限
總時此推求日食次第之要略也

考左傳魯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
當日食對曰魯衛當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而入魯地其衛
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己
未朔日有食之周之五月建辰今之三月也魯趙分也魯太師梓慎曰將
水叔孫昭子曰旱也夫日過春分而陽猶不勝陰能無旱乎是秋魯大旱

凡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水災大旱而已也此日食之有關於禍福班班可考者也至於日食占京房以爲日之將食也五龍先見於日旁青龍見於日左以春食赤龍見於日上以夏食黃龍見於日中央以六月食白龍見於日右以秋食黑龍見於日下以冬食欲候此龍見日食法當於五寅日候之春以甲寅夏以丙寅六月下旬以戊寅秋以庚寅冬以壬寅此所謂五寅也置盆水庭中平旦至暮視之則龍見欲知何月孟月以孟仲月以仲季月以季欲知何日食龍以上旬見日以朔食龍以下旬見日以晦食龍以日出見以日出食龍以日中見以日中食龍以晡時見日以晡時食龍以日入見日以日入食若日夜食日薄食早晚日食從上起日食從中起日食從下起日食從左右起周食四旁日食中分日食不盡日食三毀三復日食既日食變色日食而珥有雲衝之日食而暈珥彗虹蜺日食而雲氣在日旁日食而地鳴震裂日食而寒風雨雹雷日食而星墜食盡晦而星見日與月俱食日四時食日十二月食日六甲食日十二辰食

日在東方七宿食日在西方七宿食日在北方七宿食日在南方七宿食其災異各有所主此前事之師後人所當奉爲圭臬者也是年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天下更始兵大起之占驗也

天包地外圓轉不息地居天中體圓而靜易曰天行健天動之證也若以周天三百六十度測之每度當地上二百里故推驗大地經緯度分皆與天應人環地面以居隨其所至適見天體之半中華地面近北故北極常現南極常隱此天尊地卑萬古不易之定位也天依形地附氣天者氣也氣爲陽故動地者形也形爲陰故靜靜而忽動是謂反常故曰地以春動有音歲不昌以夏動有音人主有喪以四月動有音五谷不熟民大饑以五月動有音人主有喪民流亡以六月動有音少老多死歲惡以秋動有音大兵起以九月動有音殃大以冬動有音人主有喪兵起以十月動有音邑有土功以十一月動有音其邑有大兵喪及民饑亡以十二月動有音其邑有兵行春秋公羊傳曰臣專政陰而行陽故地震穀梁曰地動大

臣盛將動有變夏氏曰地動民不安搖擾流移劉向洪範傳曰地動者臣不臣也臣下大貴也是年三月丙申盛京地震戊戌復震是帝命攝政王多爾袞代統大軍往定中原一切賞罰俱便宜行事大臣專權之驗也春秋考異郵曰陰陽專精凝合而生雹雹之言合也董仲舒曰雹者陰氣脅陽也感精符曰大臣擅法則雨雹或謂雹卽冰之類飛散而下者所謂雹也乃至陰之極感陽氣沖動隨氣上升因冰質陰重而復下故帶雨而落其本質通明如水晶大者中有白點此是純陰冷氣所結遇陽氣帶起旋至半空中而復墜外感陽氣所以通明內之陰氣未盡而有白點若明透於心則盡化爲水矣故下雹之時天氣溫暖必隨風帶雨飄揚而下愚謂不然嘗見地居溫帶四時無雪水亦不冰而夏月亦或雨雹豈得指爲三冬積雪凝結成冰哉謂竟不關占驗則荊公天災不足畏之說也是年七月癸丑雨雹卽爲臣下專擅之驗

太白者金星也大而能白故曰太白主秋令位西方而配義日作庚辛卦

分乾兌亢爲疏廟爲廟分主秦蜀之地主刑戮殺伐法大臣上公之官效
司馬將軍之位凡國家動衆興師必先占太白之進退而其行度有遲留
伏逆其時令有旺相休囚其占變有光色芒角有盈縮失行有經天晝見
有變異大小有星體流動有穢氣暈彗有凌犯列宿此太白之要略也是
年六月庚午太白見有白氣自西南至東北九月己酉金星晝見是不當
中而中見於季月人民流亡棄妻子去鄉里之驗也

夫民猶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尼雅翰牛垓下
三人屠民犬犬主拒之被射攝政王斬射者法行自近始此舉得之矣當
日清兵入關戰勝之威士氣之驕不問可知闖賊肆毒僅此子遺民氣之
餒又可知假令犬主訟其事而攝政王稍事姑息而不賞信罰必則上無
道揆下無法守多一兵滋一擾不幾蹈明之覆轍乎且清兵入關所以弔
民伐罪也設縱兵以虐民如契丹之於石晉則叛者蠶起早爲漢族所排
欲不爲德光之北歸得乎用法無私於是乎兵畏法而民懷德戎衣大定

肇啟宏圖王真非常人哉

乙酉順治二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四十二策

咸之小過二十二策

陽九大餘五百七十二算小餘一百一十六算

百六大餘一千二百九十二算小餘一百四十算

九遊節法一百六十八算

太歲酉次

太陰辰次

宮氣巳次

大遊乾宮三十二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二十二算

太乙震宮理天

歲計死門二十二算

太陰蝕

太歲格

飛符臨定目

正月庚子河南孟縣渡口村至海子村河清二日

二月明翰林院修撰陳名夏降

十八日豫親王多鐸師抵西安李自成奔商州三秦底定轉旆南征

投誠唯州總兵官許定國斬明鎮將興平伯高傑河南平李成棟降

三月明大學士李建泰降

四月葬明太監王承恩於思陵旁

十八日豫親王師薄揚州城屢書招守揚閣部史可法翰林學士衛允文及

四總兵官二道員等不從二十五日拜晉圖圖賴阿山等攻下揚州城史可

法等死之

五月欽天監正湯若望奏宸居重地負陰抱陽陰宜歛藏陽宜開廣棋盤街

房屋蔽塞宜禁文德武功兩坊左右相配今文德坊已火卽宜修建從之

庚戌乾清宮成

興太和殿中和殿位育宮工

丙申清軍入南京明忻城伯趙之龍魏國公徐文爵內閣學士王鐸禮部尙書錢謙益等降江南平

六月辛酉豫王多鐸奏南京既克福王潛遁太平圖賴據江口截其去路明靖國公黃得功中流矢死僞總兵田雄馬得功縛福王及其妃來獻 上年除夕福王在興甯宮不樂太監韓贊周言新宮宜歡福王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曰臣以爲或思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耶福王居禁中惟漁幼女飲火酒五月十日京師各城閉門午後喚梨園子弟入大內演戲福王與太監雜坐酣飲二鼓後福王奉太后一妃與內宮四五十人跨馬從通濟門出文武百官無一人知者遺下宮娥女優五六十人雜沓西華門內外得隨一人拉去爲幸福王至太平府劉孔昭閉門不納乃就黃得功營得功方出兵與

左良玉戰即回營向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猶可借勢作事奈何輕出居兩日降將劉良佐奉豫王至射斃得功挾福王回南京五月二十五日福王以無幔小轎入城首蒙包頭身穿藍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驢隨後百姓唾罵有投瓦礫者尋隨豫王北上俱死南都陷時有乞丐賦詩畢命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臨難盡皆逃精忠留在卑田院乞丐休存命一條
辛未命何洛會率師駐防西安

閏六月明禮部尙書黃道周等以唐王聿鍵稱號於福州兵部尙書張國維等以魯王以海稱監國於紹興 唐王朱聿鍵稱帝福建南王伯鄭芝龍尙書黃道周主事蘇觀生林欲楫勸進以黃道周林欲楫蘇觀生爲大學士此福建之師也尙書張國維朱大典行人張煌言遊擊張名振迎魯王以海監國紹興此浙東之師也給事中陳子龍總督沈猶龍及夏允彝黃蜚吳志葵起兵松江尙書徐石麒總兵陳梧起兵嘉興典史閻應元起兵江陰御史金聲起兵徽州甯國行人盧象觀奉宗室瑞昌王起兵宜興中書葛麟主事王

斯昇奉宗室通城王起兵太湖並通表唐王或受魯王節制揭竿裂裳十餘萬此上下江士民之師也降將金聲桓奉命招撫江西所至屠戮於是益王據建昌永甯王據撫州侍郎楊廷麟據贛州各招五嶺蠻以抗大兵此江西之師也

甲申靖遠大將軍英親王阿濟格奏流賊李自成率馬步兵二十萬聲言由西安直取南京水陸並進我兵亦分水陸兩路躡其後追及於鄧州承天德安武昌等處大敗賊兵凡十有三次賊勢窮蹙竄入通山縣九宮山隨身步卒僅二十人爲村民所困不能脫遂自縊死

己丑河決王家園

癸巳命大學士洪承疇招撫江南各省

諭英親王阿濟格等曰頃覽王奏捷知王與諸將同心奮勇掃滅逆寇克奏膚功朕甚嘉悅念王及行間將士驅馳跋涉懸崖峻嶺深江大河萬有餘里可謂勞苦而功高矣今寇氛既靖宜卽班師

丁酉清兵攻杭州潞王降明御史劉宗周死之 宗周字啟東世稱念臺先生山陰人就義時詩云留此旬日生少存匡濟志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宗周講學證人書院且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其事君以不面從爲敬入朝雖處暗室不敢南向或訊大獄會大議對明旨必卻坐拱立移時或謝病家居布袍粗飯樂道安貧晏如也七月壬子命貝勒勒克德渾爲平南大將軍同固山額真葉臣等往江南代豫親王多鐸

戊辰河決兗西新築月隄

八月癸未靖遠大將軍英親王阿濟格還師至京

己丑賜智順王尙可喜繡朝衣一襲

詔降英親王阿濟格爲郡王英王出征時脅令巡撫李鑑釋免逮問赤城道朱壽鏊又擅至鄂爾多斯土默特地方取馬又稱帝爲孺子攝政王請旨將親王降爲郡王

九月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奏江西建昌撫州及江南徽甯等處俱平

十月癸巳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還京

十一月丁卯平南大將軍貝勒勒克德渾奏左翼梅勒章京朱瑪喇敗馬士英於餘杭右翼梅勒章京和託敗方國安於富陽馬士英方國安復渡錢塘窺杭州總督張存仁等擊敗之溺江死者甚衆

欽天監監正湯若望修補新曆全書告成

戊辰遣左翼固山額眞巴顏右翼固山額眞墨爾根侍衛李國翰等率兵往陝西會同駐防西安內大臣何洛會剿四川流賊張獻忠以何洛會爲定西大將軍

明督師大學士黃道周兵敗於婺源死之 道周進至婺源爲清兵所執至江南幽之別室絕粒十四日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道周字石齋漳浦人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臥其中故學者稱石齋先生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精天文曆數皇極諸書

所著易象正三易洞機及太函經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後家人得其小冊自謂終於乙酉始信其能知來也年六十二

十二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甲辰封黃河神爲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之神運河神爲延休顯應分水龍王之神仍命總河臣致祭

清兵克徽州明右都御史兵部侍郎金聲死之

按順治二年乙酉太乙震宮理天木爲始擊天地鑿於有德故自成授首太歲格太陰蝕太歲者福王也太陰者王妃也田雄馬得功縛福王及其妃來獻此格蝕之應也定目者客上將上相也明社爲墟明之君臣已居客位故史可法盡忠於揚州黃道周就俘於婺源無一非定目遇飛符之應江左諸賢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未可以成敗論也若馮銓陳名夏李建泰趙之龍鞏利祿薰心不能引決雖曰應計臣臣基之數而無恥孰甚焉黃河爲患由來已久夏禹而後裔被其災徙道於周大決於漢唐宋以降

徙決益甚而揀治亦益難國家歲歲防河之費至不可以數計寰球水害未有甚於此者也且河不特自害而已凡河所經而受河之流者亦莫不因而害之始則北堙九河而後南趨淮汴繼則沂泗淤淮道塞又復北奪濟河再三轉徙遂釀無窮水患於蘇魯皖豫之間荒災時行流離載道凡茲隱患患實在河故爲今之政莫急於水利而治水之要又莫急於治河也竊考歷代河工方畧則有南行北行之辯新道故道之爭下至挑土取水之方載石沈舟之計莫不各標所見議論紛呶總其大要則不外塞濬疏三者疏者所以釀河之流因而導之濬者所以去河之淤因而深之塞者所以抑河之暴因而扼之互用兼施法至詳盡然而卒不能弭其患者非治之有不力實勢有所不能耳何則河水挾沙而行沉沙久積則河底爲陵水性就下因而徙道挾高屋建瓴之勢行馳風掣電之威洶湧震盪人何能禦是故漢武塞瓠子而復決於館陶漢元塞館陶而復決於平原宋時塞澶淵則濮陽決塞濮陽則滑州決決塞不已史不勝書是則塞之

無可塞者也塞之不可則莫要於利導故漢之樂浪元之賈魯明之劉大夏等莫不用軍民數十萬勞役經年費以億計極盡疏濬之能事功稱一時然而爲時未幾決溢又見者何哉蓋河水所經既有沙積沙積日久新道又淤疏濬有間斷淤積無時已雖疏之爲九河而九河且堙雖濬之於今日而異日又圯故愚謂河之爲患非特塞之無可塞抑亦疏之所不能疏濬之所不能濬者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治河患必先清河流清河流必先去河沙欲去河沙則必先改上流之河道道未改沙未絕而惟下流之淤墊是議猶之疾趨而惡影擊鼓而惡聞其聲無益也查黃河發源青海水本清漪東至於蘭州洮河會之波流更大阻於鳥鼠然後北繞鄂爾多斯浮載泥沙而南下其餘入河之水並無足以汚河者則河之爲患北行之過耳苟能廻甯夏之水穿鳥鼠之山導之由洮入渭直趨於砥柱則河流自清沙患永絕然後濬下流去淤墊修堤渠利灌溉舟楫之便且可上達西甯豈特千年莫揆之巨禍可藉此以潛消而後世無窮之利源

實由茲而創闢也然而世之非吾說者必曰地勢不順則工程無從措施
水流飛急則通渭更足爲患是乃於地理水性多未明曉故耳觀夫黃河
之初入龍門聲如雷吼高流急峽勢走龍蛇捲土浮沙一瀉千里及乎榮
澤而下地盡平原水緩沙沉乃泛溢四出然則水惟患不急耳苟急則底
不停沙無由淤積本其就下之性必無橫決之虞故古人有束水攻沙之
名言外國亦有縮口刷淤之成法此則因乎水性而知通渭不足爲患也
又查甘肅之狄道濱於洮河與渭源相去不過百餘里而狄道之水平面
則較高於渭源又以渭口與河套較則渭口低度相去不止十倍審是則
鳥鼠山脈一通水必東注而渭河全身則用工挑濬大加深廣必能容納
河流此則考之地理而知工程可施者也苟議者又謂甯夏以南之水雖
可東流而鄂爾多斯之水仍可南下則沙不能免且水過甯夏人實利之
改而之他不無偏患殊不知鄂爾多斯一帶四時少雨地爲沙質吸水極
多河過其地且減水量一半則河既他徙必再無南下之流而對甯夏一

方則設立水閘分而潤之亦無偏枯之患也若以爲工程浩大經費難籌則一年籌之不足三年籌之三年不足五年籌之可也試思黃河歷來所漂流湮沒之財產不知幾何塞決築堤之費不知幾何一經比較恐且萬倍而未已敢以改道之費爲可惜乎總之理有可通則世無不可行之事安常習故斷難弭古今難弭之災龍門可鑿則烏鼠亦可通長城可成則河道亦可改惟在有志者圖之耳

丙戌順治三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四十三策

咸之小過二十三策

陽九大餘五百七十三算小餘一百一十七算

百六大餘一千二百九十三算小餘一百四十一算

九遊節法一百六十九算

太歲戊次

太陰辰次

宮氣寅次

大遊乾宮三十三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二十三算

太乙震宮理地

歲計死門二十三算

太歲格

太陰掩

始擊關

天乙中五

定大飛符

正月己巳命肅親王豪格爲靖遠大將軍同衍禧郡王羅洛宏貝勒尼堪貝子齊喀滿達海鎮國公喀爾楚渾岳樂努寨等帥師征四川張獻忠

二月丙午命貝勒博洛爲征南大將軍同固山額真公圖賴率師征福建浙江

四月甲辰修盛京孔子廟

六月乙未副將張國勳等進剿太湖獲明大學士馬士英誅之初魯王之立熊汝霖孫嘉績等皆書生不知兵乃迎方國安授以軍政馬士英阮大鍼自南京逃入國安軍中二人遂教國安與諸義兵爲難又教其斬唐王犒軍之

使於是通國水火大局瓦解士英既誤福王於前復誤魯王於後罪不可勝誅矣

明魯王以海遁台州明大學士張國維死之

七月甲寅平南大將軍貝勒勒克德渾凱旋

八月丙子衍禧郡王羅洛宏薨於軍

明兵部尚書阮大鍼降尋伏誅 阮大鍼字集之號圓海懷寧人天啟時爲太常少卿以魏忠賢逆案下獄大鍼本馬士英房師後居金陵及延儒再相與馬士英同餽萬金求復官不果至是降清尋以反覆誅之

戊子以恭順王孔有德爲平南大將軍與懷順王耿仲明續順公沈志祥右翼固山額真金礪左翼梅勒章京屯泰率兵征湖廣兩廣諭曰爾等先定湖廣地方次定江西贛南一切軍機事宜悉聽恭順王令行

癸巳命智順王尚可喜統所部兵偕孔有德南討

清兵至汀州獲唐王聿鍵福建平 唐王聿鍵在汀州清兵至從官奔散與

妃曾氏至九瀧投於水聿鍵死福州唐王弟朱聿錫監國廣州紀元紹武旋
爲清兵所獲閩地悉平鄭芝龍自安平奉表投降其子成功不從與鄭鴻逵
鄭彩等率所部入海

九月己酉明瑞昌王朱誼洸爲清兵所執死之

十月甲申清兵克贛州

壬寅太和中等殿體仁等閣太和等門工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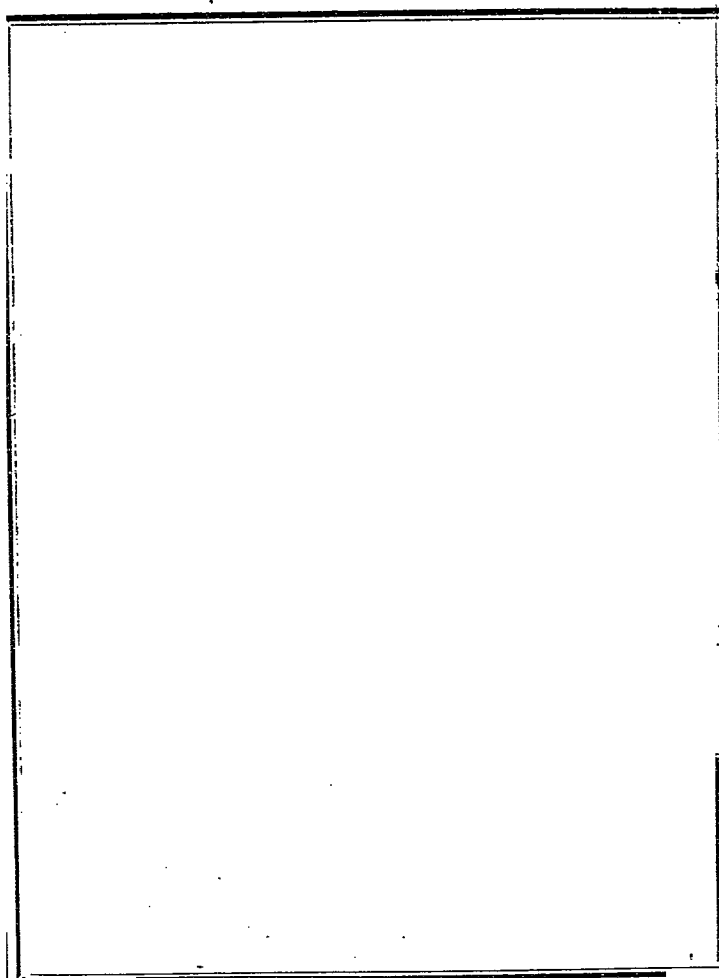
十一月明兵部尙書丁魁楚兵部侍郎瞿式耜奉桂王由榔卽位於肇慶改
元永曆

肅親王豪格軍抵四川西充縣張獻忠率衆來拒護軍統領鰲拜擊殺張獻
忠於陣降及敗死者二三十萬其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白文選
馮雙禮等俱潰走川南附桂王朱由榔

十二月甲午位育宮成

按順治三年丙戌太乙震宮理地火爲始擊自成旣戮應始擊者張獻忠

也始擊關肅王豪格所以克張猷忠太歲格太陰掩福王既沒應太歲者
唐王也故唐王被執於汀州而曾妃亦與其難唐王與福王受禍雖同而
賢不肖相去遠矣天乙者太微垣之帝星也是年應在桂王故丁魁楚瞿
式相奉之改元永曆馬士英阮大鏞鄭芝龍明之亂臣也在平時則植黨
自營遇急難則以君爲市或先或後卒遭顯戮雖曰積惡滅身亦定大飛
符之驗也



丁亥順治四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四十四策

咸之小過二十四策

陽九大餘五百七十四算小餘一百一十八算

百六大餘一千二百九十四算小餘一百四十二算

九遊節法一百七十算

太歲亥次

太陰卯次

宮氣亥次

大遊乾宮三十四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二十四算

太乙震宮理人

歲計死門二十四算

五福玄室

正月河南嵩山芝草生

三月丙辰殿試天下貢士李人龍等制策曰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得人爲急務朕深維眞才希覲知人實難如以言貌取人慮有內外不符妍媸互異者如以薦舉進用慮有朋黨援引眞贗溷淆者如以博學能文而遽信其存心行事又每有下筆千言侈談堯舜而中藏奸佞莅官汙穢者必如何而後眞才可得歟近聞現任官員伯叔昆弟宗族人等以及廢紳劣衿大爲民害往往壓奪田宅占攫貨財陵暴良善抗違國課有司畏懼而不問小民飲恨而代償以致貴者日富貧者日苦明季敝習迄今猶存必如何而後可痛革歟今當混一之初尙在用兵之際兵必需餉餉出於民將欲減賦以惠民又慮軍興莫給將欲取盈以足餉又恐民困難蘇必如何而後能兩善歟爾多士家修廷獻正在今日務各出己見逐條獻策勿用四六不限長短毋得豫誦套詞拘泥舊式重負朕意朕寤寐眞才不啻饑渴多士宜深體恪遵明切

敷陳朕將親覽焉

四月乙酉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凱旋隨征貝子和託固山額真公圖賴率於軍喪至令親王以下出郊迎奠之

六月己卯遣戶部副理事官繆尙義等赴廣東廉州等處珠池採珠

八月禁佛朗西人入粵省戶部覆兩廣總督佟養甲奏佛朗西國人廝居濠鏡澳以其携來番島貨物與粵商互市蓋已有年後深入省會至於激變遂行禁止今督臣以通商裕國爲請然前事可鑑應照明崇禎十三年禁其入省之例止令商人載貨下澳貿易

乙酉定遠大將軍肅親王豪格等奏貝勒尼堪護軍統領鰲拜等分兵征剿遼義嚙州茂州富順內江資陽等處斬僞王及巡撫道官總兵等一千餘員兵丁無算獲馬一萬二千四百餘川寇悉平

九月京師地震

十月張家玉起兵東莞陳子壯起兵端州兵敗死之

清提督李成棟進攻肇慶桂王走桂林成棟進克平樂桂林大震桂王據武岡清兵擊敗之奔入木城次日清兵縱火焚木城奪門而入桂王僅以身遁瞿式耜乘成棟之返遣其總兵焦璉陳邦傳破平樂下潯梧桂王於是還都桂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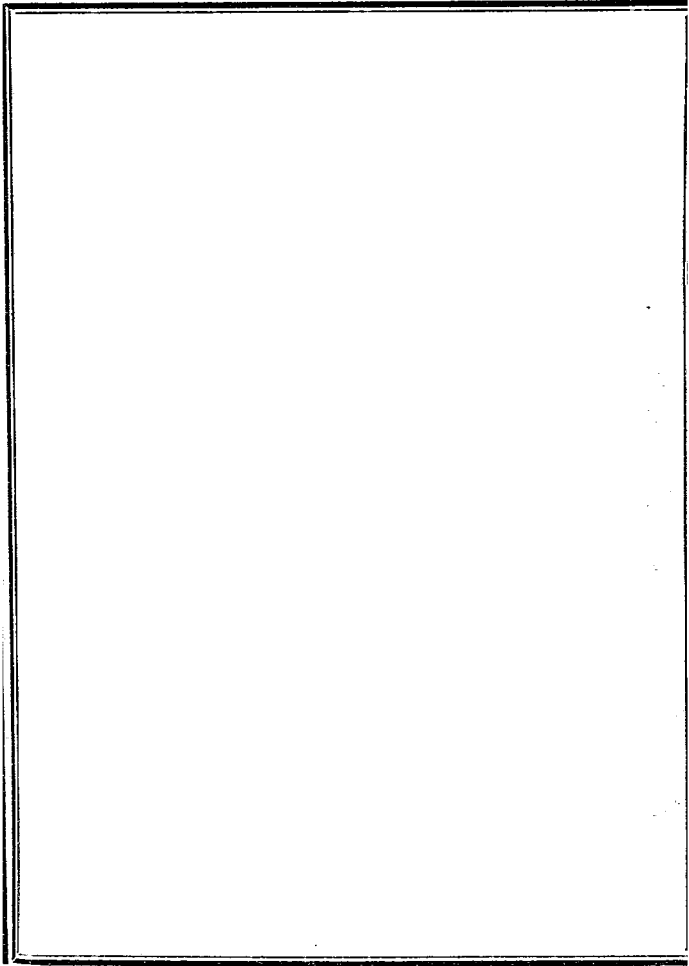
丙戌遣梅勒章京朱喇瑪率師駐防杭州

壬辰兩廣總督佟養甲奏粵東雷廉二郡產珠僅有九池廉八雷一皆在洪濤巨浸中取珠之法用長繩數百丈縋繩沉海底每果鯨鱷之腹且所費甚繁寬一分民力卽培一分元氣得旨覽奏知採珠不便於民差官著卽撤回十二月己丑定官民服飾之制

大清律成頒行中外

按順治四年丁亥太乙震宮理人五福玄室玄室者中宮也五福臨之故芝草生於嵩山地爲陰德京師地震天示警也明故臣陳子壯起兵端州張家玉起兵東莞皆兵敗身死定參飛符之應也太歲挾挾者挾持也明

師勝負無常故桂王不遑寧處



戊子順治五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四十五策

咸之小過二十五策

陽九大餘五百七十五算小餘一百十九算

百六大餘一千二百九十五算小餘一百四十三算

九遊節法一百七十一算

太歲子次

太陰卯次

宮氣申次

大遊乾宮三十五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二十五算

太乙兌宮理天

歲計死門二十五算

二目關

定大關

正月江西總兵金聲桓叛以江西附於明桂王

癸亥定遠大將軍肅親王豪格率師還京遣內大臣多爾濟達爾漢諾顏往迎之

二月戊辰定遠大將軍肅親王豪格凱旋至京帝御太和殿宴勞之

己巳以平定浙東福建廣東遣官祭告福陵昭陵

三月王大臣議鄭王濟爾哈朗當兩旗大臣謀立肅王豪格爲君以上爲太子及議時乃言我意亦如此但攝政王未知待我與衆酋之擅謀大事云云得旨降爲郡王

逮肅親王豪格於獄先是肅王豪格征張獻忠護軍統領阿爾津蘇拜有前進之功不叙跪求亦不許希爾根冒功議叙乃優異之又欲將罪人揚善弟機賽補護軍統領王貝勒議豪格罪應論死得旨如此處分誠爲不忍王大

臣屢奏乃從衆議幽繫之肅親王謂阿濟格尼堪蘇拜云將我釋放則已如不釋放毋謂我繫戀諸子也我將諸子必以石擲殺之尋死於獄

四月丁亥命平西王吳三桂自錦州移鎮漢中

閏四月戊戌復郡王濟爾哈朗爵爲和碩鄭親王

癸亥命固山貝子屯齊爲平西大將軍同固山額真宗室韓岱率師討陝西叛回

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戊辰陝西總督孟喬芳奏官兵大破叛回鞏昌臨洮蘭州等處城邑俱復

提督李成棟叛以廣東附於明桂王

六月丙辰京師地震

癸亥太廟成

七月壬申開封河工成

八月壬子諭禮部方今天下一家滿漢官民欲其各相親睦莫若締結婚姻

自後滿漢官民有欲聯姻好者聽之其滿洲官民娶漢人之女實係爲妻者方准其娶

九月壬申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爲定遠大將軍統兵討湖廣

己丑孔有德等班師

十一月李成棟踞南雄句連峒蠻土寇號稱百萬直犯贛城清兵擊敗之成棟單騎走

按順治五年戊子太乙兌宮理天二目者天目地目也文昌爲主目始擊爲客目世治則文昌爲主上相始擊爲主上將世亂則文昌爲主上將始擊爲客上將此主客內外之分也關者相關也主關客而主勝客負故逮肅親王豪格於獄此將相關之應也李成棟金聲桓始叛明卒叛清反覆無常之亂賊也其應定大定大者客中之客也定大關二賊舉兵附於明桂王

己丑順治六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四十六策

咸之小過二十六策

陽九大餘五百七十六算小餘一百二十算

百六大餘一千二百九十六算小餘一百四十四算

九遊節法一百七十二算

太歲丑次

太陰卯次

宮氣巳次

大遊乾宮二十六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二十六算

太乙兌宮理地

歲計死門二十六算

主算六不和

太陰大義

四神陰德

定目關

主大囚

定參挾

正月清兵攻湘潭明督師大學士定興侯何騰蛟死之先是李自成既死自成兄子錦奉自成妻高氏及高氏弟一功擁衆三十萬降明湖廣總督何騰蛟湖南巡撫堵允錫軍前唐王聿鍵大喜以允錫總制其軍號其營曰忠貞置之荊州賜李錦名赤心唐王既敗亡何騰蛟諸軍隸桂王是時李赤心入湘潭不守而去騰蛟乃入居之清兵知騰蛟入空城遣將徐勇引軍入勇騰蛟奮部也率其衆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叱辱之勇遂擁之去絕粒七日乃殺之諸軍潰散李赤心等走廣西

清兵攻南昌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其偏裨約降清兵因以厚陣攻得勝門礮聲聞二百里聲桓等悉衆赴之而清兵則從進賢門登雲梯而上城遂破聲桓中二矢赴池水死王得仁亦死明大學士姜日廣投襖家池水死瑞州臨江袁州府皆平

二月清兵攻信豐李成棟師潰墜水死

三月丁丑輔政德豫親王多鐸薨年三十六

四月乙巳孝端皇太后崩

五月丁丑改封恭順王孔有德爲定南王懷順王耿仲明爲靖南王智順王尙可喜爲平南王

六月壬寅英王啟攝政王曰輔政德豫叔王征流寇至慶都而潛身於辟地破潼關西安而不盡殲其衆追騰機思而不取其國有何功績乃將其二子優異於衆鄭親王乃叔父之子予乃太祖之子皇上之叔何不以其子爲叔王而以鄭親王爲叔王攝政王荅曰德豫親王薨未久何忍遽出此言初令爾

統大兵征陝西之流寇後令德豫親王往征江南破流寇克西安平定江南河南浙江追騰機思俘獲甚多敗喀爾喀二汗兵且叔王原爲親王爾原爲郡王其一子吾養爲子承襲王爵何爲優異耶爾安得妄思越分自請爲叔王大不合理英王不悛更請營造府第攝政王數其罪曰初令爾往征喀爾喀溫布額爾德尼乃故往大同又擅加大同宣府文武官各一級私除各處職官違令攻渾源州又與郡王瓦克達交好數贈財物王大臣議削阿濟格爵瓦克達坐於應得之罪攝政王以英王恃親冒請非由他人摘發免治罪勿預部務及交接漢官並宥瓦克達罪

令定南王孔有德率兵二萬往剿廣西掣家駐防其全省巡撫道府州縣各官並印信俱令携往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尙可喜各率兵一萬往剿廣東掣家駐防其全省巡撫道府州縣各官並印信俱令携往

明大學士堵允錫卒 允錫字仲緘宜興人與何騰蛟共事桂王其過新化題詩云短策回瞻城曲陰劍聲猶吼不平心孤軍兩裏鳥聲碎亂水渡邊馬

影深南北試看誰世界死亡此刻辨人禽倒番廿一聽前史正氣千秋已到
今

八月戊申命定遠大將軍鄭親王濟爾哈朗班師

十月壬辰京師地震

明魯王遁入金門先是清兵克紹興魯王遁入海張名振從之兵部給事中
陳子龍方遁跡爲僧魯王授以兵部侍郎謀結太湖兵舉事事露被獲赴水
死清兵克舟山魯王遁入金門張名振亦卒魯王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沈之
海中

十一月壬午靖南王耿仲明往征廣東至江西吉安府自盡以失察屬下魏
國賢劉養正隱匿滿洲逃人奉嚴旨申飭故也

十二月壬子攝政王多爾袞元妃薨

按順治六年己丑太乙兗官理地何騰蛟姜日廣明之大臣清之敵人也
其應定自定自陰主始擊關之騰蛟之死因李錦不守湘潭而入居空城

以至被執日廣之死因進賢門裨將約降以至禊冢池投水此皆關之應
驗豫王多鐸時已輔政其應文昌文昌固主大小將又相關凶在廊廟宰
輔之灾也故三月豫王薨地者母儀也連年地震不利后妃故孝端皇太
后崩攝政王元妃薨魯王應日計神挾是以遁入金門薨

庚寅順治七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四十七策

咸之小過二十七策

陽九大餘五百七十七算小餘一百二十一算

百六大餘一千二百九十七算小餘一百四十五算

九遊節法一百七十三算

太歲寅次

太陰寅次

宮氣寅次

太遊離宮一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二十七算

太乙兌宮理人

歲計死門二十七算

文昌內迫

始擊杜

君基天道

正月織造龍衣機上有異光三日不止欽天監占以爲政治文明之瑞云

丁丑定遠大將軍鄭親王濟爾哈朗師旋

三月日色赤如血

五月攝政王多爾袞率諸大臣親迎朝鮮國送來福金於連山是日成婚

戊午攝政王率諸王大臣出獵於山海關

六月己丑攝政王畋於中後所以巽親王滿達海及諸貝子貝勒等行列不整令和碩端重親王博洛等議其罪擬削滿達海爵奪所屬人口一半餘分別降黜攝政王曰滿達海罪大姑念其父免此一次其諭滿達海知之貝勒屯齊尙善各罰銀千兩貝子札喀納罰銀六百兩博洛知情不舉罰馬一匹七月建小城邊外避暑

辛酉貝子錫翰等詣攝政王府王怨曰頃予罹此莫大之憂體復不快上雖人主念此大故亦宜循家人禮一爲臨幸若謂上方幼冲爾等皆親近大臣又曰爾等毋以予言擅請臨幸倘駕至爾等罪益甚矣錫翰等出王遣人追止之甫出門錫翰等已奏請駕幸矣上既至王讓錫翰等曰爾等故違予令不告予擅奏請駕幸其意豈非以上至即可借以釋爾罪乎言訖向錫翰等跪且拜頃之駕回王下錫翰等罪狀於議政王大臣會議又以巴圖魯詹達雲鰲拜巴圖魯坤巴圖魯巴哈賭錫翰等罪狀不即執鞫因並治罪於是衆議以錫翰等違令擅請駕臨罪大莫比論死鰲拜亦論死議入會帝將賜食錫翰等以應否前往啟王王以其視帝與已有異厥罪愈甚次日令降貝子錫翰爲鎮國公其餘議罪有差

九月鄭成功犯潮州總兵官王邦俊大破之成功遁入海

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壬戌攝政王以有疾不樂率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及八旗固山額眞

官兵獵於邊外

十一月清兵克廣西大學士瞿式相總督張同敞均就義詩云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同敞兩臂皆折囚中詩曰一月悲歌待此時成仁取義有誰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後詩破碎河山休葬骨顛連君父未舒眉魂兮懶作歸家日直往諸陵拜舊碑

十二月戊子攝政睿親王多爾袞薨於喀喇城年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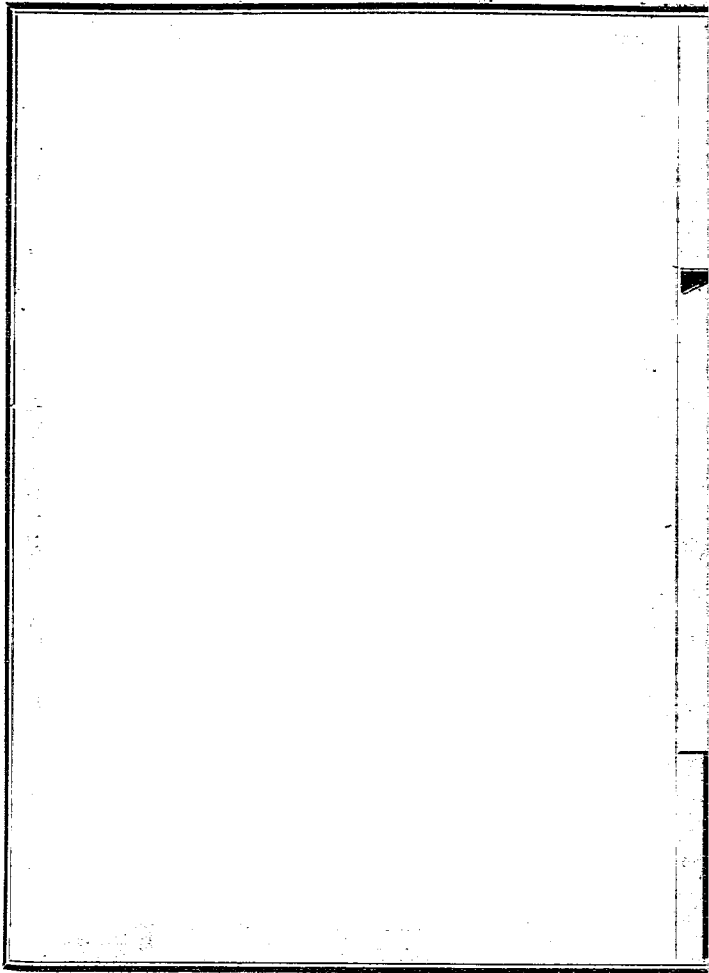
平南王尙可喜攻克廣州城

壬辰攝政王多爾袞薨訃聞帝震悼詔臣民易服舉喪追尊爲成宗義皇帝丙申攝政王柩車至帝率諸王貝勒文武百官易縞服出迎於東直門外帝親奠爵大慟各官伏道左舉哀由東直門至玉河橋四品以下各官俱以道旁跪哭至王第公主福金以下及文武官命婦俱縞服於大門內跪哭是夜諸王貝勒以下及各官俱守喪

庚子命大學士剛林等取攝政王府所有信符收貯內庫又命吏部侍郎索洪等取賞功冊收進大內

按順治七年庚寅太乙兌宮理人文昌者攝政王多爾袞也內迫之應則攝政王上則怨世祖不能循家人禮一爲臨幸下則擅作威福加罪於錫翰等倒行逆施悖謾已極而卒於是年薨此內迫占在同姓及近侍之應也瞿式耜張同敞定目也定目杜不利有爲故二公從容就義

京房曰日赤如赭布不出歲有大將死於野荊州占曰日始出一竿赤如血有死王以宿國占是年三月日色赤如血多爾袞薨於喀喇城此大將死於野王死於外之驗也



辛卯順治八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四十八策

咸之小過二十八策

陽九大餘五百七十八算小餘一百二十二算

百六大餘一千二百九十八算小餘一百四十六算

九遊節法一百七十四算

太歲卯次

太陰寅次

宮氣亥次

大遊離宮二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二十八算

太乙坤宮理天

歲計死門二十八算

主算二十七長和

君基臣基同宮

太陰掩

天乙囚

主大囚

正月逮英郡王阿濟格於獄 英王罪狀語在六年六月至是睿親王薨英王赴喪次旋即歸帳是夕諸王五次哭喪王獨不至而私遣人至京召其第五子郡王勞親以兵脅攝政王所屬人附己且諷端重親王博洛等速推己攝政至石門上迎喪不去佩兵勞親至王張纛旗與合隊左右舉動甚悖逮至京鞠實削爵幽禁降勞親貝子黜宗室籍其家

庚申帝親政御太和殿

定南王孔有德攻克廣西省城底定桂平二府

二月庚辰更定錢制每錢百文準銀一錢違者論罪

己亥黜攝政王多爾袞爵蘇克薩哈詹岱穆濟倫首告睿親王多爾袞薨於
出獵之所侍女吳爾庫尼將殉葬時呼羅什博爾惠蘇拜詹岱穆濟倫五人
屬曰王不令人知備八補黃袍大東珠數珠黑貂褂潛置柩內又欲率兩固
山駐永平謀篡大位會出獵未往訊實籍所屬家產人丁其養子多爾博女
東莪給信王黨附之羅什博爾惠何洛會均正法 詔曰鄭親王濟爾哈朗
翼親王滿達海等同大臣合詞奏言太宗皇帝賓天時臣等扶立皇上並無
欲立攝政王之議惟伊弟豫郡王峻詞勸進彼時皇上曾將朝政付伊與鄭
親王共理迨後獨擅威權不令鄭親王豫政以親弟豫郡王爲輔政叔王背
誓肆行自稱皇父攝政王又親到皇宮內院以太宗文皇帝位原係奪立以
挾制皇上又逼死肅親王遂納其妃凡批票本章概用皇父攝政王旨不用
皇上之旨又悖理入生母於太廟此等情形謹冒死奏聞伏願重加處治朕
反復詳思王大臣豈有虛言不意其近侍蘇克薩哈等首告伊主審問皆實
看來謀篡果真著將伊母子并妻罷追封撤廟享停恩赦尋黜爵

此案至乾隆四十三

年始爲昭雪
復其原封

壬寅移定南王孔有德駐廣西桂林府

閏二月諭吏部權關之設國家藉以通商非以苦商關稅原有定額差一司
官已足何故濫差多人忽而三員忽而二員每官一出必市馬數十匹招募
書吏數十人紹興棍徒謀充書吏爭競鑽營未出都門先行納賄戶部又填
給糧單沿途騷擾鞭打驛官奴使村民惡迹不可枚舉包攬經紀任意需索
量船盤貨假公行私沿河一帶公然與劫奪無異商賈恐懼不前百物騰貴
天下通行河道何以至此朕灼知今日商民之苦著仍舊每關設官一員其
添者悉行裁去以後不得濫差其裁缺撤回之員既不利於商賈又何利州
縣之民戶部不得妄咨勤勞吏部不得更與銓補國家愛惜牧民之官豈得
仍前蒙混爾部謹識朕諭實心遵守毋負朕通商愛民之意

四月命故靖南王耿仲明子繼茂襲爵
以大學士剛林祁充格諂附睿王殺之

六月丁巳建禁城土山白塔城

七月以陳名夏爲內翰林宏文院大學士

八月戊午冊立博爾濟錦氏爲皇后

定南王孔有德奏總兵線國安等克復柳州梧州二府

九月壬午命平西王吳三桂與墨爾根侍衛李國翰率師征四川

壬辰改承天門爲天安門

十月庚申詔賜英郡王阿濟格自盡 阿濟格屢犯大罪獄中私藏刀四口

欲謀掘地與其子及心腹人約期出獄並謀獄中舉火燒燬監房監門詔賜

自盡

十一月乙亥皇第一子牛鈕生

吏部尙書譚泰伏誅

按順治八年辛卯太乙坤宮理天君基臣基殊難遇合治亂之源實基於

此得之則君明臣良失之則國亂民困正月庚申帝親政御太和殿二基

同宮所謂適逢其會也英王悖逆情同天乙天乙囚故獄中藏刀欲以反獄掘地謀洩詔賜自盡太陰者太陽之敵體也被掩於始擊而冊立皇后其何能久

夫婦爲人倫之始起化之原帝王立后之年月日時豈容疏忽而欽天監湯若望不諳陰陽之理竟擇是年八月戊午四廢日行大婚禮故冊立之始即與帝不協卒降爲靜妃以應四廢之占四廢者五行無氣福德不臨干支俱絕之凶辰也迄今二百餘年尙無知者予故詳言之以明歷數之非誣昔邵子每遇一物起數算之便知是物何時而始何時而終但必有動處方能起算如見一葉落便從落葉之時起算以知已往將來今觀廢后之事邵子豈欺我哉

壬辰順治九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四十九策

咸之小過二十九策

陽九大餘五百七十九算小餘一百二十三算

百六大餘一千二百九十九算小餘一百四十七算

九旗節法一百七十五算

太歲辰次

太陰寅次

宮氣申次

大遊離宮二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二十九算

太乙坤宮理地

歲計死門二十九算

飛符大靈

始擊呂申

正月壬午京師地震

壬寅諭凡民人叩闕者於未審是非之前先責四十板似覺太重著刑部酌量減等定擬具奏

皇第一子牛鈕薨

四月丁巳定南王孔有德奏粵西桂平梧柳四郡雖已恢復尙餘五府未歸分遣鎮臣綠國安馬雄全節等領兵三路進取臣親率大兵直抵賓陽居中策應思南慶橫等二十二州縣盡入版圖

七月甲戌欽天監監正湯若望進渾天星球地平日晷等儀器

丙子皇城北門成名曰地安門

孫可望陷廣西定南王孔有德自縊先是張獻忠既殄其黨孫可望李定國白文選劉文秀等通表桂王桂王封可望爲秦王李定國爲西寧王劉文秀

爲南康王可望攻廣西陷之孔有德自縊

命敬謹親王尼堪爲定遠大將軍征廣西相機搜剿

八月丙午定當朝儀注

九月辛卯上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

戊戌大學士洪承疇陳之遴奏臣等閱欽天監奏云昨太白與日爭光流星入紫微宮竊思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敢於爭明紫微宮者人君之位流星敢於突入在天垂象誠宜微惕達賴喇嘛自遠方來遣一大臣迎接已足見優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又何勞聖駕親往爲也天道深遠固非臣等所能測度但乘輿將駕而星變適彰此誠上蒼仁愛陛下之意不可不深思而省戒也帝從之

十一月辛卯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歿於陣

征黔失利辰常總兵徐勇戰死時白文選攻貴州故徐勇及於難

按順治九年壬辰太乙坤宮理地獻忠旣殄始擊之氣散之爲定參爲飛

符非太歲以統之則無所依歸孫可望李定國白文選劉文秀通表明桂
王方以類聚矣而可望攻陷廣西孔有德自縊此又主大囚之占也夫雷
公入水大神臨乾以克文昌爲將者當勵兵以待尼堪不知靜待時機剛
復強戰其死也固宜

癸巳順治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五十策

咸之小過三十策

陽九大餘五百八十算小餘一百二十四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算小餘一百四十八算

九遊節法一百七十六算

太歲巳次

太陰丑次

宮氣巳次

大遊離宮四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三十算

太乙坤宮理人

歲計死門三十算

太陰掩

四神客大併

八風帝符併

正月丙申帝幸內院閱通鑑至唐武氏事謂大學士范文程額黑色甯完我陳名夏等曰唐高宗以其父太宗時之才人爲后無恥之甚且武氏穢行不可勝言又問上古帝王聖如堯舜固難爲比倫其自漢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爲優對曰漢高文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俱屬賢君帝曰此數君又孰優名夏曰唐太宗似過之帝曰朕以爲歷代賢君莫如明太祖何也數君德政有善者有未盡善者至明太祖所定條例章程規畫周詳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明太祖也文程等對曰誠如聖諭

二月壬戌帝幸內院披閱繙繹五經諭曰天德王道備載於書真萬世不易之理也

三月賜太常寺卿管欽天監事湯若望號通元教師賜之敕曰朕惟國家肇

造鴻業以授時定曆爲急務義和而後如漢洛下閎張衡唐李淳風僧一行諸人於曆法代有損益何以日月朔望交會分秒之數錯誤尙多以致氣候刻應不驗至於有元郭守敬號爲精密然經緯之度尙不能符合天行其後晷度亦遂積差矣爾湯若望來自西洋涉海十萬里明末居京師精於象緯閎通曆法其時大學士徐光啟特薦於朝令修曆局中一時專家治曆如魏文奎等推測之法實不及爾但以遠人之故多忌成功歷十餘年終不見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諮爾姓名爲朕修大清時憲曆迄於有成可謂勤矣爾又能潔身持行盡心乃事董率羣官可謂忠矣比之古洛下閎諸人不既優乎今特錫爾嘉名爲通元教師餘守秩如故俾知天生賢人佐佑定曆補數千年之闕略成一代之鴻書非偶然也爾其益懋厥修以服厥官傳之史冊豈不美哉

五月以大學士洪承疇爲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五省經略
癸丑清軍大破孫可望李定國於寶慶斬殺甚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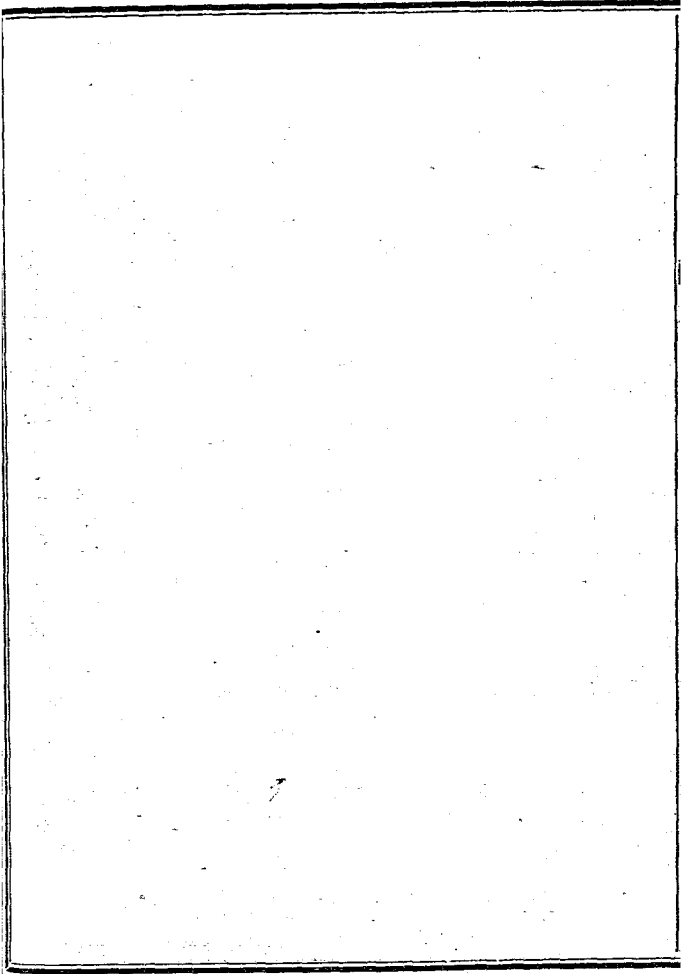
庚申慈寧宮成

詔徵收錢糧仍用一條鞭法戶工兵三部遵諭改折各直省本色錢糧歸於一條鞭法總收分解永爲定例從之一條鞭起明隆慶時合算銀差力差雜汎差折入田畝併徵頭緒不紛此一條鞭之創始國家徵收銀糧悉照萬厯年間科則刊布賦役全書易知由單嚴飭科派所有各色徵收歸併一條明季加派咸除之

閏六月霪雨諭內三院考之洪範作肅爲時雨之徵天人感應理本不爽朕朝夕乾惕冀迓時和乃茲者霪雨市月都城內外積水成渠房舍傾壞薪桂米珠小民艱於居食婦子嗷嗷甚者傾壓致死深可軫念揆厥由來皆朕不德所致朕當一意修省祇懼天戒爾大小臣工各盡職業共圖消弭該部確查被災戶口據實奏聞

雷燬先農壇戶科給事中周曾發言頃者造建乾清宮數月以來雷燬先農壇門又霪雨連綿沒田禾壞廬舍考五行之數土不能制水則水濫水濫

則土陷而木浮皇上有事於土木而天心示儆匪一端伏乞暫停興工云云



七月庚戌皇子福全生

八月己丑降皇后爲靜妃

九月庚辰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靈櫬回京命和碩親王以下二品官
以上出郭十里迎

十二月以固山額真陳泰爲定南靖寇大將軍駐紮湖南剿孫可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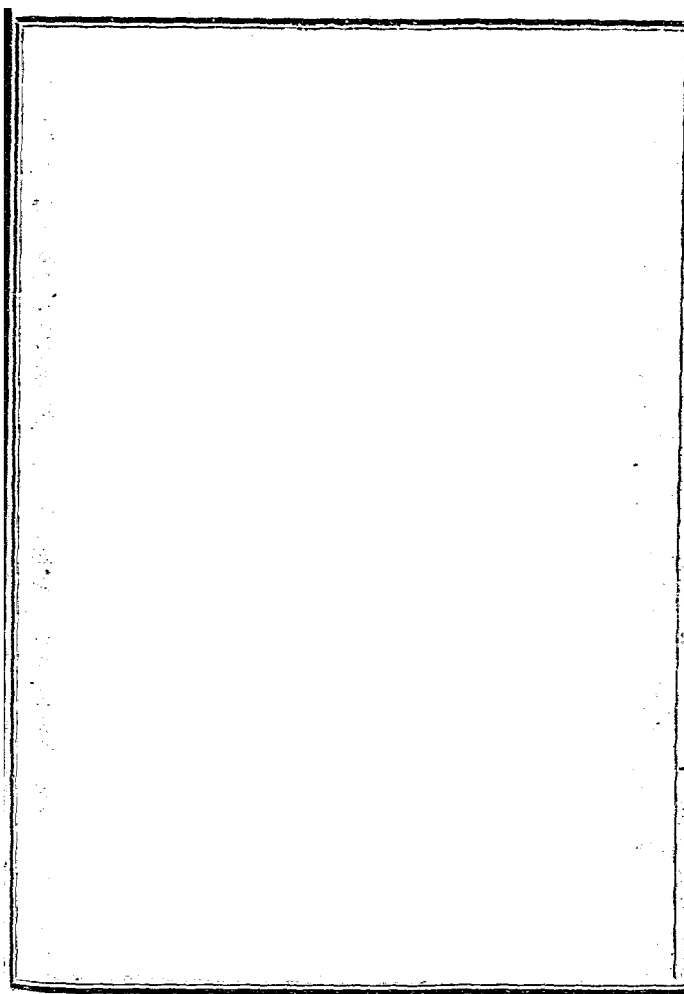
庚午諭平西王吳三桂曰朕惟折衝禦侮社稷良臣報德崇功國家盛典爾
平西王吳三桂英才自命雄略羣推早識天心先歸王室子居甥館親聯帶
礪之間身受藩封寵列公孤之右囊入關破寇從定中原暨銜命撫秦共平
西陝蓋忠勤之備至亦威惠之交孚繼以巴蜀跳梁特命陳師致討成都諸
邑悉隸版圖保郡餘氛旋成殄滅厥功懋矣朕甚嘉焉聿彰圖閣之猷爰由
詔祿之典茲將功次續入冊內又於藩俸六千兩外加俸一千兩以報勤勞
嗚呼元老壯猷忠尙資於頗牧戚臣宣力誼更篤於腹心王其鞏固封疆耀
抒籌策績益宏於勘定盟永重於河山尙克祗承無斁朕命

丁亥地震有聲

按順治十年癸巳太乙坤宮理人亢四星內宮也始擊臨之太陰皇后也計神掩之宮庭之變早已見端降皇后爲靜妃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八風者太陰之精華宿之使也月離于畢已足致雨今八風併帝符此靈雨之徵也周曾發言有事於土木土不能制水則水濫水濫則土陷而木浮是据人事以推五行非推曆數以知陰雨

邵子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揚雄知曆法又知曆理是則治曆明時不宜專任技術矣夫曆數所爭常在分秒非布算精密不能積久而無差然法則既立便可按策而稽以有定御無定矣若占驗之書汗牛充棟然以歷史觀之或同一災變而事應各異或災變甚大而絕無事應非心通造化未足語此而湯若望則精於推步者也其法以三百六百度化作一百二十九萬六千秒推算諸曜之行與天行相應可謂順天求

合者矣不知此法原本於邵子之皇極經世而皇極經世實本於易之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孰謂中西數學有不同條共貫者哉夫皇極經世以元會運世推求曆數者也一世三十年一月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十二月一日十二辰故月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年之歲會之月運之日世之辰歲之分月之厘日之毫辰之絲皆十二萬九千六百蓋天地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臚臚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足徵先後同揆數無二致也惜乎湯若望明以曆法昧於曆理不知交食陵犯有吉凶之占星野氣稜有禍福之應是亦洛下閎之流亞同一未幾於道者耳



甲午順治十一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五十一策

咸之小過三十一策

陽九大餘五百八十一算小餘一百二十五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零一算小餘一百四十九算

九遊節法一百七十七算

太歲午次

太陰丑次

宮氣寅次

大遊離宮五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三十一算

太乙坎宮理天

歲計驚門一算

主算八

君基合神

正月川陝總督孟喬芳卒帝爲之流涕

壬寅帝幸內院諭陳名夏呂宮曰朕以孟喬芳病故深用軫惻不禁淚下喬芳與朕甯有姻戚哉但以其爲國忠勤效力故也比年以來朕之眷顧漢官視滿官有加夫滿官自太祖太宗時宣力從征出百死方得至是朕之優待漢官豈以其有功而然蓋期其既受朕恩必盡忠圖報耳今觀漢官之圖報主恩者何竟無一人耶陳名夏奏曰君之愛臣猶父母之愛子也臣之不能承順乎君猶子之不能承順乎父母也臣等豈無報效之心卽有此心皇上或無由洞悉耳帝曰數年來徒厯朕懷曾無愉快應升之人得升不思圖報猶可不應升者越次簡用全不思報反謂己才所致陳名夏奏曰皇上厚恩無不思報但臣等才庸識淺致有錯失爲難必耳帝曰錯失何妨與其才高而不思報國不如才庸而思報國之爲愈也倘明知而不思報效擅敢亂行

事發決不輕貸彼時毋得怨朕自貽伊戚耳

二月己巳命靖南王耿繼茂移鎮廣西桂林

三月大學士陳名夏伏法

戊申聖祖仁皇帝生帝之第三子也

四月壬申京師地震

五月辛酉定南武壯王孔有德檄還令和碩親王以下阿思哈尼哈番以上

漢尙書以下三品官以上郊迎既至諸王各歸第衆官畱喪一宿

丙寅陝西西安延安平涼慶陽鞏昌漢中等府地震

命工部給與定武壯王孔有德葬地造墳立碑遣官致祭

甲戌立博爾濟錦氏爲皇后

八月山東濮州陽穀朝城范縣觀城地震有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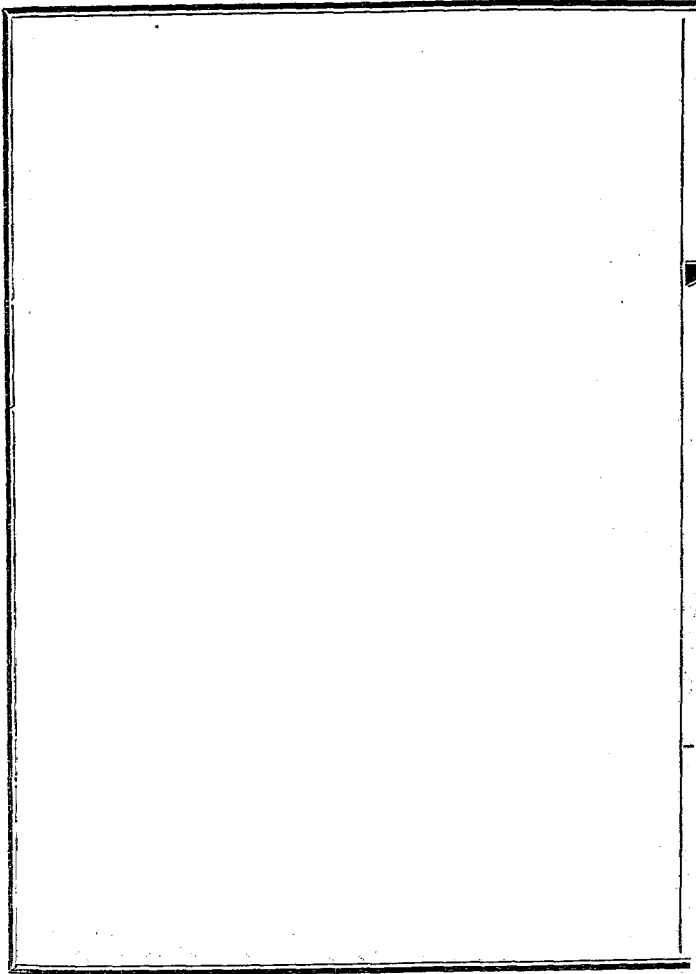
十一月平南王尙可喜遣子之信入侍

甲辰靖南王耿繼茂遣子精忠昭忠入侍

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鄭成功屢經遣官招撫並無難髮投誠之意且寄伊父芝龍家書語詞悖妄肆無忌憚不降之心既決請發大兵討之帝從之十二月壬申命世子濟度爲定遠大將軍貝勒巴爾處渾貝子吳達海固山額真噶達渾帥師征鄭成功

邵伯子曰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類得之則爲明哲飛類得之則爲鸞鳳走類得之則爲麒麟介類得之則爲龜龍草類得之則爲芝蘭木類得之則爲松栢石類得之則爲金玉萬物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若清之聖祖則得天地之至粹至精者也當誕降之辰合宮異香經時不散五色光氣充溢庭戶非靈氣所鍾而能若是乎若謂所言祥瑞不無附會然則二龍繞室五老降庭前史豈盡虛語彼龜龍游於沼鳳凰翔於庭天降甘露地出醴泉豈好爲是紛紛哉抑邳治之隆實有其驗也夫精粹之氣愈積則愈大愈分則愈小故士士之民一之一一之士當兆民商商之民千之千千之商當一民蓋爲一一之士當兆民者巨民也千千之商分一

民者細民也巨細之分卽賢惡之判此生物之數也史稱聖祖儀表奇偉
神采煥發雙瞳日懸隆準岳立耳大聲洪洵齊天縱稍長舉止端肅志量
恢宏語出至誠切中事理讀書十行俱下略不遺忘自五齡後好學不倦
丙夜披閱每至宵分凡帝王政治聖賢心學六經要旨無不融會貫通洞
徹原委其聰明睿智可謂能兼兆民者矣豈若一十之士當億民一百之
士當萬民一千之士當千民者所同日而語哉



乙未順治十二年

曆數統運成卦一百五十二策

成之小過三十二策

陽九大餘五百八十二算小餘一百二十六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零二算小餘一百五十算

九遊節法一百七十八算

太歲未次

太陰丑次

宮氣亥次

大遊離宮六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三十二算

太乙坎宮理地

歲計驚門二算

正月詔求直言諭略曰皇考上賓朕方六歲及朕定鼎京師睿王攝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國家之事朕既不預亦未有向朕詳陳者故於滿兵之艱辛人民之疾苦原未周知自朕親政以來五年於茲焦心勞思以求化理日望諸臣嘉猷入告匡救其失而輔其不逮乃疆圉未靖水旱頻仍吏治惰污民生憔悴錢糧侵欠兵食不充教化未孚綱紀不立保邦致治之道迄今未得其要領以後凡養兵愛民興利除害有關政治者居則深思進則敷奏毋僅以簿書爲務不肯精思以圖實濟國計民生將何賴焉前御史吳達謂滿朝各官盡皆擁腫朕以爲出言太過由今觀之似不誣矣茲復切諭務各盡職盡言期臻邦治

丙午御製資政要覽親爲序曰朕惟帝王爲政賢哲修身莫本於德而成於學如大匠以規矩而定方圓樂師以六律而正五音凡古人嘉言善行載於典籍皆修己治人之方可施於今者朕孜孜圖治學於古訓覽四書五經通鑑等編得其梗概推之十三經二十四史及諸子之不悖於聖經者莫不蘊

涵事理成一家言但卷帙浩繁若以之教人恐未能盡解其義亦未能一時盡得其書因思夫記事宜提其要纂言當鈎其元乃採集諸書之關於政事者爲二十篇又慮其渙而無統於是每篇貫以大義聯其文詞於忠臣孝子賢人廉吏畧舉事迹其好貪不肖悖亂者亦載其內使法戒炯然加之訓詁詳其證據譬之萃藻白以爲裘範六金而成鼎旨約而易明文簡而易閱名曰資政要覽觀是書者熟思而體之可以爲篤信之善人推類而廣之可以爲明理之君子毋徒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朕諄諄教諭之心庶乎其不虛矣

庚戌御製勸善要言成親爲序曰朕惟天道至善即以其善賦之下民故人之生無有不善其或有不善者皆因內蔽於私欲外染於汚習遂失其繼善成性之本而日遠於天矣人之存心行事不同是以上天鑒察降以災祥其降祥者固以顯佑善人其不得已而降災者亦以明戒下民使之改過而遷於善也從來報應昭昭不爽詎不可畏哉古人原天垂訓以教天下正論嘉

言不一而足但文之深者或不易通言之簡者又不能盡朕恭承天命撫育萬方深念上之教世勸善爲先人之立身爲善最樂故取諸書之要者輯爲一編名曰勸善要言語不欲文期於明理詞不厭詳期於曉衆欲使賢愚同喻小大共知讀此書者當深思其義反之於心體之於身善者則益當加勉而進於淳良以求吉慶其或無知而誤染於不善者尤當速改而歸於無過以免災戾庶幾不負上天好生之心而朕殷殷教化之意亦不虛矣凡人其敬勉之哉

三月福建巡撫佟國器獲鄭芝龍與其弟鴻逵子成功交通私書羈其使具奏封進下兵部密議

四月壬戌四川巡撫李國英奏今滇黔未靖徵兵轉餉湖南兩廣俱有重兵平西王李國翰之兵見屯漢中蓄銳甚久誠能分道並進首尾夾擊賊力有幾豈能四面支持是誠一勞永逸之計萬一機會有待請先敕平西王李國翰率兵駐鎮保甯爲各路之統領遣將先取成都資其肥饒且屯且守次取

重慶以扼咽喉然後乘流東下進定夔關以通荆襄之氣脈撤滇黔之門戶
即爲收滇黔之張本蓋從古取滇黔者未有不由於取蜀也至於內外文武
必同力一心事乃底績祈嚴飭諸臣凡有司兵司餉之責者須如臂指相應
勿使掣肘此尤成功之根本而滅賊之要務下所司密議

五月辛丑山西靈邱縣地震有聲

乙巳俄羅斯察漢汗遣使來貢

六月丁巳賜名紫禁城後山爲景山西華門外臺爲瀛臺

辛巳立內十三衙門鐵牌敕諭曰中官之設雖自古不廢然任使失宜遂貽
禍亂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劉瑾魏忠賢等干預朝政開廠緝事枉殺無
辜出陣典兵流毒邊境甚至謀爲不軌陷害忠良煽引黨類稱功頌德以致
國事日非朕今裁定內官法制甚明以後如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屬託內
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卽行凌遲處死特
立鐵牌世世遵行

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丙申順治十三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五十三策

咸之小過三十三策

陽九大餘五百八十三算小餘一百二十七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零三算小餘一百五十一算

九遊節法一百七十九算

太歲申次

太陰子次

宮氣申次

大遊離宮七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三十三算

太乙坎宮理入

歲計驚門三算

正月詔編輯通鑑全書

辛丑初定南靖寇大將軍固山額真陳泰卒於軍至是從征大臣回京陛見
帝曰大將軍固山額真陳泰爲朕效力中道病亡朕甚痛悼諭畢揮淚不止
又曰爾等離親戚捐妻子爲朕宣力年久今見爾等形貌癯瘠朕倍覺惻然
諸臣奏曰宣力效勞人臣之誼臣等有何功績致厯聖懷今得覲天顏臣心
足矣帝垂涕親勞以酒諸臣感泣跪飲帝復念大將軍悲悼不已召學士麻
勒吉等諭曰若大將軍班師回京朕將親酌酒以慰勞之不幸中途棄捐不
復相見爾等以此一觴奠大將軍靈次少抒朕追悼之懷諸臣及左右侍從
無不感泣

二月孫可望据貴陽跋扈日甚與李定國不協定國奉桂王就文秀於雲南
大反孫可望所爲雖兵權在握未嘗虧事上之禮

三月定大軍出征班師禮

癸卯諭六部都察院卿寺科道等官朝廷立賢無方不分南北毋歧方隅毋

立門戶母洩己私忿母代人誣陷母以風聞輒告母小過苛求務期公忠自矢共還蕩平之治

四月乙卯帝以災變祭告南郊太廟

壬戌山西陽曲縣地震

閏五月己未乾清宮乾清門坤甯宮坤甯門交泰殿及景仁永素承乾翊坤

鍾粹儲秀等宮成

六月荷蘭國來貢

壬辰山東莒州地震有聲

七月壬子帝移居乾清宮

八月壬寅帝承皇太后慈訓製爲內則衍義並爲序文序曰臣聞政治之道有大經大法以儀型乎邦國必有內治內教以模楷乎宮闈故關雎爲王化之端乾坤居大易之首聖人垂訓未有不以門內爲兢兢者也三代以前聖后賢妃肇修內治以致化行俗美具載典冊自非天佑至德孰能集貞淑之

大成振古今之懿化哉恭惟聖母皇太后佐我皇考興道致治徽音雍穆慈
誨周詳有典有則興仁興讓允爲萬世壺教之軌範臣敬遵慈旨蒐輯古來
嘉言美行統成一編上備披閱下示來茲謹按內則所載皆閨門之內起敬
起孝興仁興讓之事而首曰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謂此乃王后世子
所躬行心得而可爲民法者故不言布教而言降德也夫聖人言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又言家正而天下定齊之正之其惟內則乎世傳后妃紀列女
傳家範內訓諸書著作不少然未嘗原本內則而發明之豈所以尊經立教
與今是書一本經旨而推衍之微而聲氣容色顯而言動儀文精而樂心養
志粗而中饋女工所以操其心而檢其身者施諸一家無不宜放乎四海無
不準究其指歸有八要焉孝者順親之要其類有二事舅姑事父母是也敬
者內助之要其類有五事夫勸學佐忠贊廉重賢是也教者倡後之要其類
有三教子勉學訓忠是也禮者持已之要其類有九敬祭祀肅家政定變守
貞殉節端好尙崇儉約謹言慎儀是也讓者睦戚之要其類有四崇謙退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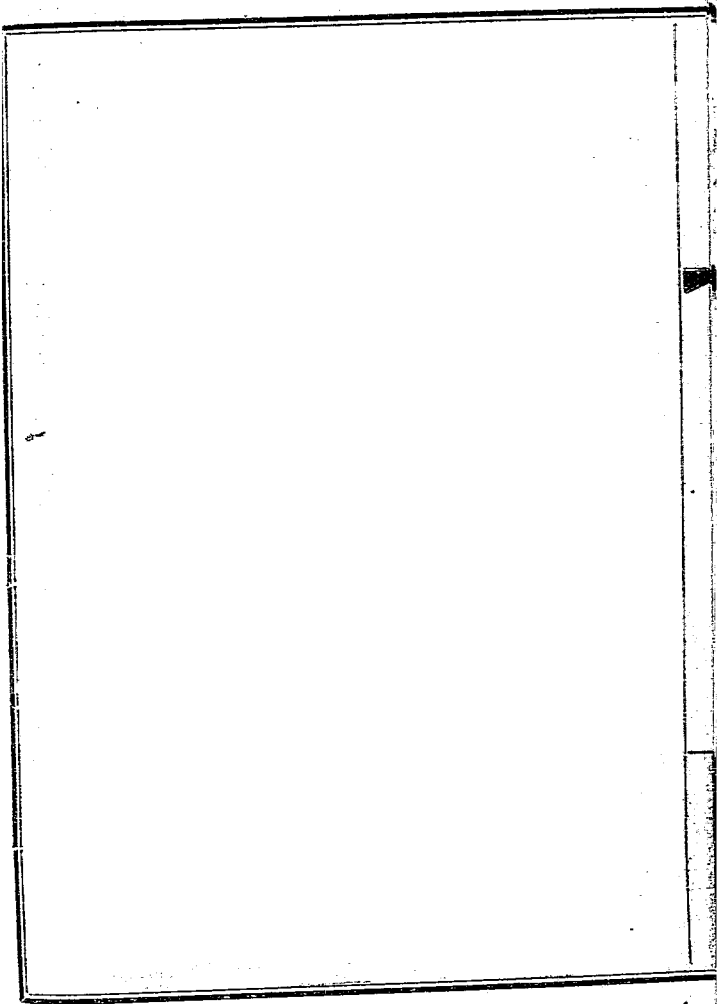
妯娌睦宗族待外戚是也慈者推恩之要其類有五逮下慈幼敦仁愛民宥過是也勤者修業之要其類有二女工飲食是也學者取法之要其類有二好學著書是也每舉一類必證以聖賢經傳之學實以古今淑順之行所采事蹟貴賤不同而其道則同所引文辭深淺不一而其理則一闡明大旨詮釋微文名曰內則衍義自禁壺達乎閭巷咸於斯取則焉必皆感發其性情漸摩乎禮義廣教化而美風俗宮闈之嘉言懿行與邦國之大經大法並垂不朽聖母皇太后休聲盛德炳若日星永作則於萬世矣

十月壬寅詔舉行祈穀典禮

十二月己卯冊董鄂氏爲皇貴妃

鄭成功之將黃梧來降旋封爲海澄公

按順治十一年甲午十二年乙未十三年丙申太乙坎宮正位紫微垣嚮明而治八將四神不生十凶故其年安常處順惟太歲格於大威太乙得行其治以誅賊臣陳名夏伏法



丁酉順治十四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五十四策

咸之小過三十四策

陽九大餘五百八十四算小餘一百二十八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零四算小餘一百五十二算

九遊節法一百八十算

太歲酉次

太陰子次

宮氣巳次

大遊離宮八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三十四算

太乙巽宮理天

歲計驚門四算

定參目關

正月詔修金代陵寢詔略曰金代陵寢向在房山縣地方歷有年所迨至明運衰微因我朝克取遼東誤疑金代陵寢王氣相關遂將陵後地脉掘斷又因己巳年我太宗皇帝統師入關追念金代先德遣官往陵告祭乃明復將石柱等折毀建立關帝廟鎮壓風水朕思天祚本朝於金何與明不思運數有歸輒毀及金朝陵寢愚誕甚矣金太祖世宗已入帝王廟著脩其陵寢關帝廟仍照舊

二月戊寅諭大學士傳以漸日講官曹本榮曰朕覽易經一書義精而用博範圍天地萬物之理自魏王弼唐孔穎達有註釋正義宋程頤有傳迨朱熹本義出而後之學者宗之明永樂間命儒臣集元代以前諸儒之說彙爲大全皆於易理多所發明但其中同異互存尙有繁而可刪華而寡要之處迄今幾三百年儒生學士發揮經義者亦不乏人當並加採擇折衷諸論簡切洞達輯成一書昭示來茲爾等殫心研究融會貫通其必析理精深敷詞顯

易約而能該詳而不複使義經與旨炳若日星以稱朕闡明四聖人作述之至意

己丑尊孔子曰至聖先師給事中張文光奏至聖孔子贊美難以形容考之
古典魯哀公誅文曰尼父未嘗加一字之褒漢平帝元始元年始加諡曰宣
尼父後魏太和十六年乃諡文聖尼父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尊爲宣聖尼父
明皇開元二十一年始進諡文宣王元武宗至大元年加諡大成至聖文宣
王明初因之嘉靖九年改尊爲至聖先師孔子神位以孔子生不爲王歿而
王之於禮未安且以文宣之號未足以盡孔子曰至聖則無所不該曰先師
則名正而實歸我朝順治二年祭酒李若琳不加考訂易爲大成至聖文宣
先師不過仍元武宗之舊諡而獨不稱王耳臣維追王固屬誣聖卽大成文
宣亦豈足以盡孔子哉唐臣柳宗元有言贊孔子之聖譬如頌天地之大諛
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今皇上事稽古議禮制度考文務求至當宜仍改主
爲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從之

壬寅山西雲鎮地震有聲

三月江南江西總督卽廷佐奏請舒江南三大困一江南官多降調爲錢糧積欠多而考成嚴也以數年之積逋追徵於一時官有必去之念民無懾服之心爲有司者尙能力布皇仁耶請將考成規則去其降調之例重不過革職戴罪仍令在任課其成功自必安心自理矣一江南自八年至十三年積欠錢糧四百餘萬未必盡欠在民或官吏侵蝕或解役烹分新舊牽混上下朦朧請以十四年爲止通將從前積欠總令右布政使查其已解而無批回被經承侵欺那借者及某官支用提取而不應開銷者註數請追分爲二册若民間實欠則又爲一册議定一年止徵若干示民知有應完之數分路督催責成各道握總者爲右布政使按册而稽專理舊欠一切新糧專責左布政使則徵新補舊之弊可除矣一江南爲數省咽喉商賈舟楫所聚向因大軍經過封船載送商民坐困或謂禁封貨船但封空船不知江河之內舍貨船則空船無幾豈能載往還兵馬乎臣見江西已經造船備送兵馬江南亦

可踵行庶商困得蘇軍機不誤矣帝以其言深切時弊下所司詳議

丙寅先是海澄公黃梧具揭兵部稱鄭成功恃其父芝龍在京欺誑招撫藉以登岸派餉故首惡在芝龍必先翦除芝龍以絕其根則成功海上之匹夫耳部議芝龍陰謀已爲家人尹大器告發且成功既不雜髮歸誠不可仍留芝龍以啟海上觀望之心芝龍及其弟芝豹子世忠世恩等應請敕刑部正法帝命議政王貝勒大臣密議以聞

丁卯定遠大將軍世子濟度班師還京四月丁丑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鄭芝龍寄書伊子成功並無歸順之意出語驕肆理難存留芝龍及其弟芝豹子世忠世恩等俱應正法得旨鄭芝龍等法當處斬向念其投誠功績從寬禁錮今若遽行正法非朕前意仍著免死俱流徙甯古塔地方家產籍沒革職欽天監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炫奏臣祖默沙亦黑等一十八姓本西域人自隋開皇己未年爲曆元抱其曆學重譯來朝授職曆官歷一千五十九載專管星宿行度吉凶每推算太陰五星陵犯天象占驗日月交食即以臣

科白本進呈御覽著爲定例順治三年本監掌印湯若望諭臣科凡日月交食及太陰五星陵犯天象占驗俱不必奏進臣查若望所推七政曆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見今水星於二月二十九日仍見東方又八月二十四日夕見皆關象占不敢不據推上聞乞皇上立臣內靈臺以存臣科庶絕學獲傳並上順治十四年回回科推算太陰五星陵犯書一部日月交食天像占驗圖象一本事下所司

癸未四川保甯府威茂二州地大震

辛卯帝因連月不雨三農失望至是親禱雨於郊壇未還宮大雨

五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六月經略輔臣洪承疇以病劇解任回京調理

七月革職欽天監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炫奏監正湯若望推算天象舛謬三事一遺漏紫炁一顛倒紫參一顛倒羅計得旨奏內三欵著禮部察明具奏八月乙亥議政王貝勒大臣議甯古塔地近江海賊船往來巨測芝龍就禁

恐有疏虞應加鐵鍊三條手足扭鎖嚴飭章京兵丁看守帝從之

九月戊辰諭禮部自古變不虛生皆因人事昨日入夜地震有聲朕不勝悚
惕因思朕即位十有四年親政已歷七載雖夙夜憂勤勉圖治理但萬幾至
繁玩日愒月或致怠荒政事有乖民生未遂以致災譴見告用示儆戒朕今
痛加修省文武大小羣臣但當洗滌肺腸力改前過協心盡職務求消弭災
異若仍蹈往轍天譴國法具存何由可道此後朕躬或有闕失行政或有錯
謬者著內院輔臣據實陳奏毋得隱諱

十月丙子皇第四子生尋薨

丁亥發帑金三萬兩修孔子廟

乙未昭事殿奉先殿成

孫可望以李定國叛已大怒引兵十餘萬攻桂王於雲南使白文選統諸軍
爲前鋒留馮雙禮守貴陽自帥馬進忠賀元儀抵交水三盆河與定國文秀
夾水而陣使馬寶由尋甸間道襲桂王於雲南諸將皆不直可望所爲約陳

而不戰定國悉精銳突其中堅諸將皆解甲大呼迎降馮雙禮亦鼓噪驅截其金帛子女以降於滇可望携千餘人走湖南來降旋封義王

十一月壬寅皇第五子常甯生

十二月先是吳明炫與湯若望爭辯水星伏見帝命內大臣公愛星阿及各部院大臣同登觀象臺測驗水星不見下法司議罪尋議吳明炫依奏詐不以實律罪應絞援赦請免從之

癸酉諭兵部輔臣洪承疇前已有旨准解任回京調理近聞病已痊愈仍著留原任親統所屬將士由湖廣前進相機平定貴州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生死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者生之初也反終者死之際也物者精氣凝結之體魄也變者靈明不昧之神魂也有神魂而後能安體魄有體魄而後能保神魂故氣神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衰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此不易之理也然形不能常存則魄終有時而散魄散則游魂無所

歸矣如欲魄之不散而魂有所歸則莫若保全其骸骨骨者精氣堅剛之物也人生則氣行人死則形返形返則精氣消鑠惟骨獨存故古人有擇地葬親反氣納骨之法俾骨能納氣而魂魄常存得以盡仁人孝子之心通先人之血脉此人道之所以終卽人道之所由始也夫乾道成男神道成女日爲心月爲胆星爲脾辰爲腎石爲肺土爲肝火爲胃水爲膀胱氣以宅神體以宅氣無一不本諸天而賦諸人人與天地息息相通非但生者得此以生卽死者亦得此以養若所擇之地足以生質所葬之骨足以生氣則變化蒸噓吉成龍鳳矣孰謂朽骨無靈哉邵子曰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蔣子曰死者已無命反氣入地爲復命復命能司造化權生者命從葬者定可謂知生死之說矣試觀蠶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蕪菁之類今歲根而苗來歲則苗而子木結實而種之又是木而結是實則鬼神之昭著生死之數理更可知矣况人爲萬物之靈得十六象而生若葬乘

生氣安有不反本還原而蔭其所生者哉然則明之掘斷金陵地脉宜於滿洲有不利而不然者明臣但知體骨與地氣之相關不知滿洲之先是金之別部其血脉本不屬若清之祖塋在長白山其氣魂魄其光熊能明固不得而侵犯之矣

或謂陽蒸陰濕成雲雲被陰抑成雨陽被陰激成雷雷破雲出成電陰陽鼓盪變化不測雨之有無斷非人力可求而得者此誠拘墟之見也試觀連月不雨三農失望帝禱雨於郊壇未還宮大雨豈非禱而應之者哉不特此也關中秋旱督撫取董仲舒求雨法禱於西郊雨立沛越年夏復旱如前法行之雨亦立沛福建苦旱巡撫取紀慎齋求雨法禱之雨立沛民國五年京師苦旱步軍統領江朝宗取太乙求雨法禱之雨亦立沛孰謂洞壙在抱妙達陰陽而不能天人響應哉茲錄春秋繁露求雨止雨等法於下

求雨第七十四

春早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山川家人祀戶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臚脯釋巫之潔清辯利者以爲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臚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爲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耆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鑿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臚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與三歲豕豬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閭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邑里北門具老豕豬一置之於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豕豬一聞鼓聲皆燒豕豬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燔之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毋斷

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無舉土功更火浚井暴釜於壇白杵於
術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
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臚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辭以丙丁
日爲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六各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
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
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里社之中池方
七尺深一尺具酒脯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緞豬燔之
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

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十日壹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
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霽無舉土功聚巫市榜爲之結蓋爲四通之壇於中
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飴五玄酒具清酒臚脯令各爲祝齋三
日衣黃衣皆如春祠以戊己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四
各長二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

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之溝蝦
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

秋暴巫尪至九日無舉火事無煎金器家人祠門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
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少昊祭之以桐木魚九玄酒具清酒臚脯衣
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
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鰈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
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

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
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臚脯祝
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爲小
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
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皆如春

四時皆以水日爲龍必取潔土爲之結蓋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

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

止雨第七十五

雨太多令縣邑於土日塞水濱絕道蓋井禁婦人不得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丞令史嗇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三日各衣時衣具豚一黍鹽美酒財足祭社擊鼓三日而祝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嗟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天之常意在於利人人願止雨敢告于社鼓而無歌至罷乃止凡止雨之大體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樂也開陽而閉陰闔水而開火以朱絲繫社十周衣朱衣

續言罷

戊戌順治十五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五十五策

咸之小過三十五策

陽九大餘五百八十五算小餘一百二十九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零五算小餘一百五十三算

九遊節法一百八十一算

太歲成次

太陰子次

宮氣寅次

大遊離宮九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三十五算

太乙巽宮理地

歲計驚門五算

定目關

始擊陽德

正月戊午祀園坵 乙未祀方澤

三月直隸河南山東總督張懸錫至順德府迎義王同各大臣宴畢回館舍自到家丁急救未絕有遺奏曰臣自蒞任以後矢心願作忠良喜怒不拂民欲是非必告穹蒼意欲平治天下誰知直道難行清白招衆之忌驚直舉國如狂是以滿腔愁鬱因而儀節乖張自知此身必死何如引咎而亡有負天高地厚從此雲蒼水茫皇上如念臣積勞數載懷隱中藏幸赦宥乎眷屬永拜德於泉壤嗚呼異世猶圖犬馬此生惜別倉皇臣家無餘蓄亦無良田美宅泄任後不敢受地方官一錢以負上恩惜爲人所誤亦天意耳恭繳敕書關防以及未用火牌等項此外別無經手錢糧不暇另開清冊惟恐緹騎至耳皇上如欲平治天下當首禁私徵雜派及上官過客借名苛索之弊不然源之不清欲流之潔得乎皇上嚴禁逃人而地方棍徒每假借逃人之名以

行詐此風不息天下不得平也皇上軫恤驛遞而沿河絳夫受過往人役需索陵虐至死者不計其數恐干天和不可不嚴禁也海防已有專疏內地缺額之兵不可不補小民疾苦千緒萬端臣已得其概惜未竟其說夫天果欲平治天下耶直隸巡撫董天機以其事聞得旨總督大臣無故自芻其中必有重大急迫情節著都察院副都御史一員侍郎一員科道二員作速前往確查詳明具奏

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帝遣學士折庫訥往訊直隸山東河南總督張懸錫自到緣由懸錫自陳迎接失儀爲學士麻勒吉所詰責一時惶悚無地遂引佩刀自決具疏奏謝得旨張懸錫係朕特簡畀以總督三省重任即有錯誤屈抑情節皆當陳奏聽候鑒裁何至遽爾刎頸殊失大臣之體本當罷黜但念其素行清謹姑著降三級調用

戊戌義王孫可望至京覲見

五月鄭成功陷海澄

六月甲午禁京城一帶不許掘地開窖燒輒以固龍脉

命信郡王多尼爲安遠大將軍統率三路禁旅發荊州大會三路將帥於貴州詔留承疇洛託在貴陽理饜而信郡王率諸軍分三路入滇初文秀敗可望後收其潰卒得精兵三萬屯守貴陽定國救之召還雲南並召還諸將之在邊者清兵遂長驅入貴陽十月三路兵俱集戒期入滇定國以西路已有白文選而北盤江爲滇黔之界南盤江爲滇粵之界乃使馮雙禮扼貴陽之雞公背拒中路使張光璧扼南盤江之黃草壩拒東路而自守北盤江之鐵索橋居中策應十二月三桂以七星關峭岸阻江天險乃由苗疆繞渡出天生橋之背文選驚潰走烏撒馬寶守可渡河亦奔川師遂抵露益廣西軍得泗洲土司鄉導由間道入安隆定國聞之以兵三萬倍道趨戰於炎遮河粵師初戰不利詰朝大戰風北來砲火及茅葦野燎燄天乘勢迫敵營兵火烈烈定國棄營走保北盤江粵師遂由普安州入而信郡王中路兵亦潰馮雙

禮於雞公背迨至北盤江李定國遂焚鐵索橋與白文選奉永曆奔永昌
七月張懸錫自縊於聖安寺

九月政內三院爲殿閣

壬寅遷東京祖陵於興京

邱文莊大學衍義補云按朱熹語錄冀都正是天地間好風水山脉從雲
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
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山來至中爲
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簪於左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諸山
爲第三重案觀是言也則知古今建都之地宜莫過於冀州矣虞夏之時
天下分爲九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而河東河北皆在其域中四
分之一舜分冀爲幽并營幽與并營皆冀境也就朱子所謂風水之說觀
之風水之說起於郭璞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西面距
河處是爲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爲幽州太行

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於醫無閭重岡疊阜鸞鳳
時而蛟龍走所以擁護而圍繞之者不知幾千萬重也形勢全風氣密堪
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茲地實有之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
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
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况居直北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
案以地勢度之則秦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北爲極則地
之勢亦當以北爲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
艮爲山水爲地之津液而委於海天下萬山皆成於北天下萬水皆宗於
東於此乎建都是爲萬物所以成始成終之地自古所未有也茲蓋天造
地設藏之以有待昔太宗建藩以茲旣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洛故事
而又於此建都焉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爲宋宋都汴梁前乎宋
而爲唐唐都於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洛然皆非冀州境也
雖曰宅中圖治道里適均而天下郡國乃有背之而不面焉者惟本朝得

國之正同乎堯舜拓地之廣過於漢唐書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今古同符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天以北辰爲天之樞居微垣之中而受衆星之環拱天之道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嚮則在南焉今日京師居乎良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震坎之間出乎震而勞乎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極之尊嚮乎離明之光而使萬方億兆莫不面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於照臨中自古建都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斯地也且其地瀕大海在秦始皇時起黃腫琅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固已通矣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則唐時又通東吳之粟於此焉元盛時漕東南粟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貨亦隨以至是以天生巨海以爲國家運道不假通渠轉漕自然而得食貨更豐於他方也噫兵食俱足文武並用向明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背幽

以建武而禦乎異域則有以張震疊之威信建都莫此爲善也

按古今建都以燕爲最邱文莊所論詳矣今人以風水爲迷信殊未顧名思義也夫天地之氣陰陽而已其流行於兩間者曰風曰水風有氣而無形稟乎陽者也水有形而兼有氣稟乎陰者也然風稟乎陽而陽中有陰水稟乎陰而陰中有陽二者皆行氣之物氣之陽者從風而行氣之陰者從水而行人在氣交之中人之不見氣猶魚之不見水所可見者風水而已故欲知天地之氣必求之於風水風爲陽山屬陽陽氣滅則山崩水爲陰川屬陰陰氣絕則源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昔伊維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川竭而周亡孰謂國家興亡無關風水哉况風水之說由來已久詩稱相陰陽書言卜瀝淵禮載土宜以相民宅土圭以求地中東漢之末其說尤盛行於世惜乎其說玄奧以是術鳴者問世或不一遇而市井鄙夫挾一知半解以求售者多謬誤取戾爲斯道之罪人而世人乃以風水爲詬厲有操青烏家言卽詆之爲迷信其禍福有徵者亦以

爲適然而倖中世鮮真知焉從辨惑惟清世祖不囿於俗毅然詔禁京城
北面一帶不許掘土開窆燒輓以固龍脉世祖豈迷信者亦深有會文莊
之說而確知風水二字之非盡誣也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古人恐其親陷於水泉蟻壤故有改葬之舉然
必不得已而後行之是年九月壬寅遷東京祖陵於興京即斯義也

青烏云凡地有五不祥者可改一冢無故自陷二冢上草木枯死三冢有

淫亂風聲少亡孤寡

砂水有病亦足
致此裁成可也

四男女忤逆顛狂刦害刑傷瘟疫火五

人口漸絕家產敗壞官訟不息

無此五不祥者不遷遷之如見三祥瑞則勿改一見生龜蛇及生氣物二
見紫藤交結纏棺三有水珠泡色如乳而溫煖或有氣如霧及穴中乾燥
無水蟻者並吉

改葬之儀邱文莊所補家禮最爲詳明附錄於後

將改葬先擇地之可葬者既得地治棺

如所葬之棺尙好即不必易棺度
其中無水蟻並不必開棺重斂然

棺歛之具 制服子為父母妻為夫承重孫為祖父母 須豫備 高曾祖父母 緇麻餘皆素服布巾 具歛牀布絞衾衣如

欲治葬具大槩竹格功 擇日開塋祀土神遂穿壙作灰隔皆如初葬之儀

祀土神祝文曰今為某親宅兆不利將 前期一日告於廟主人以下序立

啟殯出所遷之主參神三叩主人盥洗詣神位前跪上香奠酒告曰孝子

某今以某考體魄託非其地恐有意外之虞驚動先靈不勝憂懼將以是

月某日改葬於某所謹告俯伏興復位辭神位三叩納主執事者先期於

舊墓所張素幕開戶向南 為男女位次男東女西 厥明內外諸親皆易服

就次婦女障以帷幕 哭盡哀祀土神如前儀祝曰茲有某親某官卜宅茲

所餘 序立墓前舉哀哀止再拜主人詣墓案前跪焚香奠酒告曰某官府

君葬於茲地歲月滋久體魄不安今將改葬伏惟先靈不震不驚舉哀俯

伏興復位再拜哀止開墓訖內外各就哭如初役者舉棺出置於幕中席

上男女哭從祝拭棺覆以衾設奠柩前陳疏果酒食如常儀主人以下再

拜主人詣香案前跪上香奠酒復位再拜役者昇新棺於幕內以綿衾置

棺中乘其畜於四外設歛牀於新棺之西執事者開棺舉尸於牀遂歛如

大歛儀如體骨已槩須備綿袍襖一領將體骨歛訖收親屬舉尸入棺收衾

釘蓋畢哀遷柩就舉乃設奠如常儀告曰靈輻既載往卽新宅敢告再拜

發引男女哭從男步從女與從道遠者功布前導如初葬發引儀不設反

哭無方執事者先設靈幄於墓道西柩至脫載置席上北首主人以下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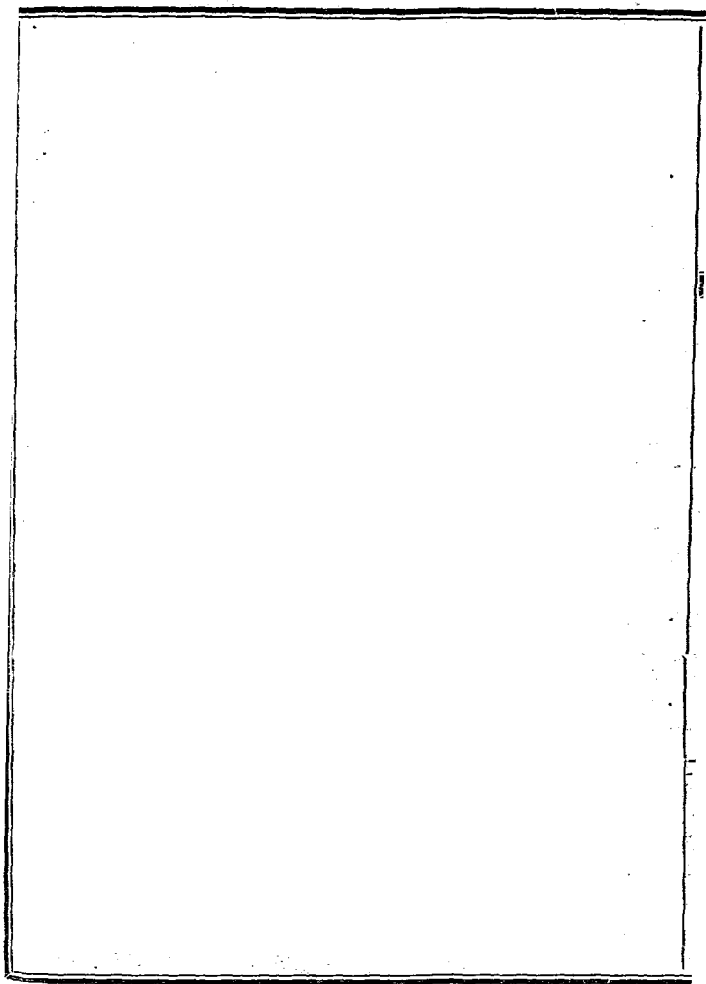
向哭主人輟哭下棺掩灰隔乃窆設奠如常儀祀土神於墓左祝曰今為

宅同既葬就墓所靈座前行虞祭如初虞禮祭文曰府君新改幽宅禮畢

終虞夙夜靡安啼號罔極謹以清酌庶羞祇薦虞事尚饗祭畢徹靈座主

人以下出就別所釋總服易素服而還告於廟曰孝子某今以某親某官

體魄託非其地已於今月某日改葬於某所事畢敢告餘儀同前



己亥順治十六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五十六策

咸之小過三十六策

陽九大餘五百八十六算小餘一百三十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零八算小餘一百五十四算

九遊節法一百八十二算

太歲亥次

太陰亥次

宮氣亥次

大遊離宮十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三十六算

太乙巽宮理人

歲計驚門六算

定目關

正月清軍三路入滇明桂王已西走永昌洪承疇亦自貴陽來赴信郡王復令諸軍進追敗白文選於大理之玉龍關定國令靳統式以兵四千扈桂王走騰越而自伏精兵六千於永昌之磨盤山山在潞江二十里亦名高黎貢山西南第一穹嶺也鳥道窅菁曲通一騎定國以清兵屢勝窮追必不設備置柵數座其間竄名望初伏高文貴二伏王璽三伏俟追兵至三伏山頂號炮起首尾橫突截攻必無一騎返追兵渡瀾滄江路江逐北數百里無一夫守拒謂定國竄遠隊伍散亂上山已萬有二千而降官盧桂生來泄其計則前驅已入二伏諸將急傳令舍騎而步以礮發其伏敵死林菁中者三之一起而鬪死者亦三之一定國坐山巔聞信礮失序驚駭忽飛礮落其前擊土滿面乃奔竄名望王璽皆戰死李定國遂自騰越奉永歷過南甸至孟村從三宣六慰路通緬甸

三月甲寅命平西王駐鎮雲南平南王駐鎮廣東靖南王駐鎮四川

七月十二鄭成功率戰艦數千兵十餘萬登陸圍攻江寧城被甲能戰者三萬餘俱以火兵有一甲兵卽有五火卒從之江南大震尋江南總督郎廷佐蘇松水師總兵官梁化鳳擊敗之

十月庚戌經畧洪承疇以目疾乞休得旨卿久任巖疆勞績茂著今滇黔初闢正資彈壓料理覽奏目昏衰老深軫朕懷特准解任回京調理

十一月帝獵於近畿至昌平州過明崇禎帝陵悽然泣下酌酒於陵前遣學士麻勒吉奠明太監王承恩墓並詔修葺前明諸陵殿宇

戊寅皇第六子奇授生

甲申追謚明崇禎帝曰莊烈愍皇帝

十二月帝還京師

乙巳定世職承襲例除嫡子孫承襲外有絕嗣者許親兄弟及親兄弟子孫承襲三世三世之後停止承襲其後養疏遠宗族之子不准承襲

命廣西提督綠國安帶領所部兵士還京

按順治十四年丁酉十五年戊戌十六年己亥太乙巽宮定參目關夫一
林二虎一泉二蛟彼此畏忌勢必爭競算長者勝短者負旺相者勝休囚
者負此關之義也孫可望之敗於三盆河得數短也李定國之敗於北盤
江乘囚氣也再敗於磨盤山乘休氣也鄭成功之敗於江甯城得數短而
兼休囚之氣也猛虎相踞大神臨休白龍得雲大神臨坤此清兵戰勝之
算也

庚子順治十七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五十七策

咸之遯一策

陽九大餘五百八十七算小餘一百三十一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零七算小餘一百五十五算

九遊節法一百八十三算

太歲子次

太陰亥次

宮氣申次

大遊離宮十一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三十七算

太乙乾宮理天

歲計驚門七算

正月庚辰以文廟告成祭先師孔子

三月癸亥定平西靖南二藩兵制

甲戌諭兵部以後固山額真漢字稱爲都統梅勒章京漢字稱爲副都統甲喇章京漢字稱爲參領牛錄章京漢字稱爲佐領昂邦章京漢字稱爲總管
四月丙午皇第七子隆禧生

平西王吳三桂奏滇南負固有年一朝戡定獨永歷在緬是滇土雖收滇局未結邊患一日不息兵馬一日不寧臣叨列維藩何忍以此貽憂君父因再三籌畫竊以爲有二患二難永歷在緬李定國白文選等分往三宣六慰孟艮一帶藉永歷以鼓惑衆心窺我邊防此其患在門戶號召諸蠻偏地烽起此其患在肘腋投誠生心此其患在腠理今滇中兵馬雲集糧草取之民間勿論各省餉運愆期即到滇召買民室方如懸磬市中米價日增公私交困措糧之難如此召買糧草民間必須搬運交納年年召買歲歲輸將民力盡於官糧耕作荒於南畝人無生趣勢必逃亡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培養之難

又如此臣用是徹底籌畫惟有及時進兵早收全局誠使外孽一淨則邊境無伺隙之慮土司無竄惑之端降人無觀望之志地方稍得甦息民力略可寬紓一舉而數利存焉救時之方計在於此矣得旨報可

五月俄羅斯國罕汗遣使貢方物表內自稱大汗故不令陛見諭其使而遣之

安遠靖寇大將軍多羅信郡王多尼班師遣內大臣迎勞之

六月禮部奏元旱日久請修舉順天名山大川並令士民捐銀賑濟能全活百人以上者各照出身量與錄用從之

壬子內大臣伯索尼上言十一事一小民冤抑宜伸凡叩闕所以通閭閻之隱倘因一人誣愬概行禁止恐有真正冤抑無由上達今後凡陳訴者先令該衙門察實則准與申理虛則依例定罪一情罪質審宜詳倘犯罪一經發覺奉有嚴旨承問官不察其情輒加重罪施以重刑如此而謂情罪平允可乎必須量其情由更加詳慎則全活必多亦足以廣好生之德矣一行間罪

案宜正輕重不均殊乖勸懲之道請敕令更正則允昭法律之平矣一世職官員應襲與否理宜分別如不論功績大小惟先襲職者有子嗣則令襲職先襲職者無子嗣而令別子承襲者及三世而止此後概不准襲如此安見立功之人僅欲以一子襲世職乎我皇上賞功大典原期施及苗裔非可與無功妄受者同日而語今世職冗雜皆譚秦之徇情濫給也嗣後請加更正使人知戮力行間酬功之典與尋常殊異無功者自不得濫膺爵賞矣一外藩法令宜寬外藩蒙古皆令遵內定法例不許再醮同族之人爲婚太宗皇帝初定例時因彼不能遵行定例恐男女之間反滋悖亂請仍照舊例以示寬容一豪強霸占宜清近聞南城地方勢豪及滿洲大臣惟知射利罔恤民艱霸占行市恣行壟斷奸詭之徒從中指引百計掊克以攘貨財被害者吞聲旁觀者結舌輦輦重地可令商民如此失業乎伏乞敕諭嚴察令各還原業庶民得甦息一四方血脉宜通商賈往來貿易絡繹不絕然後知京師之大今各省商民擔負捆載至京者滿洲大臣家人出城迎截短價強買者甚

多如此則商人畏縮而不敢前甚非盛世所宜有乞嚴察永禁一私決泉水
宜杜京北玉泉山之水止備上用其禁甚嚴今諸王貝勒以及各官輒皆私
引灌田遂致泉流盡竭殊干法紀今後宜嚴諭禁止一採木陋弊宜禁邊外
之木皆爲商人雇民採伐水運解部除照額抽稅外其餘悉令發賣實欲利
及商人今諸大臣將採木地方私行霸占以致商不聊生請嚴行禁止一諸
大臣興造宜戒現在各衙門諸臣不力殫公事惟修飾第宅高大門閭興作
不止國計民生悉置不恤使主上一人焦勞清夜思維可自安乎宜概行嚴
禁以懲惡俗一無告窮民宜矜五城審事各官遇滿洲家人與窮民構訟止
罪窮民不思執法曲意徇情請嚴諭申飭務令秉公據理不得徇情納賄恣
意妄行庶豪強歛迹良善得安得旨勢豪滿洲大臣霸占行市恣行壟斷占
據店房迎截各省來京商人虧價勒買強霸木場及繕造高大宅第誠屬實
事似此害民糜費殊爲可惡著嚴察議奏餘著確議具奏

七月丁丑命靖南王耿繼茂移駐福建

壬午命都統羅託爲安南將軍率師征鄭成功

八月辛丑遣內大臣公愛星阿爲定西將軍征李定國

壬寅皇貴妃董鄂氏薨輟朝五日追諡孝獻皇后

九月癸丑朔安南王黎維祺奉表投誠貢方物

十月命立故明殉難太監王承恩碑文曰朕嘗考諸史冊見夫忠臣烈士身殉國難名炳千載未嘗不掩卷三歎也雖忠義之性命之於天人人可以自盡然當變亂之際利害動於中禍患忱於外依違瞻顧多不能引決求夫風雨不渝其常霜雪不易其操者蓋難之矣若夫掖庭之中貂珥之列或恪恭著美或勤慎流徽若漢之呂強唐之張承業亦可謂賢矣至於國家多難矢志不移忠誠貫於金石氣節昭於日星尤足以激末流而挽頽俗如明司禮監太監王承恩有可紀焉當明季寇訶海內鼎沸莊烈愍皇帝勵精圖治宵旰焦勞原非失德之主良由有君無臣孤立於上將帥擁兵而不戰文吏嚙沓而營私至羣盜縱橫不能奏績逮逆渠犯闕國勢莫支帝遂捐生以殉社

纓而一時戴維垂纓之士在平時則背公樹黨遇急難則苟且偷生言之可爲太息惟有范景文等十九人無愧臣節業予諡致祭以旌其忠然多士盈庭能赴義捐軀者蓋不多見獨承恩目擊艱危從容就義從死愍帝之旁其嶽嶽之風節卽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旣乃託體山河瘞骸林麓永近園陵常依隧道可謂式慰幽靈用綏貞魄者矣朕自踐祚以來斟酌前代之典章每於有明用深嘉歎其列代山陵近在畿輔向令永禁樵採守護維嚴於順治十六年因冬狩駐蹕昌平觀勝國之松楸感廢邱之霜露周覽諸陵惻然久之爰至思陵念愍皇帝精勤遘亂亡國非辜躬奠椒漿尤增憫泣顧見陵側有土一抔卽承恩墓也特命從臣酌酒焉邇者時當省欽展輪肅駕載履明代諸陵拜陳醑醴復徘徊於思陵之旁撫荒墟而灑涕瀝旨酒而痛心念茲從死之臣彌興節義之感爰手一卮命大臣拜奠其墓以勸忠也諡法危身奉上險不辭難曰忠故忠君愛國庸人每末之逮貞烈之士毅然行之使百世之下聞而興起者慕義無窮也矧承恩趨侍宮掖出入禁闈其責任

不繫乎封疆名位不同乎公輔而獨能視死如歸豈非較然不欺其志者哉
以視世之讀書明大義負重名者變故當前依阿洪濶幸免旦夕其爲人賢
不肖又何如也用是勸之貞珉使盡忠者以爲勸不忠者以爲戒且以告夫
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

十一月孫可望死

十二月皇第八子永幹生

辛丑順治十八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五十八策

咸之遯二策

陽九大餘五百八十八算小餘一百三十二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零八算小餘一百五十六算

九遊節法一百八十四算

太歲丑次

太陰亥次

宮氣巳次

大遊離宮十二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二十八算

太乙乾宮理地

歲計驚門八算

太乙遇五福飛符

文昌對

正月壬子帝不豫

丁巳夜子時帝崩於養心殿遺詔頒示天下並諭以佟氏所生皇三子爲太子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即皇帝位特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爲輔臣

詔曰朕以涼德承嗣丕基十八年於茲矣自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謨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漸習漢俗於淳樸舊制日有更張以致國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朕自弱齡即遇皇考太皇帝上賓教訓撫養惟聖母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極高厚莫酬惟朝夕趨承冀盡孝養今不幸子道不終誠惘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賓天時朕止六歲不能服衰經行三年喪終天抱憾惟侍奉皇太后順志承顏且冀萬年之後庶盡子職少抒前憾今永違膝下反上厪聖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宗

室諸王貝勒等皆係太祖太宗子孫爲國藩翰理宜優遇以示展親朕於諸王貝勒等晉接既疏恩惠復鮮以致情誼睽隔友愛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滿洲諸臣或歷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如何倚託盡厥猷爲朕不能信用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國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爲戒而委任漢官卽部院印信間亦令漢官掌管以致滿臣無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朕夙性好高不能虛己延納於用人之際務求其德與己相侔未能隨才器使以致每歎乏人若舍短錄長則人有微技亦獲見用豈遂至於舉世無才是朕之罪一也設官分職惟德是用進退黜陟不可忽視朕於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不卽罷斥仍復優容姑息如劉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於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誠可謂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國用浩繁兵餉不足而金花錢糧盡給宮中之費未嘗節省發施及度支告匱每令會議諸王大臣未能別有奇策止議裁減俸祿以贍軍餉厚己薄人益上損下是朕之罪一也經營殿宇造作器具務極精工求爲前代後人之所不及

無益之地糜費甚多乃不自省察罔體民艱是朕之罪一也祖宗勅業未嘗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國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爲戒設立內十三衙門委用任使與明無異以致營私作弊更踰往時是朕之罪一也朕性耽閒靜常圖安逸燕處深宮御朝絕少以致與廷臣接見稀疏上下情誼否塞是朕之罪一也人之行事孰能無過在朕日理萬幾豈能一無違錯惟肯聽言納諫則有過必知朕每自恃聰明不能聽言納諫古云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於斯言大相違背以致臣工緘默不肯進言是朕之罪一也朕既知有過每自刻責生悔乃徒尙虛文未能省改以致過端日積愆戾愈多是朕之罪一也太祖太宗勅垂基業所關至重元良儲嗣不可久虛朕三子佟氏所生八歲岐嶷穎慧克承宗祧立爲皇太子卽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卽皇帝位特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爲輔臣伊等皆勤奮重臣朕以腹心寄託其勉矢忠盡保翊冲主佐理政務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己未聖祖卽皇帝位於太和殿以明年爲康熙元年

二月乙未諭罷十三衙門仍以其事隸內務府

三月癸酉上大行皇帝尊諡曰體天隆運英睿欽天大德宏功至仁純孝章皇帝號世祖十月殺鄭芝龍並其子世恩世蔭等滅其族

十一月初八日吳三桂愛星阿等會師木邦李定國先奔景線白文選遁据錫波憑江爲險清軍自木邦晝夜行三百里臨江造筏將渡白文選復奔茶山吳三桂愛星阿遣總兵官馬甯等率偏師追之自領大軍直趨緬城先遣人傳諭緬酋令執明永歷朱由榔否則兵臨城下後悔無及十二月初二日大軍至緬城緬酋震懼遂執永歷獻軍前馬甯等追及白文選於猛養白文選降滇南平李定國在景線病死初吳三桂抵緬甸永歷遣與書三桂不報桂王遣三桂書曰將軍新朝之勳臣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列皇帝之於將軍可謂甚厚詎意國遭不造闖賊肆惡突入我京城殄滅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殺僂我人民將軍志興楚國飲泣秦庭縞素誓師提兵問罪

當日之本衷原未泯也奈何憑藉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復仇之虛名陰作新朝之佐命逆賊授首之後南方一帶土宇非復先朝有也南方諸臣不忍社稷之顛覆迎立南陽何圖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宏光殄祀隆武就誅僕於此時幾不欲生猶暇爲宗社計乎諸臣強之再三謬承先緒自是一戰楚地失再戰東粵亡流離驚竄不可勝數幸李定國迎僕於貴州接僕於南安自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功督師入滇覆我巢穴僕由是渡沙漠聊借緬人以固吾圉山遙水遠言笑誰歡祇益悲矣乃將軍不避艱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衆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能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邀功乎第思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留片地以爲將軍建功之所將軍既毀我室又取我子讀鷓鴣之章能不慘然心惻呼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即不爲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於將軍僕又何仇何怨

於將軍也將軍自以爲智而適成其愚自以爲厚而反覺其薄奕曠而後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爲何如人也僕今者兵衰力弱髡髡子立區區之命懸於將軍之手矣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身碎骨血濺草萊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爲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與太平草木同沾雨露於聖朝僕縱有億萬之衆亦付之將軍惟將軍是命將軍臣事八清亦可謂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負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

按順治十七年庚子太乙乾宮理天十八年辛丑太乙乾宮理地五福飛符同臨太乙世祖賓天聖祖即位一吉一凶之驗也計神掩太歲緬曾執永曆獻軍前明亡應元年臨津問道大神臨亥之數也

總按明清鼎革之際曆數在咸之九五咸變小過五爻爲中道平安之限動則變應六五失位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之象李自成起陝西而天下亂明師屢出勞而無功清以弓矢入關一戰而自成奔北燕京底定此自成之應密雲不雨明之應自我西郊清之應公弋取彼在

穴也夫明之失國在於變應小過過也二陽失中四陰太盛居上暴下居下背上有相背之象無相見之誠故明莊烈求治太急馭下寡恩不用黃道周劉宗周諸賢而信任閹宦疆臣掣肘以至文臣嚙舌營私將帥擁兵不戰卒於顛覆灰滅而後已雖曰諸臣之誤而亦氣運使然也清之得國在於正應咸者感也陰陽當位柔上而剛下變兌爲震互震爲足手足相交有成其脢之象故清之開國孤兒寡婦諸王輔政而多爾袞范文程運籌於內豪格多鐸決勝於外不數年而大局底定卒成一統大業雖曰諸王之力然亦天相之也易曰取女吉清本女真金其先德也兌爲少女而清應兌之陰金此清世祖所以冲齡踐阼而入主中夏也

壬寅康熙元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五十九策

咸之遯三策

陽九大餘五百八十九算小餘一百三十三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零九算小餘一百五十七算

九遊節法一百八十五算

太歲寅次

太陰戌次

宮氣寅次

大遊離宮十三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二十九算

太乙乾宮理人

歲計驚門九算

太乙遇臣基五福

正月詔錄用功臣子

三月甲戌朔尊世祖章皇帝陵曰孝陵

乙酉以滇南平告祭世祖並郊廟社稷福陵昭陵帝御太和殿受賀大赦天下

五月初八日鄭成功因其子鄭錦爲各鎮所擁立統兵抗拒成功憤死初成功自江南敗歸後出沒羣島謀得荷蘭所有之臺灣以赤崁城爲承天府置天興萬年二縣及成功卒其長子經由廈門入臺嗣立

六月庚申諭吏部都察院內外大小官員歷俸三年考滿視其稱職與否即可分別去留以示勸懲此外又有京察大計之例實屬故套且考察之時多有營求徇庇被處之官縱有屈抑不准申辯無罪被誣者甚多今思激肅官方止在實行勸懲不在踵襲繁文多立名色以後官員貪酷昭著及不能稱職者在外督撫不時參劾在內各衙門堂官及科道糾察其京察大計應行

停止內外大小官員俱著三年考滿考滿之時在外責成該督撫在內責成各衙門堂官矢公矢慎開註事蹟考語移送部院嚴加考察分別去留以昭勸懲如開送不公併原衙門考察之官糾參治罪爾部院詳議定例以聞

七月乙酉吏部都察院遵旨議覆三年考滿滿漢三品衙門堂官以上及在外督撫俱各自陳其餘官員應立五等考語一等稱職者加一級二等稱職者紀錄一次後緣事降級准其抵銷辦事平常者仍留任辦事不及者降一級調用不稱職者革職以後升轉照考語次叙一等者先用又在京四品僉都御史卿員國子監祭酒六科滿漢都給事中中書科行人司翰林院掌印官並在外兼僉都御史銜之巡撫任滿二年咨送部院考覈註考語此外各官在京者各部院堂官註考語在外者各督撫註考語仍咨送部院覆覈如註考語官員徇情不公及明知屬員俸滿不考或地方盜案錢糧未清冒稱考滿及各官歷俸已滿規避不考者在內部院在外督撫及本官一併治罪從之

按康熙元年壬寅太乙乾宮理人康熙紀元太乙五福邦治之隆超越漢唐二代而後貞下起元惟清聖祖足以當之非過譽也井者天之南門其主川瀆始擊臨之變在海隅明祀既斬應始擊者其鄭成功乎鄭錦爲各鎮所擁立定目挾始擊故鄭成功憤死也

癸卯康熙二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六十策

咸之遯四策

陽九大餘五百九十算小餘一百三十四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一十算小餘一百五十八算

九遊節法一百八十六算

太歲卯次

太陰戌次

宮氣亥次

大遊離宮十四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四十算

太乙離宮理天

歲計驚門十算

太陰蝕

二月兵部議准平西王吳三桂奏請雲貴二省總督巡撫敕書撰入聽王節制四字從之

慈和皇太后崩先是慈和皇太后遼豫帝朝夕虔侍親嘗湯藥目不交睫衣不解帶及大漸帝憂悴弗勝寢膳俱忘太皇太后以慈和皇太后疾軫念日切帝數詣慈甯宮請安強斂威容退輒涕泗交流至是慈馭上賓帝擗踊哀號水漿不御哭無停聲

京師天鼓鳴星隕拾視熱如熾炭

四月進封吳三桂爲親王

遼東黑風一股從殺布台陡起由南向東吹倒民舍四百三十餘間壓死男婦五百餘口

六月乙卯兵部議覆吳三桂奏李定國之子李嗣興從邊外投誠繳偽冊寶印札帶領官弁兵丁家口一千二百餘名象馬無算應照例議叙得旨李嗣

興著授都統品級以下各官從優再議

十月己未定西將軍內大臣公愛星阿平定雲南凱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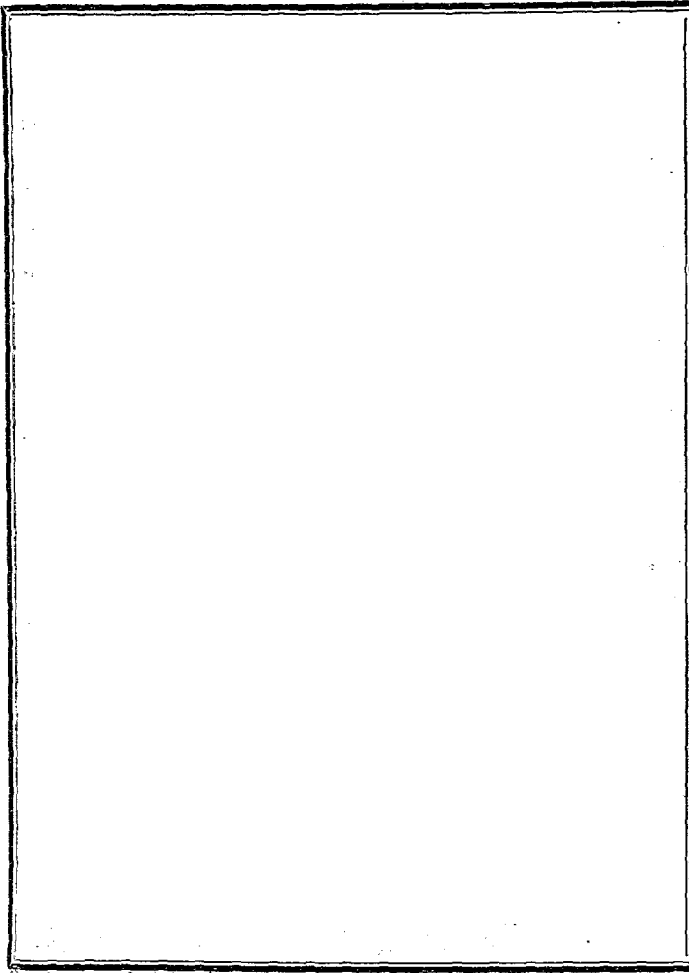
大兵攻克廈門提督施琅會荷蘭國夾板船乘勝取浯嶼金門二島鄭錦勢窮宵遁

諭吏兵二部貴州接壤雲南皆係巖疆要地且苗疆雜居與雲南無二其一切文武官員兵民各項事務俱著照雲南例令平西親王管理

巽爲風風占災異最驗其名至繁今試言之發屋折木揚沙走石謂之怒風一日之內四轉五復謂之亂風無雲晴爽忽起大風謂之暴風鳴條擺樹蕭蕭有聲謂之飄風迴旋羊角磨地而起謂之回風清涼溫和塵埃不起謂之和風風而雨土暗冥昏濁謂之霾曠溫涼適時埃塵不起謂之祥風天色晦暝風聲寒慘謂之灾風風勢紛雜深藏莫測謂之魅惑風風勢暴氣南北不定謂之上下不甯風風勢暝暗黃霧四塞謂之政化未明風風勢撼撼高下蓬勃謂之大兵將至風風勢凜烈人懷戰慄謂之刑罰慘

刻風風聲慘切令人悲愁謂之大喪風風聲歛歛如火奔馳謂之旱火風連風冥晦四日五日人皆悲傷謂之大水殺人風此風名之大畧也或吉或凶各有專占若夫治道要務知人邪正則在於六情十二律翼奉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二陽并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此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有裨於治道者也若夫音律推占則子爲陽宮土主帝王丑爲陽徵火主旱主火災主宮寺主口舌寅爲陽徵火主旱主火主烽燧卯爲陽羽水主雨霖主水主霧辰爲陽商金主大將軍主吏士巳爲陽角水主疾病主憂患午爲陰宮土主后妃未爲陰徵火主庶人主土工主蜚虫主詔誥主

書檄主旱申爲陰徵火主郵驛尉候主旱灾酉爲陰羽水主霜雪主雷電
主沉陰主雹成爲陰商金主小將主兵刃亥爲陰角水主死喪主哭泣此
以五音配十二辰在平時占風而知禍福者也若夫兩軍相當欲分主客
預知勝負則以日辰所得納音爲客以時下十二辰與風所來方爲主若
日辰納音能克時辰及方爲客勝時下支神及風來方能克納音則客敗
若暴風陡起昏塵蔽天主急兵卒至宜防冲襲若旋風入營吹倒兵器急
防冲襲縱火攻營若雲霧隨風旋擾入營宜備精兵隨入擊之若風暴入
營吹倒主席主兵士謀叛宜重賞改過若暴風急起損物驚心主賊兵劫
寨暗行冲襲此臨陣觀風有關於軍事之風占者也凡候風必於高阜暢
達之地立五丈竿以鷄羽八兩爲葆屬竿上候風吹羽葆平直則占此古
法也今之觀測所測驗氣候極爲精細若參以風占則事半功倍矣是年
四月黑風由南向東吹倒民舍爲陰宮動羽是慈和皇太后上賓之應也
孰謂八風無關於占驗哉



甲辰康熙二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六十一策

咸之遯五策

陽九大餘五百九十一算小餘一百三十五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十一算小餘一百五十九算

九遊節法一百八十七算

太歲辰次

太陰戌次

宮氣申次

大遊離宮十五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四十一算

太乙離宮理地

歲計驚門十一算

始擊臨大義

五月鄭錦兵敗於銅山率數十艘乘風遁走臺灣

七月丁未以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爲靖海將軍征剿臺灣

八月浙閩總督趙廷臣計擒張煌言煌言字元箸號蒼水鄞縣舉人明魯王以海授爲兵部尙書大兵下江南浙東拒命煌言迎魯王於天台航海至翁洲尋扈魯王再入閩與明游擊定西侯張名振合軍入長江所謂二張始終爲魯是也魯王殂煌言散軍居懸山范澳結茅其間蓄雙猿伺動靜敵舟在十里外猿鳴樹杪得準備至是浙閩總督趙廷臣令投誠林生等仍扮差回原船使之不疑又密令驍勇將備徐元等駕所獲賊艘尾隨乘夜進一小港從山後覓路突入帳房遂擒煌言先是廷臣繫煌言家屬入告帝命無庸籍沒即令其父以書諭煌言煌言復書曰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勿爲徐庶兒他日不憚作趙蒼以自贖其父亦潛寄書曰勿以吾爲慮也將就義作詩曰贏得孤臣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遺民萬斯大請葬煌言南屏山在岳忠武

于忠肅二墓間

十月彗星見於井宿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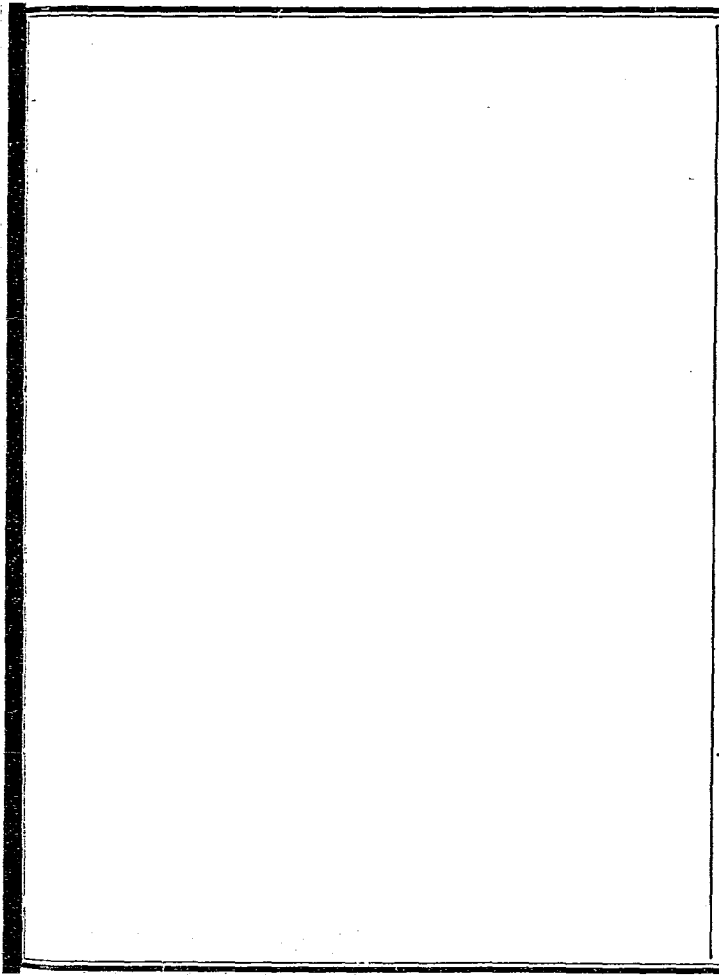
甲戌金星生白氣長三丈餘

按康熙二年癸卯太乙離宮理天三年甲辰太乙離宮理地四神大籙四神者水神也凶神也杜於始擊挾於合神主參鄭錦戰送不利率數十艘遁走台灣杜挾之災也

彗星者有形無質似星而實非星者也其名有四一曰孛星二曰拂星三曰掃星四曰彗星候彗之法當以五寅日視瓮水中見四方氣在日旁則彗將出矣見赤氣則熒惑之精將欲爲彗見青氣則歲星之精將欲爲彗見白氣則太白之精將欲爲彗見黑氣則辰星之精將欲爲彗見黃氣則填星之精將欲爲彗先見其氣後見其彗此彗之生於天者也若天地火上昇不遇陰氣不成雷電凌空直突冲入大際火自歸火結聚不散附於

昴宇隨天轉運光芒閃閃卽名曰彗此彗之成於地者也或謂彗星大於地球有遊行軌道出沒時期與行星無異若與地球相撞則地球毀滅此西人理想之談也夫星居天內人所共知凡天內之星每歲出見必有定期而彗則或數年一見一年數見或數十年而不一見考康熙二年一見四年一見十九年兩見二十一年一見五年至十八年均不見豈彗星能藏形隱迹而遁居天外耶良由彗之本體積氣而成聚則有散則無無一定之實質耳既無實質何能與地球相撞哉况地懸天內爲宗動天周圍大氣所舉而生距力不論何星均不能與之抵抗此斷然之理也惟彗既屬積氣則氣相感召而禍福之占驗生焉此天人之際也故孔子修春秋彗星三見大書特書豈天自天人自人空虛寥廓與人無涉耶帝通紀曰彗星者天地之旗也淮南鴻烈曰彗星者天之忌也黃帝占曰彗星出見二丈至三丈形如竹木枝幹名曰掃星三丈已上至十丈名曰彗星彗掃同形長短相差殃灾如一見則掃除凶穢必有滅國臣弑其君大兵起國

易政無道之君當之期中五年遠九年又曰彗孛所干歷百日以上
期三年百五十日以上期五年二百日以上期七年海中占曰彗長五尺
以至一丈期三月若十月一丈以至三丈期三年三丈以至五丈期五年
五丈以至十丈期七年十丈以上期九年洪範傳曰彗星者天之所以去
無道而建德者也荊州占曰彗星出必有反者此星彗應驗期候之約
畧也至於所犯二十八宿均各有所主斷非人力之機智權術所能幸免
幸勿以古人迷信而譏之可也是年彗星見於井宿又見於牛宿此三藩
叛逆之兆也



乙巳康熙四年

曆數統運成卦一百六十二策

咸之遯六策

陽九大餘五百九十二算小餘一百三十六算

百六大餘二千三百十二算小餘一百六十算

九遊節法一百八十八算

太歲已次

太陰酉次

宮氣已次

大遊離宮十六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四十二算

太乙離宮理人

歲計驚門十二算

天乙犯文昌

二月己巳彗星見女宿度

丙戌以彗星見詔臣工言闕失

三月戊子午刻京師地震有聲

辛卯以星變地震肆赦免順治十八年以前逋賦

金星晝見

壬寅先是江南徽州府新安衛官生楊光先叩闕進所著摘謬論一篇摘湯若望新法十謬又選擇議一篇摘湯若望選擇榮親王安葬日期誤用洪範五行下議政王等會同確議至是議政王等逐條鞫問所摘十謬楊光先湯若望各言己是曆法深微難以分別但歷代舊法每日十二時分一百刻新法改爲九十六刻又康熙三年立春日候氣先期起管湯若望謊奏候至其時春氣已應又二十八宿次序分定已久湯若望私將參籍二宿改調前後又私將四餘中刪去紫炁又湯若望進二百年曆夫天佑皇上曆祚無疆而

湯若望止進二百年曆俱大不合其選擇榮親王葬期湯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殺事犯重大擬欽天監監正湯若望刻漏科杜如預五品繫壺正楊宏量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中官正劉有泰等皆凌遲處死已故劉有慶子劉必遠賈良琦子賈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實湯若望義子潘盡孝俱斬立決得旨湯若望係掌印之官於選擇事情不加詳慎輒爾准行本當依擬處死但念專司天文選擇非其所習且效力多年又復衰老著免死杜如預楊宏量本當依擬處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風水皆伊等看定曾經效力亦著免死湯若望等並其干連人等應得何罪著議政王貝勒大臣等再加詳覈分別確議具奏

經畧大學士洪承疇卒承疇著有奏對筆記略曰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純自史學俗學中來者雜又曰虞書深遠不言光被四海而曰四表海有際畔表無際畔也不曰格於天地而曰上下天地有限量上下無限量也禹貢

亦深遠紀山川不紀風俗風俗由於上之教也紀物產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又曰秦無死節之士祇東陵故侯以隱終以秦坑儒也上曰焚書之罪其李斯乎洪曰蕭何但知收圖籍經書皆置不問至項羽一炬乃盡漸滅蕭何焉得無罪洪曰國以練兵爲主兵法不精不可爲大將理學不深不可爲名將上曰大將名將不如福將洪曰郭汾陽名將也然以布衣而知祿山之奸節度而知藩鎮之變非兵法理學兼精不成福將上曰樂何以失傳洪曰其東晉乎上問安天下策從何出洪曰南不封王北不罷親上曰教太子宜何法洪曰賈誼疏中教太子法最善上曰詔諭宜仿何代洪曰漢詔多引咎責躬恤民之意最爲近古上問大臣以何爲法洪曰霍光武侯小心謹慎可爲大臣法上曰司馬公大忠從何處看出洪曰勸仁宗建儲一事可謂大忠上曰魏晉以來歷代之君多毀人陵寢洪曰魏晉子孫無容足地廟祀殄絕循環之理上曰朕性急好動何以制之洪曰靜能制動緩能制急上曰格致從何下手洪曰讀書理事論人物必求其上上曰儒釋何別洪曰聖人

順天理盡人倫釋氏逆天理滅人倫上曰卿看朕有何不可及處洪曰不嗜殺上曰罌粟花究係何物出自何方洪曰前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所謂阿芙蓉也鴉片有四一曰公班皮色黑亦曰烏十出明雅喇一曰白皮出孟買一曰紅皮出曼達喇薩皆英吉利屬國古之天竺今之印度印度烟爲中外推重上曰何不絕之洪曰天生種類不害其國必害他國非人力所能絕也上曰天下何以安危洪曰主聖臣直天下安本小未大勢必危上曰人生相貌何以開創之人短小守成之人富偉中興之人寒瘦末世之人恢麗洪曰非短小則元氣不混非富偉則元氣不舒非寒瘦則元氣不斂非恢麗則元氣不盡上曰朕看管子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何以不說千年樹德洪曰這就是管仲器小處上曰自古內官賢良者萬無一人無事似爲謹慎與聞國政便作奸欺不覆邦家不止朕甚恨之欲致清整之治而開大平之基必自內官無預政事外官無與結交洪曰聖見自是千古不易之論欲不近刑人當以遠色爲本故娠之初六一陰始生而周公戒之上曰畿輔險要關係却在

何處洪曰北有三關南有黃河上曰有人熟了春秋自能做古文此言必有來歷洪曰臣生平卽有此論無論大經大法卽年月稱呼序次體裁不知春秋下筆便錯上曰涵養何處可見洪曰凡當可喜可驚可怒之事若無事然這就是涵養見真處上曰執法時何以最難平心洪曰能想到漢高因喜而復豐沛天下笑之明太祖因怒而加蘇杭之賦東南力竭而心自平矣

四月議政王等遵旨再議湯若望杜如預楊宏量潘盡孝及案內干連人犯等俱責打流徙餘俱照前議得旨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俱著卽處斬湯若望杜如預楊宏量責打流徙俱著免其湯若望義子潘盡孝及杜如預楊宏量干連族人責打流徙俱著免餘依議

己已安徽巡撫張朝珍因星變求言之詔條奏三事一說事過錢與受財人同罪新例未當一大功以上之親容隱叛犯婦女皆擬流徙於律義有悖一流徙人妻子無罪與犯人同解情有未忍此後願留願去聽從其便下部知之

七月癸巳禮部奏欽天監衙門歷法通書十本丹書三本易見通書六本並楊光先易見通書六本內有洪範顛倒五行之書應行查毀從之

九月辛卯冊何舍里氏爲皇后

廣東陽江山西太原湖南常德地震

按康熙四年乙巳太乙離宮理人天乙犯文昌洪承疇卒清世祖旣入關大軍南征自豫王外功未有高於洪承疇者迨入贊樞機開國方略咸資碩畫旂常偉業王溥范質輩不足比數也明之末造人才未爲衰落如孫承宗袁崇煥盧象昇孫傳庭諸公皆才兼將相而思陵好勝於才臣尤猜忌故孫袁諸公類不得其死而國事不可爲矣承疇於思陵未可爲不遇然平流寇守遼疆奔馳勞苦而績終隳松杏師燬身爲囚虜是時未嘗不斬一死報國而太宗卒以術降之其志節視張兵道誠爲有愧然英特之才在思陵時未善其用至世祖寵任之而勳業爛然與佐命諸王駘斬後先服人能得其心用人能盡其才興王之識量爲不可及也

楊光先稱洪範五行爲滅燮經確有所本夫洪範五行卽宗廟五行也青
囊序曰宗廟本是陰陽立得四失六難爲全三才六建雖爲妙得三失五
盡爲偏蓋因一行擾外國遂把五行顛倒編以訛傳訛竟不明所以禍福
爲胡亂蓋紀實也或謂洪範五行以甲寅辰巽戌亥辛申八山屬水坎爲
真水辛申金者水之正源甲寅巽木者水之別源辰戌土者水之隄防巽
木與坎水同宮水滋木而亦能引水思酸而津液生伐木而泉源涸故木
爲水之別源水無土則濫必藉陽土以蓄聚之申爲水之生氣辰爲水之
歸氣水又與火互根無火不能生水寅爲火之生氣戌爲火之歸氣故寅
戌亦屬水以離壬丙乙四山屬火離爲真火乙木者火之所麗以爲明丙
爲太陽之火壬爲水中之火水火互爲其根故亦以火論以震艮巳三山
屬水震爲真木艮土者木之根巳火者木之骸故艮巳均屬木以乾亥兌
丁四山屬金兌爲真金乾屬陽金金喜丁火之鎔亦喜亥水之澤故丁亥
亦屬金以丑癸坤庚未五山屬土坤與丑皆真土水土同源土旺生金故

癸庚皆爲土此後人揣測之說非僧一行之本旨也夫水潤下性溼而作鹹火炎上性燥而作苦木曲直濕極而作酸金從革燥極而作辛土爰稼穡燥溼中而作甘此洪範正五行之性也水最微故居一火漸著故居二本形實故居三金體堅故居四土實大故居五自無而有自微而著此洪範正五行之序也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律四十二呂三十六甲巳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此太玄揭五行之蘊也坤壬乙巨門從頭出艮丙辛位位是破軍巽辰亥盡是武曲位甲癸申貪狼一路行子未卯一三祿存到乾戌巳文曲共廉次寅庚丁以例起輔星午酉丑右弼七八九此玄空大五行之挨星也干維乾艮巽坤壬陽順星辰輪支神坎震離兌癸陰卦逆行取分定陰陽歸兩路順逆推排去知生知死亦知貧留取教兒孫此玄空大五行之陰陽也天機妙訣本不同八卦只有一卦通乾坤艮巽躔何位乙辛丁癸落何宮甲庚壬丙來何地星辰流轉要相逢莫把天罡稱妙訣錯將

八卦作先宗乾坤艮巽出官貴乙辛丁癸田庄位甲庚壬丙最爲榮下後
兒孫出神童未審何山消此水合得天心造化工此玄空大五行之妙用
也今湯若望等竟用八宮掌訣之洪範五行專取貪巨武爲三吉與天地
流行之氣相背而馳宜乎有滅蠻之名矣

選擇以正五行爲體奇門天星爲用此楊公造命訣也以補洩爲用以正
五行爲體此羅公吉凶格也然立法平易雖非專家亦可遵用茲錄造命
歌及吉凶諸格於下

楊筠松造命歌云天機妙訣值千金不用行年與姓音但看山頭併命位
五行生旺好推尋

一要陰陽不溷雜二要坐向逢三合三要明星入向來四要帝星當六甲
四中失一還無妨若是平分便非法

煞在山頭更若何貴人祿馬喜相過三奇諸德能降煞吉制凶神發福多
二位尊星宜值日一氣堆干爲第一拱祿拱貴喜到山飛馬臨方爲愈吉

三元合格最爲上四柱喜見財官旺用支不可有損傷取干最宜逢健旺生旺德合喜相逢須避尅破與刑衝吉星有氣小成大惡曜休囚不作凶山家造命既合局更有金水來相逐太陽照處自光輝周天度數看躔伏六箇太陽三箇緊中間歷數第一親前後照臨扶山脉不可坐下支干缺更得玉兔來照處能使人沾福澤既解天機字字金精微選擇可追尋不然背理庸士術執著浮文枉用心字字如金真可誇會使天機錦上花不得真龍得年月也應富貴旺人家

羅珊洲曰凡選擇日課須看坐山強弱及方之衰旺並方之有無殺氣若坐山弱宜補旺方宜助若坐山強宜洩衰方皆宜消用補尤重坐山用補常用洩乃變法變仍不出常外如用洩日課須用子孫生財緣山強可任財得子孫生之財旺子孫亦旺此調燮之宜最忌用殺至相爭啓衅看二十四山指定坐向某字然後從某字排出方位衰旺得運方宜疏通納吉失運方宜閉塞消凶但得運方有高閣大樹宜遠在百丈外若近

宅在二三丈內則作煞論若失運方有高閣大樹在宅之二三丈內作迴風返氣仍以吉論又若山龍旺方有水則凶以其阻旺氣不來煞方有水則吉以其阻殺氣而收旺氣此中衰旺因元運而變擇日亦變動無方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又曰日課重祿貴尤重格局然必用神得宜方爲我用若用得宜一冲即發其吉立見又若刃煞用之得宜則有權用之失宜一冲即起其凶亦立見所謂吉凶生乎動也若冲處有合貪合忘冲則小人亦可爲君子此作用之大略也

諸吉格名目

迴環生元格	上下相進格	連步催生格	連步催進格
六萃群英格	兩隊英賢格	內外包生格	生出歸元格
逆流返進格	內外顧主格	趕逐返殺格	內外驅煞格
木火通明格	木茂火秀格	火木融元格	火木榮華格
金木成材格	金木鑄印格	金雕木準格	水木融葩格

木就金成格	土木融和格	土原木植格	水潤木茂格
火土巖威格	火土龍光格	火明土秀格	火溫土健格
水火既濟格	水溫火餘格	金火成釵格	金光火爍格
金靈火秀格	火金呈明格	火木花仁格	木實火燎格
金水旺涵格	金水和明格	金水暖陽格	金火解燥格
水靜金光格	水濟燥金格	金白水清格	火煉秋金格
金木排雲格	木鉞金斧格	土金精華格	金清土潤格
水木調和格	水木芳林格	水滋木萌格	木浮乘海格
水土隄岸格	土止水流格	火水交親格	火暖水和格
金白水暖格	火土除寒格	火溫土暖格	土金精麗格
土素金精格	金土鍾靈格	金明土璞格	木土相通格
木疎厚土格	水土成池格	水潤亢土格	火土英威格
火耀坵土格	四方奪秀格	權秉五常格	父母當家格

子孫理元格	妻室箴規格	兄弟同氣格	君臣慶會格
天元一氣格	天元三朋格	閒元三朋格	兩元不雜格
同排兩元格	兩元雜交格	兩元偏交格	閒氣不雜格
閒氣三朋格	兩氣同排格	地元一氣格	天地同流格
天地合德格	天地連茹格	天地間茹格	逆連閒茹格
鳳凰來儀格	鸚鵡搏程格	鴻雁陣沙格	鸞驥披霞格
鸚鵡排行格	鴛鴦交頸格	鸞鸞遷喬格	鸚鵡在Original格
鸚鵡望野格	鸚鵡渡濟格	鳴鳩布谷格	鸚鵡排灘格
鸚鵡凌雲格	鸞鸞登雲格	鸞鸞啼晴格	鸞鸞鳴岐格
鴻鵠會春格	鸞鸞工巧格	羣鳥鳴歸格	蛺蝶雙飛格
蝙蝠伏翼格	蟻蜂釀蜜格	蜻蚨塗錢格	益斯衍慶格
蛾蠶吐絲格	蟋蟀催爛格	蝴蝶清高格	蛻蛻守宮格
蛤蚧會和格	蟻蚌吐絲格	蠶蠟同情格	騰蛇掣電格

蛟龍卷雲格

蟹螯相比格

蜿蜒蟠旋格

蟾蜍壽光格

虹霓交映格

兩柱夾祿格

夾福夾生格

拱祿拱生格

夾壽貴生格

堆拱合吉格

祿馬交馳格

羊刀駕殺格

官迎祿馬格

祿馬迎官格

官迎騎駒格

乘空設棧格

凭城借土格

棄命從繁格

棄命從財格

諸凶格名目

羅罩天牢格

網罟地獄格

牽繩自縊格

龍岩自撞格

投水自溺格

取藥自盡格

閔刑自誅格

血盆產亡格

臆食自亡格

官殺爭權格

刼比爭強格

傷食爭亂格

二財爭攻格

二財爭慾格

官殺爭情格

印梟爭剝格

印梟爭勢格

刼比爭榮格

傷食爭盜格

二財爭本格

殺官爭利格

二財爭勝格

官殺爭衡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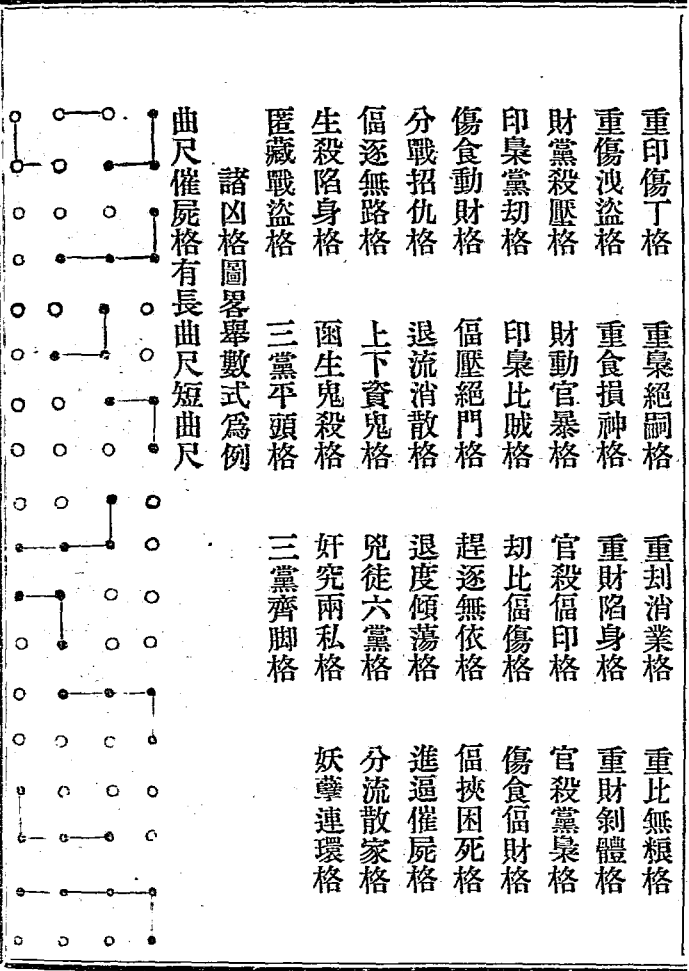
印梟爭沒格

刼比爭匿格

傷食爭私格

重官沒體格

重殺陷宗格



曲尺催屍格有長曲尺短曲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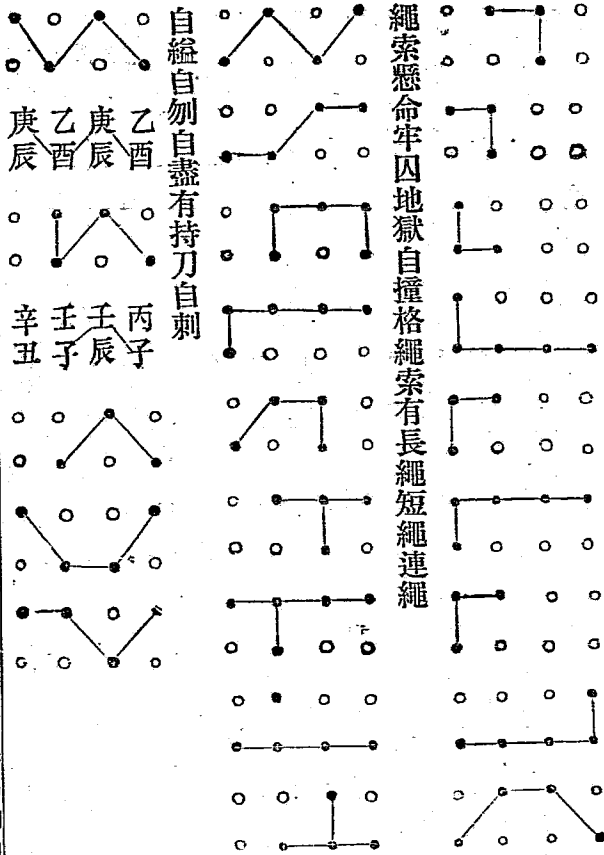
諸凶格圖畧舉數式爲例

- | | | | |
|-------|-------|-------|-------|
| 重印傷丁格 | 重梟絕嗣格 | 重劫消業格 | 重比無糧格 |
| 重傷洩盜格 | 重食損神格 | 重財陷身格 | 重財剝體格 |
| 財黨殺壓格 | 財動官暴格 | 官殺偏印格 | 官殺黨梟格 |
| 印梟黨劫格 | 印梟比賊格 | 劫比偏傷格 | 傷食偏財格 |
| 傷食動財格 | 偏壓絕門格 | 趕逐無依格 | 偏挾困死格 |
| 分戰招仇格 | 退流消散格 | 退度傾蕩格 | 進逼催屍格 |
| 偏逐無路格 | 上下資鬼格 | 兇徒六黨格 | 分流散家格 |
| 生殺陷身格 | 函生鬼殺格 | 奸究兩私格 | 妖孽連環格 |
| 匿藏戰盜格 | 三黨平頭格 | 三黨齊脚格 | |

羅罩天牢仰轉網罟天牢地獄諸凶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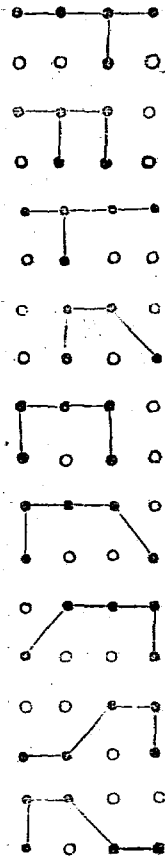
繩索懸命牢囚地獄自撞格繩索有長繩短繩連繩

自縊自刎自盡有持刀自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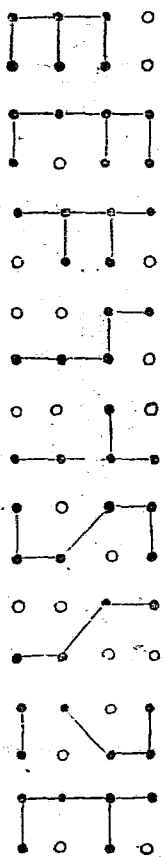


已上諸凶圖象凡百病百疾百殃百禍百災百害俱從此出

投水覆舟失足自溺橋崩山壓之類



飄出外死咽噎瘴疽瘋腫俱是此類



以上諸格或吉或凶皆古人選定惟每格均有宜忌或用於此則吉用於彼則凶毫釐千里不可不辨至於立法要妙于支吉凶別下齋蔣氏另有專本茲不載

丙午康熙五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六十三策

咸之遯七策

陽九大餘五百九十三算小餘一百三十七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十三算小餘一百六十一算

九遊節法一百八十九算

太歲午次

太陰酉次

宮氣寅次

大遊離宮十七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四十三算

太乙艮宮理天

歲計驚門十三算

文昌對

計神囚

始擊掩

正月以溧陽縣民顧起龍獲玉璽篆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兩江總督卽廷佐以聞命貯內庫賞顧起龍銀兩

二月丁巳欽天監正楊光先奏今候氣之法久失其傳十二月中氣不應乞准臣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與之制器測候並敕禮部採取宜陽金門山竹管上黨羊頭山秬黍河內葭苩備用從之

兵部尙書河道總督朱之錫卒 之錫號梅麓浙江義烏人治河十年功最祀爲河神

五月丙午命定南王孔有德壻孫延齡爲廣西將軍

內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卒 文程字憲斗瀋陽人范仲淹之後決策進兵詔敕檄諭多出其手開國規制手定爲多賜號巴克什晉一等子加太子太

師圖形內府謄文肅

六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己酉朔給事中張維赤奏伏念世祖章皇帝於順治八年親政年登一十四歲今皇上即位六年齒正相符乞擇吉親政報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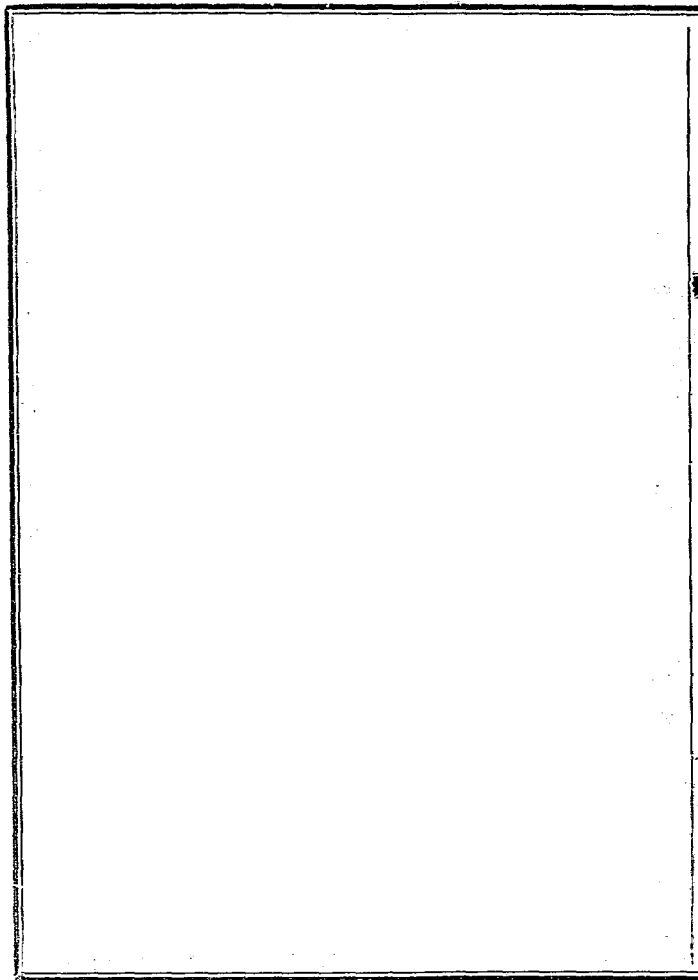
十一月輔臣鰲拜等稱旨建國史院大學士蘇納海直隸山東河南總督朱昌祚直隸巡撫王登聯於獄 朱昌祚奏鑲黃正白兩旗撥換地土一事奉差大學士管戶部尚書事蘇納海會同臣與巡撫王登聯酌議圈換臣等履畝圈丈將及一月而兩旗官丁較量肥瘠相持不決且舊撥房地垂二十年今換給新地未必盡勝於舊口雖不言實不無安土重遷之意至被圈夾空民地百姓環懇失業尤不忍聞見者若果出自廟謨臣何敢越職陳奏但目覩旗民交困狀不敢不據實上聞仰祈斷自宸衷即諭停止王登聯奏旗民皆不願圈換自聞命後旗地待換民地待圈皆拋棄不耕荒涼滿目亟請停止疏入鰲拜等稱旨總督巡撫俱各有專任職掌這地土事但應照所委料

理將已定之事越行干預紛更具奏事屬重大著吏兵二部會同議處具覆
鰲拜又稱旨諭吏兵二部鑲黃旗戶部官員旗下官員差出換地俱已回來
戶部尚書蘇納海等帶如許官員一月有餘尙未給地官員擅自回來何不
奏明爾二部速差人去將鑲黃旗換地去的副都統三員禁守尚書蘇納海
拿來禁守朱昌祚王登聯拿來禁守爾二部議奏圈換地土事著侍郎巴格
前去尋鰲拜稱旨革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職

十二月輔臣鰲拜稱旨殺國史院大學士蘇納海直隸山東河南總督朱昌
祚直隸巡撫王登聯先是鰲拜因己隸鑲黃旗蘇克薩哈隸正白旗屯莊改
撥鑲黃旗而別圈民地以與正白旗此圈地議所由起帝知鰲拜以蘇納海
始終不阿其意朱昌祚王登聯奏旗民不願圈換地畝堅守不移阻撓其意
必欲置之於死特召輔臣等賜坐詢問鰲拜索尼遏必隆堅奏蘇納海等應
置重典獨蘇克薩哈不對帝終未允所奏鰲拜等稱旨蘇納海若有意見即
應陳奏撥地事遲延藐旨朱昌祚王登聯各有職掌撥地事不照所委料理

又將奏疏與蘇納海看且疏內不止言民間困苦並將旗下不願遷移之處一併具題情罪俱屬重大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著即處絞 蘇納海姓他塔喇氏旗人朱昌祚字懋功號雲門高唐人王登聯奉天人八年昭雪蘇納海諡襄懋昌祚諡勤懋登聯諡懋懋

按康熙五年丙午太乙良宮理天文昌對於絕地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卒始擊掩於旺宮鰲拜稱旨殺國史院大學士蘇納海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計神四凶河道總督朱之錫卒



丁未康熙六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六十四策

咸之遯八策

陽九大餘五百九十四算小餘一百三十八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十四算小餘一百六十二算

九遊節法一百九十算

太歲未次

太陰酉次

宮氣亥次

大遊離宮十八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四十四算

太乙良宮理地

歲計驚門十四算

文昌太簇

二月陝西邠州地生黑虫隕黑霜

三月己酉建甯古塔木城

六月詔臣工極言得失

甲戌朔內宏文院侍讀熊賜履奏國家日言生聚而凋敝愈甚日言軫恤而瘡痍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離瑣尾之狀不可勝言邇厥由來誠有如聖諭所云蓋小民終歲勤勞僅給俯仰之資而夏稅秋糧朝催暮督私派倍於官徵雜項浮於正額設一旦水旱頻仍飢饉見告蠲賦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此不獨守令之過也上之則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有司之職業在地方上官之激勸在舉劾伏乞皇上將見在督撫大加甄別賢能者加御久任貪污不肖者立賜罷斥毋令久居民上嗣後督撫缺出不拘內外臣工果有端方清正望重才優者敕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

撫之優劣則廉者以勸貪者以懲有利則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得所者寡矣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臣請擇其重且大者言之一日政事紛更而法制未定我國家章程法度其間有積重難反者不聞略加整頓而急功喜事之人又從而意爲更變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無窮之弊已潛倚暗伏於其中朝舉夕罷以致盈廷聚訟申令游移此時事之最急者也伏乞皇上敕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詳慎會議凡沿革損益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勒成會典頒示天下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垂裕無窮之業在此矣一日職業墜廢而士氣日靡國家之設官也滿漢相制堂屬相維正欲其同寅協恭俾責無他卸近見各衙門大小臣工大率緘默依阿絕少實心任事之人甚至託老成持重之名以濟尸位素餐之計樹義者謂之疏狂任事者目爲躁競廉靜者斥爲矯情端方者笑爲迂腐間有修身體道讀書窮理之士則羣指爲道學而非笑之百計抵排必禁錮其終身而後已伏乞皇上立振頽

風作養士氣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意任事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漢官勿以阿附滿官爲工堂官勿以偏任司官爲計宰執盡心論思而不必以唯諾爲休容臺諫極力糾繩而不必以鉗結爲將順則職業修舉官箴整肅矣一曰學校廢弛而文教日衰學校爲賢才之藪教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根柢也今庠序之教缺焉不講師道不立經訓不明士子惟揣摩舉業以爲取科名之具絕不知讀書講學以求聖賢理道之歸其高名者又或泛濫百家沉淪二氏惑世誣民莫此爲甚伏乞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畿輔則責成學院各省則責成學道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經語孟之書不讀非廉洛關閩之學不講敦重實行扶持正教命府州縣擇士子中志趣端卓英俊可造者各舉一二人貢之國雍寬其館舍厚其廩餼又於廷臣中擇道德高劭之人俾司成均日進諸生而陶淑之其道必本於人倫達乎天德其教自灑掃應對以至於義精仁熟漸摩誘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才就司成次其優劣彙送吏部量其材之大小學之淺深而授之職其公卿大夫之

子弟亦如之至於山林隱逸之士有經明行修德業完備者仍請敕下地方官悉心諮訪據實奏聞朝廷優禮延聘加意褒崇以爲士習人心之勸則道術以正學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材日盛其有補於國家也甯淺鮮哉一日風俗潛修而禮制日廢禮者聖王所以節性防淫而維繫人心者也臣觀今日風俗奢侈陵越不可殫述一裘而廢中人之產一宴而糜終歲之需輿隸披貴介之衣倡優擬命婦之飾此飢之本寒之源而盜賊獄訟所由起也然禮教之行自貴近始伏乞皇上躬行節儉爲天下先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宮室車馬衣服僕從一切器用之屬俱立定經制限以成數頒示天下俾恪爲遵守不許稍有踰越久之儉德日彰貪風日息民俗淳而人心厚幾於敦龐之治不難矣雖然皇躬者又萬幾所受裁而萬化所從出也我皇上神明天縱睿哲性成今春秋方富薰陶德性端在此時伏乞慎選著儒碩德置之左右以保衛之任使之從容閒譙講論道理啓沃宸衷涵養聖德又妙選天下英俊陪侍法從以備顧問毋徒事講幄虛文若夫大學衍義一書叙千聖之心

傳備百王之治統伏願皇上朝夕講貫證諸六經之文通諸歷代之史以爲
敷政出治之本至於左右近習必端厥選內而深宮燕閒外而大廷廣衆微
而起居言動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所不備防閑此心者無所不周則君志
清明君身強固坐收體乾行健之成功是皇上直接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
自有以措斯世斯民於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不清民生不遂之足慮哉
疏入鰲拜惡其侵己曰是劾我也遂請治其妄言罪且申禁言官上書陳奏
帝弗許曰彼自陳國家事何預爾等耶鰲拜擬以妄奏沽名罪帝亦不許
七月己酉帝親政御太和殿先是輔政臣索尼等奏請親政疏留中未發後
以太皇太后諭命禮部選擇吉日以聞

蘇克薩哈既與鰲拜不合奏求守陵鰲拜必欲置之死奏言其怨望並諷王
大臣等列其二十四大罪應凌遲處死帝悉其情持不下鰲拜攬臂帝前強
奏累日竟坐蘇克薩哈處絞其子俱凌遲處死弟姪皆斬決並殺其族人白
爾赫圖等

乙丑河道總督楊茂勳奏桃源南岸烟墩口決趨入洪澤湖隄衝二百餘丈
命速行修築

九月辛酉皇子承瑞生尋薨

按康熙六年丁未太乙良宮理地君基太歲帝親政御太和殿文昌關鰲
拜壇權強坐蘇克薩哈處絞關於內之驗也

推類者必本乎生觀體者必由乎象生則未來而逆推象則既成而順觀
因現在之物而順推其所終者成王定鼎郊鄒卜年卜世是也由現在之
物而逆推所自來者程子用邵子之說算廊柱多少及數之而數果合是
也則凡天下之物皆可推其已往觀其將來矣故國祚短長則以卽位之
日推之軍旅勝負則以出師之日推之宦海升沉則以到任之日推之天
時陰晴則以交節之日推之城郭宮室則以建置之日推之造物制器則
以成就之日推之修造葬埋則以動作之時推之此一定之理一定之數
也故曰太乙者數之始也太初者事之初也始初者吉凶悔吝所由生也

帝親政諭禮部選擇吉日可謂善於謹始矣

戊申康熙七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六十五策

咸之遯九策

陽九大餘五百九十五算小餘一百三十九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十五算小餘一百六十三算

九遊節法一百九十一算

太歲申次

太陰申次

宮氣申次

大遊離宮十九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四十五算

太乙良宮理人

歲計驚門十五算

正月先是御史楊維喬奏昔世祖章皇帝凡引見官員皆跪奏履歷今見諸臣引見俱不跪奏於尊卑之分未合得旨仍行跪奏禮

二月乙酉詔訪求精通天文占候者

三月辛酉諭吏部舊例科道之員行取在外有司考選補授原因有司乃親民之官諳悉民間利弊得以據實直陳有裨政治且外官內擢足以鼓勵人才振興吏治今後科道缺出可移文督撫就有司內舉才能素著者咨部爾部詳覆具題行取來京朕親選用每歲宜行取幾人爾部酌議以聞

諭刑部內外官民果有冤抑於通政使司登聞鼓衙門告理叩闕之例永行停止

丁卯詔非遇貢期禁外國貿易 康熙二年准荷蘭貿易一次三年准暹羅貿易一次五年停止至是詔非遇貢期禁外國貿易

四月御史徐旭齡奏國家生財之道墾荒爲要乃行之二十餘年而無效者其患有三一則科差太急而富民以有田爲累一則招徠無資而貧民以受

田爲苦一則考成太寬而有司不以墾田爲職此三患者今日墾荒之通病也朝廷誠講富國之效則向議一例三年起科者非也田有高下不等必新荒者三年起科積荒者五年起科極荒者永不起科則民力寬而佃墾者衆矣向議聽民自佃者非也民有貧富不等必流移者給以官莊匱乏者貸以官牛陂塘溝洫修以官帑則民財裕而力墾者多矣向議停止五年墾限者非也官有勤惰不等必限以幾年招復戶口幾年修舉水利幾年墾完地土有田功者升無田功者黜則懲勸實而督墾者勤矣下部確議具奏

癸巳金星見午位色微暗

五月壬寅京師地震

六月癸酉金星晝見

庚辰黃河烟墩工竣

八月丙申禮部等衙門議覆五官正戈繼文等所算七政曆金水二星差錯太甚主簿陳聿新七政曆未經測驗亦有差錯監副吳明烜之七政曆與天

象相近理應頒行但陳聿新推算已酉年民曆已經頒行各省不便更換止於本年暫用其七政經緯躔度月五星陵犯等曆及日月交食既據吳明烜自認務求合天應自康熙九年以後俱交吳明烜推算仍令欽天監堂官公同四科官員每日上臺畫測晷影以定節氣夜測日月五星以定行度四年之內修正務期合天著成曆書得旨著吳明烜將康熙八年曆日七政曆日推算進覽餘依議

九月庚子金星晝見

壬子內秘書院侍讀學士熊賜履奏皇上一身宗廟社稷所倚賴中外臣民所瞻仰近聞車駕將幸邊外伏乞俯採芻言收回成命如以農隙講武則請遴選儒臣簪筆左右一言一動書之簡冊以垂永久得旨是又奏朝政積習未祛國計隱憂可慮恭陳管見仰左睿謨臣聞古帝王制治貴力行不在多言人主格天在實政感孚不在鋪張儀具我皇上蒞政以來設施措置猶未足以厭服斯人之望豈積習之難除歟抑力行之未至也如祀郊壇秉琮璧

敬天矣而時幾救命果無間於旦明否也修實錄率舊章法祖矣而覲揚光
烈果無數於顯承否也早朝午御勤政矣而章程之叢脞猶煩也蠲荒賑乏
恤民矣而井閭之疾苦猶劇也詔修大學而辟雍之鐘鼓不聞奏請經筵而
文華之几案未設清銓叙而吏道益雜肅官箴而廢馳滋甚皇上日孜孜焉
惟又安致治之是務曾無一如聖心之所期此臣之所爲太息也年來災異
頻仍饑荒叠見此正宵旰憂勤徹樂減膳之日伏乞皇上思祖宗付託之重
念朝野望治之殷恪謹天戒顧畏民喁以誠爲奉若之本以敬爲綏猷之要
秉乾行健自强不息所爲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然非曰一人垂拱於上
百執事承奉於下而初無藉於啟沃開導也宗儒程頤曰天下治亂繫宰相
君德成就在經筵是講學勤政在今日最爲切要乞時御便殿接見群臣講
論政治設身體而力行之庶可轉咎徵爲休徵疏入鰲拜稱旨詰問積習隱
憂實事以所陳無據妄奏沽名議降二級用帝原之

十月戊子禮部以江南取到元郭守敬儀器請旨定奪得旨楊光先奏稱所

用律管葭莩秬黍已經取到照尺寸方位候過二年未見效驗按候氣之法自北齊信都方取有效驗之後經千二百餘年俱失其傳爾部議交與楊光先令訪來博學有心計之人應將一千二百餘年失傳之處能行修正之人可得與否及楊光先能修正與否俱詳問再議具奏

十一月丙辰禮部遵旨議覆候氣之事據欽天監監正楊光先奏稱律管尺寸雖載在司馬遷史記而用法失傳今博訪能候氣之人尙在未得臣身染風疾不能管理查楊光先職司監正候氣之事不當推諉應仍令延訪博學有心計之人以求候氣之法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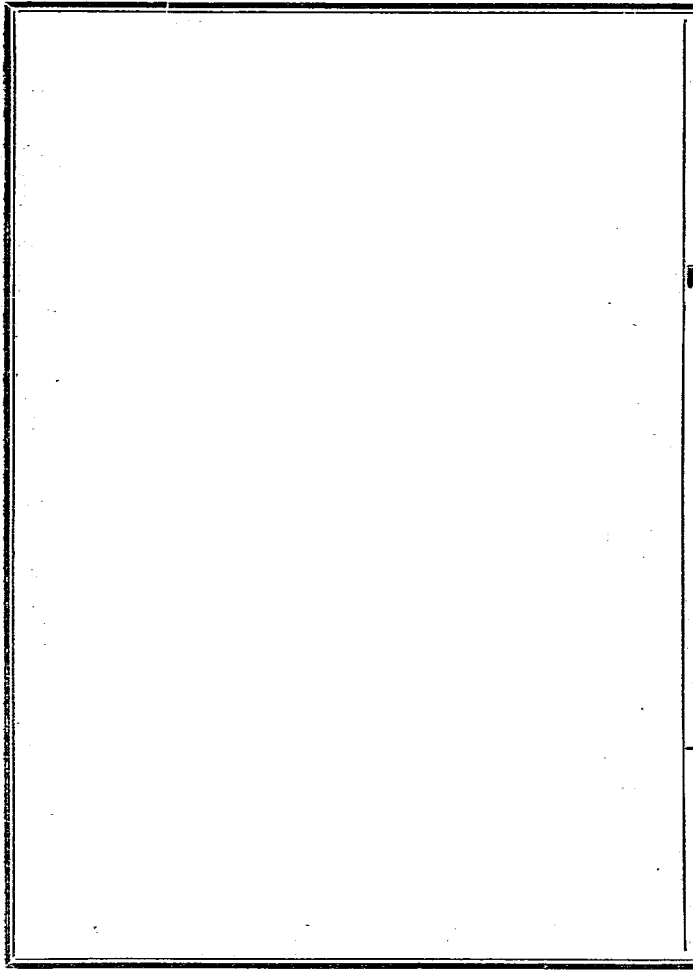
十二月癸酉以麻勒吉爲江南江西總督以甘文焜爲雲南貴州總督

庚寅治理曆法南懷仁劾奏欽天監副吳明炬所造康熙八年七政民曆內康熙八年閏十二月應是康熙九年正月又有一年兩春分兩秋分種種差誤得旨曆法關繫重大著議政王貝勒大臣等會同確議具奏

癸巳議政王貝勒大臣等遵旨覆奏南懷仁所稱吳明炬推算曆日種種差

錯曆法精微遠難定議應差大臣同伊等測驗得旨從之

楊光先以律管考聲以葭葦候氣以秬黍度容數起黃鍾義宗三統未爲過也惟律曆之學自五霸之末史官失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漢御史大夫倪寬明經術上詔與博士共議姓奏不能爲算願募造曆者更造密度是知曆官以算術爲體占驗爲用二者不可偏廢也而楊光先不知取長補短竟用史記曆法遺規自行測驗卒至貽羞是亦粗知曆理不明曆法之過也夫古今推步莫善於弧角弧角者測天之要術也有直角有鈍角有銳角有正弦有餘弦有正切有餘切有正割有餘割法以所知角求所未知邊以所知邊求所未知角或以所知一角二邊求所未知一邊二角或以所知二角一邊求所未知二邊一角或以所知三角求所未知三邊或以所知三邊求所未知三角隨時隨地皆可用三百六十度之儀器測量求之又何必強用律管葭葦秬黍而食古不化哉



己酉康熙八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六十六策

咸之遯十策

陽九大餘五百九十六算小餘一百四十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十六算小餘一百六十四算

九遊節法一百九十二算

太歲酉次

太陰申次

宮氣巳次

大遊離宮二十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四十六算

太乙震宮理天

歲計驚門十六算

文昌犯地乙

始擊臨軫

正月丙辰以修理太和殿興工帝移居武英殿

庚申議政王等會議南懷仁奏吳明烜推算曆日差錯之處奉旨差大學士圖海等同欽天監監正馬祐測驗立春雨水太陰火星木星與南懷仁所指逐款皆符吳明烜所稱逐款不合應將康熙九年一應曆日交與南懷仁推算得旨楊光先前告湯若望時議政王大臣會議以楊光先何處爲是據議准行湯若望何處爲非輒議停止及當日議停今日議復之故不向馬祐楊光先吳明烜南懷仁問明詳奏乃草率議覆不合著再行確議

二月庚午議政王等遵旨會議前命大臣二十員赴觀象臺測驗南懷仁所言逐款皆符吳明烜所言逐款皆錯問監正馬祐監副宜塔喇胡振鉞李光顯亦言南懷仁曆皆合天象竊思百刻曆日雖歷代之已久但南懷仁推算九十六刻之法既合天象自康熙九年始應將九十六刻曆日推行又南

懷仁言羅喉計都月孛星係推算曆日所用故開載其紫炁星無象推算曆日並無用處故不開載自康熙九年始將紫炁星不必造入七政曆日內又言候氣自古以來之例推算曆法亦無用處嗣後亦應停止楊光先職司監正曆日差錯不能修理左袒吳明烜妄以九十六刻推算謂西洋之法必不可用應革職交刑部從重議罪得旨楊光先革職從寬免交刑部餘依議
辛未濬京師護城河

三月庚戌授西洋人南懷仁爲欽天監監副先是欽天監官按古法推算康熙八年曆以十二月置閏至是南懷仁言雨水爲正月中氣是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即爲康熙九年之正月不當置閏置閏當在明年二月帝命禮部詳詢欽天監官多直南懷仁乃罷康熙八年十二月閏移置康熙九年二月其節氣占候悉從南懷仁之言

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丁丑帝幸大學釋奠先師孔子御彝倫堂講周易尙書

五月戊申逮鰲拜於獄命議政王等勘問諭曰前工部尙書員缺鰲拜以朕素不知之濟世妄稱才能推補通同結黨以欺朕躬又稱戶部尙書員缺太宗時設有二員今應補授二員將馬爾賽徇情補用又鰲拜在朕前辦事不求當理稍有拂意之事卽將部臣叱喝又引見時鰲拜在朕前理宜聲氣和平乃施威震衆高聲喝又科道官員條奏鰲拜屢請禁止恐身干物議閉塞言路又凡用人行政鰲拜欺朕專權恣意妄爲文武各官盡出伊門下內外用伊奸黨大失天下之望穆理瑪賽本得納莫佛倫蘇爾馬班布爾善等結成同黨凡事在家庭議然後施行且將部院衙各官於啓奏後帶往商議衆所共知鰲拜等倚仗兇惡棄毀國典與伊等相好者薦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朕念鰲拜舊臣遺詔有名寵眷過深望其改惡悔罪今乃貪聚賄賂奸黨日甚上違君父重託下則殘害生民種種惡蹟難以枚舉逼必隆知而緘口將伊等過惡未嘗露奏一言是何意見阿南達負朕恩眷每進奏時稱贊鰲拜爲聖人著一併嚴拿審勘至是康親王傑書勘問鰲拜罪三十帝親加鞫

問情罪俱實鰲拜著革職籍沒拘禁穆理瑪本得納等俱正法

六月令改造觀象臺儀器從欽天監監副南懷仁請也

七月乙卯刑部遵旨議覆吳明烜前因妄奏水星出見擬絞遇赦獲免今經復用又於皇上前謊稱能推算南懷仁新法及命製星儀違限遲延星辰等項缺少舛錯應照奏事不實例杖一百僉妻流徙甯古塔得旨吳明烜姑從寬免流徙著責四十板

四川成都府進瑞麥七歧

八月辛未康親王傑書等議覆南懷仁李宏等呈告楊光先依附鰲拜捏詞陷人將歷代所用之洪範五行稱爲滅蠻經致李祖白等各官正法且推曆候氣茫然不知解送儀器虛糜錢糧輕改神明將吉凶顛倒妄生事端殃及無辜援引吳明烜謊奏授官捏造無影之事誣告湯若望謀叛情罪重大應擬斬妻子流徙甯古塔至供奉天主係沿伊國舊習並無爲惡實蹟湯若望復通元教師之名照伊原品賜恤還給建堂基地許纘曾等復職伊等聚會

散給天學傳槩及銅像等物仍行禁止西洋人栗安黨等該督撫驛送來京李祖白等照原官恩卹流徙子弟取回有職者復職李光宏黃昌司爾珪潘盡孝原降革之職仍行給還得旨楊光先理應論死念其年老姑從寬免妻子亦免流徙栗安黨等二十五人不必取來京城其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隸各省復立堂入教仍著嚴行曉諭禁止餘依議

九月甲午京師地震有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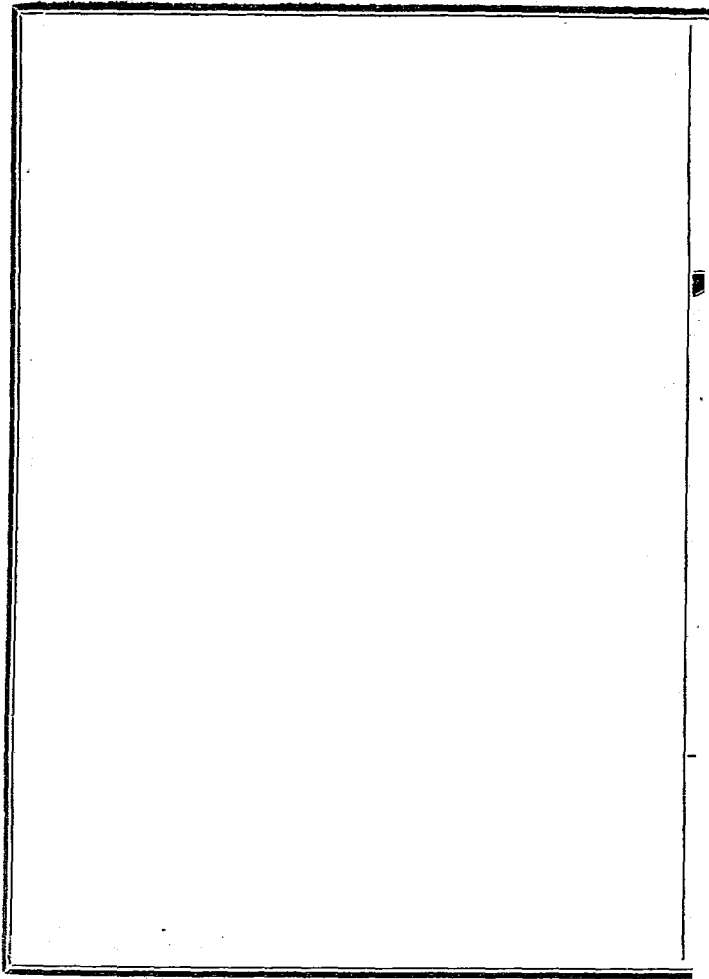
十一月修造太和殿乾清宮成帝移居乾清宮

十二月丁卯金星晝見

辛未皇子承祜生尋薨

按唐熙七年戊申太乙良宮理人八年己酉太乙震宮理天軫宿者車騎宰輔之職也始擊者元始擊搏之氣隨時變化熒惑之精也始擊臨軫權臣敗亡其占在鰲拜乎鰲拜專橫久矣目無君上其殘害忠良則殺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其誅鋤異己則處絞蘇克薩哈雖帝悉其情持不下亦

不可得其閉塞言路則請治熊賜履妄言罪當時內外文武盡出其門非
聖祖乾綱獨斷毅然除之其不爲漢獻之續者幾希矣



庚戌康熙九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六十策

咸之遯十一策

陽九大餘五百九十七算小餘一百四十一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七十七算小餘一百六十五算

九遊節法一百九十三算

太歲戌次

太陰申次

宮氣寅次

大遊離宮二十一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四十七算

太乙震宮理地

歲計驚門十七算

君基天道

臣基陽德

五福陰德

二月諭刑部畧曰夾棍乃慘痛之刑慎之毋忽又曰刑部流徙尙陽堡甯古塔罪人衣絮單薄凍弊可憐自今十月至正月及六月炎暑勿遣

閏二月戊子朔皇子承慶生

庚寅諭工部朕經行城外見道旁枯骸惻然可憫或因爾部修治道途以致暴露亦未可知其令有司掩埋

四月乙卯河決歸仁隄

以熊賜履爲國史院大學士 帝召賜履入內廷命作楷書賜履大書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以進帝大加優獎

八月詔改內三院爲殿閣

九月戊午諭禮部天文關係重大必選擇得人令其專心學習方能通曉精

微可選取官學生令其與漢天文生一同學習有精通者俟欽天監員缺考試補用尋禮部議於官學內每旗選取十名交欽天監分科學習有精通者俟滿漢博士缺出補用從之

十月癸巳諭禮部朕惟邇治之世不以法令爲亟而以教化爲先其時人心醇良風俗敦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長治久安茂登上理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近見風俗日敝人心不古豈陵成習僭侈多端狙詐之術日工獄訟之興靡已或豪富陵轢孤寒或劣紳武斷鄉曲或惡衿出入衙門或蠹棍詐害善良萑苻之劫掠時聞讐忿之殺傷疊見陷罹法網刑所必加誅之則無知可憫宥之則憲典難寬念茲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導之未善朕今日欲法古帝王尙德緩刑化民成俗舉凡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尙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爲息誣告以全

良善誠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以上諸條作何訓迪勸導及作何責成內外文武該管各官督率舉行爾部詳察典制定議以聞

十一月己卯吏部奏皇上宏敷教化特頒聖諭十六條以示尙德緩刑化民成俗至意應通行曉諭八旗並直隸各省府州縣鄉村人等切實遵行從之

辛亥康熙十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六十八策

咸之遯十二策

陽九大餘五百九十八算小餘二百四十二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一十八算小餘一百六十六算

九遊節法一百九十三算

太歲亥次

太陰未次

宮氣亥次

大遊離宮二十二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四十八算

太乙震宮理人

歲計驚門十八算

正月戊辰靖南王耿繼茂奏臣父子祖孫受國厚恩忝列王爵捐軀報效乃臣職當然乃臣自去年八月至今舊疾日劇閩省濱海重地盜賊蠢動不測病軀豈能料理臣長子耿精忠侍從多年在臣軍前閱歷又經四載儘堪報效伏乞恩賜管理軍務俾祇奉簡書以任國事得旨覽王奏積勞成疾情詞懇切准伊子耿精忠暫管軍務王仍加意調理痊愈副朕倚任至意

癸酉册封世祖第五子常甯爲和碩恭親王

二月己亥肇興經筵大典於保和殿以熊賜履爲講官知經筵事春秋兩講歲以爲常

四月詔修三朝聖訓 帝以致治之道無過法祖世祖曾命修太祖太宗聖訓未經頒布著總裁纂修各官重加考定勒成全書

己亥皇子承慶薨

五月靖南王耿繼茂卒諡忠敏以其子和碩額駙耿精忠襲爵

詔停止鎖拿大員 給事中姚文然言江南百姓羣集鼓廳保留總督麻勒

吉自被鎖拿顏黑面削竊思官列大僚免冠帶鎖愧辱難堪乞特恩寬其鎖繫至所犯事情審有實據必有應得之罪得旨說得是以後官員停止鎖拿尋審李顯貴劉元甫定擬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麻勒吉削去加一級仍降二級免其調用

六月甲午金星晝見

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甲午設立起居注

丁未上御經筵

十月河決桃源縣壞民隄二百五十丈

十一月平南王尙可喜以疾奏請其子之信回粵暫管軍務從之

壬寅皇子賽音察渾生

按康熙九年庚戌太乙震宮理地十年辛亥太乙震宮理人皇子生五福陰德之應也太白金星也金星周率五百八十三日八十九刻九分零五

秒四十五微三十六纖其遲留伏逆均有定率失行則爲灾夫太白陰星
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晝見與日爭光亦爲經天太白晝
見名曰昭明兵大起期不出年又太白在東方以始出爲位在月南爲得
行在月北爲失行不有破軍必有屠城與月相過失行月不盡一日二月
二日三月三日四月四月五月五日六月六月七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月九月
九日而兵起是年金星晝見二藩將叛之兆也

壬子康熙十一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六十九策

咸之遯十三策

陽九大餘五百九十九算小餘一百四十三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一十九算小餘一百六十七算

九遊節法一百九十四算

太歲子次

太陰未次

宮氣申次

大遊離宮二十三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四十九算

太乙兌宮理天

歲計驚門十九算

正月庚午帝詣太皇太后宮問安太皇太后曰我因身抱微疾故欲往赤城湯泉汝若同往恐誤國事可不必去帝曰太皇太后駕幸湯泉臣若不隨往侍奉於心何安至國家政事已諭內閣著問一日馳奏一次不至有誤

辛未帝奉太皇太后往赤城湯泉啓鑾帝隨輦步行至神武門乘馬

癸酉過八達嶺帝自山籠下馬扶太皇太后輦太皇太后念帝步行勞苦諭乘馬帝曰此處道險必扶輦於心始安至坦道始乘馬

甲戌帝恐懷來城東浮橋不固親馳視驗方請太皇太后輦行

二月丁丑朔過長安嶺帝自山籠下馬扶太皇太后輦步行至坦道始乘馬駐蹕東山廟初東山廟有井易涸水不足用是日山泉忽湧成河人馬皆足飲

戊寅次興仁堡帝先馳詣湯泉視行宮及湯池還

己卯太皇太后駐蹕湯泉帝駐蹕頭堡

辛巳皇子承祐薨帝悼之詣太皇太后行宮問安笑語如常出諭內大臣覺

羅塔達曰恐太皇太后聞之傷悼倘諸王等前來慰朕俱令散去

癸未帝詣太皇太后行宮問安帝自聞皇子信鬱悶不已宗室公內大臣等奏曰皇上聞皇子之信往往鬱悶臣等願皇上移蹕借境舒懷帝曰朕每日詣太皇太后問安頗可自慰既隨太皇太后至湯泉如太皇太后聖躬全安朕不勝懼忤穉子事朕無甚介意

庚寅帝移蹕赤城皇子允禔生

辛卯帝以行耕藉回鑾

癸巳帝還京師

丙申帝親耕藉田

戊戌帝復詣赤城

丙午諭兵部尙書明珠京城來換班兵皆係窮苦之人身負行李米糧而來甚爲可矜爾部可給與官車裝載並酌量給與鍋帳到此之日即按日給與口糧又召赤城同知胡之睿問地方百姓生理胡之睿奏曰此地人民醇樸

雖不富饒然各務耕種秋成所得除供賦外尙可餬口帝曰太皇太后幸湯泉去冬修路及收買草料木炭等物皆用民夫想甚勞苦朕心大爲不忍爾在地方若有所見可據實陳奏勿有所隱

三月戊辰帝奉太皇太后回鑾

辛未過長安嶺大雨帝下馬步行扶輦太皇太后曰此地險峻天雨路滑汝步行勞苦可乘馬緩行帝曰大路泥濘臣扶輦而行於心始安仍步行至嶺上欲少憩帝即趨行命取涼棚親視安置及下嶺時仍步行扶輦至平地方乘馬傍輦而行

甲戌過八達嶺帝步行扶輦太皇太后再四諭乘馬帝曰嶺路崎嶇不似平地臣緩步扶輦無甚勞苦至平地始乘馬行

乙亥帝還京師至神武門下馬扶太皇太后輦入慈甯宮

五月丙寅帝幸德勝門觀麥

壬申發帑加賑淮揚

七月丙辰帝出德勝門觀禾

八月壬子禮部等衙門奏治理曆法南懷仁奏參奸民楊燦南捏造真曆言一書譏刺欽天監曆審據楊燦南稱欽天監曆開載今年立春立秋閏月俱錯命大學士圖海等同往測驗

癸丑諭禮部帝王致治首在維持風化辨別等威崇尚節儉禁止奢侈故能使人心醇樸治化休隆近見內外官員軍民人等服用奢靡僭越無度富者趨尚華麗貧者互相效尤以致窘乏爲匪盜竊詐僞由此而起人心慕陵風俗頹壞其於治化所關匪細今應作何分別務行禁止著九卿科道會同嚴加確議定例具奏

甲寅諭兵部尙書明珠左都御史多諾曆法乃國家要務關繫非輕已有旨命爾等會議南懷仁楊燦南互相參告之事朕於內外總無異視爾等務體朕心勿執偏見孰是孰非虛公看驗務期永行無弊至飛灰候氣法久不傳難以憑信爾等其知之

乙卯大學士圖海等以楊燦南不諳飛灰候氣之法無從測驗覆奏命將楊燦南交刑部治罪

十月壬子以范承謨爲福建總督

十二月諭學士傳達禮略曰朕昨詣太皇太后問安太皇太后曰予雖在宮闈太宗行政亦略知之彼時開創甚重騎射今天下太平四方甯謐然安不忘危閒時仍宜訓練武備至在朝諸臣豈無忠誠人告者然不肖之類假公行私附己者則爲引進忤己者則加排擠爲人君者務虛心裁斷一準於理則理無差失矣朕繹慈訓人君之道莫要於虛心裁斷之一言也

戊午諭講官曰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觀前代君臣每好大喜功深可爲鑒熊賜履奏曰皇上此諭誠千古爲治之要道也

癸丑康熙十二年

曆數統運咸卦一百七十策

咸之遯十四策

陽九大餘六百算小餘一百四十四算

百六大餘一千三百二十算小餘二百六十八算

九遊節法一百九十五算

太歲丑次

太陰未次

宮氣巳次

大遊離宮二十四算

歲計第六紀壬子元三百五十算

太乙兌宮理地

歲計驚門二十算

主算三才具

客算長不和杜

定算長不和杜

計神陽德

始擊和德

外擊文昌

定目關

主大囚

正月辛卯帝幸瞭鷹臺大閱親發五矢皆中的復騎射一發卽中

二月乙丑以久旱得雨遣一等侍衛對秦等出郊視土膏深淺

庚午頒賜諸王以下文武各官及八旗官學大學衍義各一部

三月丁未帝因時雨未足駕幸郊外閱麥苗

帝御弘德殿諭講官曰從來民生不遂由於吏治不清長吏賢則百姓自安

矣天下善事俱是分所當爲近見有寸長片善便自矜誇是好名也又曰有治人無治法但真能任事者亦難得朕觀人必先心術次才學心術不善即有才學何用

四月辛丑帝幸郊外觀禾

五月壬申翰林院掌院學士傅達禮等以夏至輟講上請帝諭曰學問之道必以無間斷方有裨益以後寒暑不必輟講待至六月溽暑再來請旨

六月禁止八旗包衣佐領下奴僕隨主殉葬

庚申金星晝見

平南王尙可喜疏請撤藩歸老遼東許之

七月平西王吳三桂靖南王耿精忠疏請撤藩許之

八月辛酉帝御弘德殿講官進講畢諭講官等曰文章以發揮義理關係世道爲貴騷人詞客不過技藝之末非朕所貴也

癸酉帝御弘德殿講官進講畢諭講官曰致治之道不宜太驟止合日積月

累久之自有成效朕平日讀書窮理總是要講求治道見諸實行不徒空談耳

甲子帝幸郊外觀穫

九月諭講官熊賜履畧曰爾等所撰講章較張居正直解更爲切要熊賜履曰臣等章句小儒不過敷陳文義至於明理會心見諸日用則在皇上自得之也帝曰講明義理乃爲學切要工夫修己治人方有主宰若未明理一切事務於何取則又曰學問之道畢竟以正心爲本熊賜履曰聖諭及此得千古聖學心傳矣又曰格物二字包括無餘但其間有根本有切要非泛濫器數之末爲支離無本之學也又曰天地古今大本大原只是一理故曰一以貫之然則博文約禮工夫合當如是

乙亥京師地震諭起居注官胡密色曰朕詣太皇太后問安太皇太后問朕曰頃者地震爾知之否朕奏曰此乃天心垂異以示儆也太皇太后曰人君遇有災異固當益加修省然亦在平時用人行政敬承天意耳仰繹慈訓誠

爲克謹天戒之要也爾其書之册

十一月丙寅朔諭刑部以後各省秋審應令照在京朝審例預期造册進呈
壬申諭侍讀學士喇沙里朕在宮中博觀典籍見宋儒周敦頤太極圖義理
精奧實前賢所未發朕嘗極意探索究其指歸可命學士熊賜履編修葉方
藹張英修撰韓奕等各撰太極圖論一篇朕親覽焉

十二月辛丑諭吏部國家用人宜先沈靜之才人臣服官首重廉恥之節邇
來文武官員或因不得升遷或因不與差遣輒稱冤抑紛紛控告不過圖便
己私原非從公起見應升應差而自爲辨白希求榮利廉恥之道已虧豈能
修舉職業克副任使理宜嚴禁以肅官常

陝西總督鄂善疏薦明處士李顥不至顥字中孚自署二曲土室病夫鄂善
以隱逸薦顥誓死辭書八上部以真儒薦稱疾篤昇其床至行宮遂絕粒至
欲拔佩刀自刺歎曰生我名者殺我身是不自晦所至也自是謝客顧炎武
至則歎之帝西巡召見不至進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帝書關中大儒賜

之二曲之學由象山慈湖陽明白沙而歸本于二程

丙辰差往貴州備辦吳三桂夫船芻糗事務兵部郎中黨務禮等馳驛到京奏稱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焜向臣等言吳三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殺雲南巡撫朱國治以所部兵反前差往搬移吳三桂家口侍郎折爾肯等被留臣等星夜馳驛來京帝召議政王大臣等面議曰今吳三桂已反荊州乃咽喉要地關係最重著前鋒統領碩岱帶每佐領前鋒一名兼程前往保守荊州以固軍民之心並進據常德以遏賊勢前往官兵若沿途住歇秣馬必至遲誤著派戶部賢能司官於每日宿處齊備草豆應付其陸續遣大兵征剿之處著議政王大臣等速議具奏尋議奏派八旗滿洲蒙古每佐領前鋒各一員護軍各七名驍騎各十名漢軍每佐領驍騎各五名官員酌量兵士派出從之

丁巳四川湖廣總督蔡毓榮奏吳三桂反僞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甲寅爲周王元年貴州提督季本深叛應之前同黨務禮等差往貴州

兵部主事辛珠與筆貼式薩爾徒不及行俱不屈死雲貴總督甘文焜聞變倉卒出貴陽府將十餘自隨日夕行數驛本月初八日至鎮遠府鎮遠橋守將已應賊率兵圍之甘文焜度不免手刃其子遂自刎筆貼式亞圖華珊亦自殺貴州巡撫曹申吉隆賊兵遂偪鎮遠漸入楚境奏入報聞

蔡毓榮又奏先經甘文焜手書與臣密報吳三桂反狀臣隨調沅州總兵官崔世祿等疾赴貴州守禦令彝陵總兵官徐治都永州總兵官李芝蘭各率兵繼進復慮楚省兵單檄南汝總兵官周邦甯赴楚應援
停撤平南靖南二藩召梁清標陳一炳還

諭兵部雲南提督桑峨調爲湖廣提督總統協鎮兵馬鄂善暫留湖廣與蔡毓榮商酌機宜方圖剿禦以固地方

以廣西境鄰貴州授孫延齡爲撫蠻將軍以綠國安爲都統領統兵固守
命西安將軍瓦爾喀進四川

己未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爲甯南靖寇大將軍統諸將貝勒察尼都統覺羅

朱滿等同往

庚申諭議政王大臣等大兵進攻楚蜀若須援兵自京發遣難以驟至且致士馬疲勞兖州太原均屬東西孔道可發兵駐防秣馬以待所在有警便即時調遣可令副都統馬哈達領兵駐兖州擴爾坤領兵駐太原

壬戌詔削吳三桂爵宣諭雲貴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曰逆賊吳三桂窮蹙來歸我世祖章皇帝念其輸欵投誠授之軍旅錫封王爵盟勒山河其將屬將弁崇階世職恩賚有加開闢滇南傾心倚任迨及朕躬特隆異數晉爵親王重寄干城實託心膂殊恩優禮振古所無詎意吳三桂性類窮奇中懷狙詐寵極生驕陰圖不軌於本年七月內自請搬移朕以吳三桂出於誠心且念其年齒衰邁師徒遠成已久遂允奏請令其休息仍飭所司安插周至務使得所又特遣大臣前往宣諭朕懷朕之待吳三桂可謂禮隆情至蔑以加矣近覽川湖總督蔡毓榮等奏稱吳三桂徑行反叛背累朝豢養之恩逞一旦鳴張之勢橫行兇逆塗炭生靈理法難容神人共憤今削其爵特遣甯南靖

寇大將軍統領勁旅前往撲滅兵威所至剋期蕩平但念地方官民人等身在賊境或心存忠義不能自拔或被賊驅迫懷疑畏罪大兵一到玉石莫分朕心甚爲不忍爰頒敕旨通行曉諭爾等各宜安分自保無聽誘脅即或誤從賊黨但能悔罪歸誠悉赦已往不復究治至爾等父兄弟親族人等見在直隸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諭旨俱令各安生業並不株連爾等毋懷疑慮其有能擒斬吳三桂投獻軍前者卽以其爵爵之有能誅縛其下渠魁及以兵馬城池歸命自效者論功從優叙錄朕不食言爾等皆朕之赤子忠孝天性人孰無之從逆從順吉凶判然各宜審度毋貽後悔地方官卽廣爲宣布遵行

命都統赫業爲安西將軍率兵同將軍瓦爾喀等由漢中入蜀

按康熙十二年太乙允宮理地金星晝見土爲始擊七月吳三桂耿精忠請撤藩許之十一月二十一日吳三桂殺巡撫朱國治以所部兵反始擊犯太歲擊文昌掩計臣關定目曹申吉李本深張國柱等從賊辛珠薩爾

徒等死事甘文焜自刎此皆八將十凶之應也或謂三桂散財結士得人死力專制滇中十餘年日練士馬利器械水陸冲要徧置私人各省提鎮多其心腹舉大事不以大理爲根本由麗江北過金沙上岷洮据秦隴竟以正師由長沙窺江西以偏師由四川窺陝西死守長沙重視江南踞衡陽坐待滅亡以此咎其用兵之不善非知本之論也夫數者本也事者末也數爲未然之事事爲已然之數數爲形而事爲影事爲響而數爲聲形影之隨聲響之應分之而爲二合之而爲一故數必謹始而審其吉凶禍福事必圖終而知其成敗利鈍是以日賊其德夫差縱敵子胥知吳之終亡時加禹中勾踐去吳范蠡知越之將興未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而不一敗塗地者也若夫吳三桂發難於天地爭雄龍虎八絕之甲子月丙戌日出軍於客算短門杜塞將不發獅子反躑大神臨辰之癸丑年得數六而運已終故舉兵數月卽陷六省闕六載而勢孤身死揆厥由來實限於數而本先撥非謀之不臧也卽使當日疾行渡江全師北向或直下金

陵扼長淮絕南北運道或出巴蜀塞穀函自固亦不過苟延殘喘又安能
逃已定之數而與聖祖爭衡者哉聖祖聞報於算長門具之下命將分馳
荊州常德武昌岳州西安漢中兗州鄖陽汝寧南昌諸要地扼其腰膂批
其喉吭致其死命而三桂遂不能有爲此平藩之先幾也

陰陽家言各有所取而最切於行軍者莫若太乙奇門六壬欲明天道則
求於太乙欲識地利則求於奇門欲知人事則求於六壬予另有專書以
備臨機應變因時制宜之用茲不贅惟選將出師其年月日時所關甚大
萬不可忽茲探擇各書之有關於用兵者附錄於下以資涓吉之一助

凡出軍擇日當以天罡加月建傳送從魁下爲歲前天罡從魁下爲天府
登明神后下爲歲對大吉下爲天倉功曹下爲歲後以上日辰皆吉太冲
下爲夾卑天罡下爲負冲太乙下爲拆冲勝光下爲掩冲小吉下爲致死
以上日辰皆凶

出軍攻伐當擇歲月日時最忌冲剋太歲金神若爲主候太白辰星東見

之月若爲客候太白辰星西見之月其月仍避冲旺方

出軍忌用月建日主損大將

反支日不可出軍戌亥朔初一日申酉朔初二日午未朔初三日辰巳朔初四日寅卯朔初五日子丑朔初六日

六窮日不可出軍每月四日十九日二十八日

天乙絕氣日不可出軍正月六日二月七日三月八日四月九日五月十日六月十一日七月十二日八月十三日九月十四日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十六日十二月十七日

龍虎日忌出軍正月巳二月亥三月午四月子五月未六月丑七月申八月寅九月酉十月卯十一月戌十二月辰

宜取干支旺相之日辰剋制所攻之方吉若日辰休廢無氣凶八龍七鳥九虎六蛇日出軍忌用春甲子乙亥爲八龍夏丙子丁亥爲七鳥秋庚子辛亥爲九虎冬壬子癸亥爲六蛇

凡乙戊己辛壬五干之日臨子午卯酉之辰名九醜日若時遇殺神出軍更凶。

四金禽名爲威宿最利出軍如遇金禽值日不犯伏斷得令登垣用以征伐主軍威赫濯決勝千里鬼金羊子日登垣牛金牛午日登垣亢金龍卯日登垣婁金狗酉日登垣如不登垣又犯伏斷則凶舊說謂四大金剛日不宜行軍是也。

天地爭雄日不宜出兵舟師尤忌正月巳午日二月亥子日三月午未日四月子丑日五月丑未日六月丑寅日七月申酉日八月寅卯日九月戌酉日十月卯辰日十一月戌亥日十二月辰巳日。

大煞日忌出軍征討正月戌二月巳三月午四月未五月寅六月卯七月辰八月亥九月子十月丑十一月申十二月酉。

歲刑之方凡攻城戰陣不可犯之歲刑之日亦忌子年卯方卯日丑年戌方戌日寅年巳方巳日卯年子方子日辰年辰方辰日巳年申方申日午

年午方午日未年丑方丑日申年亥方亥日酉年酉日戌年未方未日亥年亥方亥日

金神所理之方最忌出軍征伐等事甲巳之年午未申酉方乙庚之年辰巳方丙辛之年寅卯午未子丑方丁壬之年寅卯戌亥方戊癸之年申酉子丑方

大將軍之方位若命將出師攻城戰陣宜背之孟歲以勝光仲歲以小吉季歲以傳送加歲枝上逢天罡爲大將軍如子爲仲年卽以未加歲枝子上順數至酉得辰卽爲大將軍也餘倣此

歲破方百事忌之惟戰伐宜向之吉蓋向歲破卽坐太歲而敵人乃居歲破之地也居太歲對冲之位如子年在午午年在子之類是也

伏兵大禍歲之五兵也所理之方忌出兵行師按協紀辨方五兵圖寅午戌年伏兵在壬大禍在癸忌亥子丑方亥卯未年伏兵在庚大禍在辛忌戌酉申方申子辰年伏兵在丙大禍在丁忌巳午未方巳酉丑年伏兵在

甲大禍在乙忌寅卯辰方

往亡日忌出軍正月寅二月巳三月申四月亥五月卯六月午七月酉八

月子九月辰十月未十一月戌十二月丑

四擊日忌出軍春戌夏丑秋辰冬未

四廢四窮日忌出軍春壬子夏乙卯秋戊午冬辛酉爲四廢春乙亥夏丁

亥秋辛亥冬癸亥爲四窮

吉期日宜出軍行師攻城寨輿弔伐常居月建前一辰如寅月吉期在卯

卯月吉期在辰餘倣此兵寶日同

死神死氣日均忌出師征討寅月巳卯月午辰月未巳月申午月酉未月

戌申月亥酉月子戌月丑亥月寅子月卯丑月辰爲死神每月定日爲死

氣

五墓日忌出軍寅月乙未卯月乙未辰月戊辰巳月丙戌午月丙戌未月

戊辰申月辛丑酉月辛丑戌月戊辰亥月壬辰子月壬辰丑月戊辰也

八專日忌出軍每月丁未巳未庚申甲寅癸丑五日也

大時日忌出軍攻戰正月起卯逆行四仲與咸池大敗同

月害日忌攻城野戰正月起巳逆行十二辰

兵吉日宜出師命將攻伐略地正月子丑寅卯二月亥子丑寅三月戌亥
子丑四月酉戌亥子五月申酉戌亥六月未申酉戌七月午未申酉八月
巳午未申九月辰巳午未十月卯辰巳午十一月寅卯辰巳十二月丑寅
卯辰

天馬日宜遠行出征正月起午順行六陽辰

歸忌日忌旋軍孟月丑仲月寅季月子

寶日者幹生枝也義日者枝生幹也制日者幹克枝也均利行軍伐日者
枝克幹也忌攻討征伐出軍掠地專日者枝幹五行相同也忌出軍
反激日不宜出軍舟師尤忌春月巳未夏月戊辰秋月巳丑冬月戊戌
兵禁日正月起寅逆行六陽辰大敗與咸池同正月起卯逆行四仲出軍

並忌

選日以天德月德歲德及三德合爲極吉之辰能解一切凶煞若其日又值兵寶兵吉者出軍上吉

選時以五不遇爲至凶之神一切吉曜不能解化切宜避之至時下得天刑星有謂於行軍不利者有謂獨利於行軍戰無不克者大抵此星若得衆吉會則行軍爲宜與衆凶會則行軍亦忌

有用時中將星者如申子辰日卯時巳酉丑日子時亥卯未日未時寅午戌日酉時謂之時中將星宜命將出師若其時得吉星用之最利主將每月壬申日不宜騎馬交戰又不宜買馬以是日爲馬神忌日也

初出軍忌用三不返日正月庚戌辛亥二月子午卯酉三月甲辰四月寅未五月卯午六月辰巳日七月辰巳申日八月卯酉午日九月戌未寅日十月戌亥申日十一月酉日十二月丑戌亥日

出軍攻伐最重斗杓如斗杓指子宜用日子子時並向子方而出大利忌

用斗杓所破之方切宜避之

選日宜合主將年命最忌冲尅本命即冲尅生命日亦忌一法以聞警日爲日母假令甲乙木日聞賊竄邊宜擇火命人用火日火時舉紅旗從南門出兵大勝義取子孫爲父母報仇蓋火爲木子也勿令金命人爲將以金日金時出西門必敗以金尅木故也餘日倣此如所出之門上神與主將年命相生更吉

章光煞忌出軍孟月乙丑仲月丙寅季月甲子

出軍宜避各凶日查正月巳二月午三月未四月申五月酉六月戌七月亥八月子九月丑十月寅十一月卯十二月辰爲天罡對冲爲天魁正月戌二月辰三月亥四月巳五月子六月午七月丑八月未九月寅十月申十一月卯十二月酉爲受死日正月戌二月巳三月午四月未五月申六月酉七月辰八月亥九月子十月丑十一月寅十二月卯爲飛廉大殺日正月寅二月午三月戌四月巳五月酉六月丑七月申八月子九月辰十

月亥十一月卯十二月未爲大敗日又爲六不成日正月庚辰二月丁巳
丙戌庚戌辛亥三月辛巳四月丙辰庚辰庚戌五月丙辰庚辰辛巳庚戌
丁亥六月辛巳丁亥七月庚辰庚戌八月丙辰庚辰丁巳辛巳丙戌丁亥
九月丁亥十月庚戌丙辰辛巳丙戌十一月丙辰庚辰辛巳丙戌庚戌丁
亥十二月辛巳爲八絕日以及平日收日閉日破日月刑劫煞災煞月煞
四離四絕罪至月厭日蝕月蝕等日均忌出軍

凡年月日家各有奇門陰陽家稱爲三奇帝星能制伏一切凶神惡煞凡
神煞之起於年月日者卽以年月日家之奇門制之如以奇門選就吉時
吉方而兼有合乎年月日家之奇門者更爲錦上添花吉无不利選擇者
當知所從事矣

